

論海



歷代人物論海卷五十五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草鳥居卷和譜

唐帝

唐睿宗論

張

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戮韋后二者皆天下所大快也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韋后天子者繇孰有順逆舉義同而授時殊也三思與安樂公主韋后日夜謀危太子太子不勝其忿與李多祚謀發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義則正矣顧其所以圖事與所以稱名皆未有處也五王謀反易之於昌宗徧擇心膂委以禁兵然後斬關復辟須臾亂定重俊所恃惟多祚千里二人及羽林二百其能濟乎且三思父子在外執而誅之猶易上官昭安樂公主在內執而誅之則難太子不先購表申宗明告以爲國討賊不驚至尊而輕戰於宮闕之間是與君父鬪也蓋韋后行穢於南子而太子跡疑於前曠三思罪浮於江充而成王敗同於漢戾惜哉所舉者義而行之非其時若中宗既弒韋后臨朝舉國爲宗皆楚客葉靜能等所制晏然無言此亦天地傾覆三辰失明之秋也臨淄王唱義而前與衆共之何所不克史稱王既定畫或請白相王其事猶濟也相王雖仁王不許之美其斷而能密愚以爲即白相王其子君臣夫婦之大義未或忘也天子嘗咬餅之毒淫人擅太后之號中宗優不正終温王立不正始相王父子寄命亂朝不保朝夕今內外協謀萬騎效死湯武應順其誰尼之咨命而行於誼尤正何必不告於前而謝於後哉諸韋誅劔譙王謀亂重福溺死太平復梗雖相繼作難適爲真主先驅爾然有臨淄之功不可無宋王之讓有宋王之善讓不可無睿宗之禪至太極元年八月彗星之變公主借以傾臨淄而睿宗即因其言傳德避災授位太子公主與黨固爭而不聽相王仁矣而未始不智也

睿宗

陳彭年

法不一則姦偽起政不一則朋黨生觀於天后之時雲委於二張之第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盈庭納賄則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執姦利是圖洎景隆繼統汚俗廓清然猶投杼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頌告變上不自安宮臣致禦魑之科天子憺巡遷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軒之失夫君人孝愛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僭逼下絕覬覦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貞亦未為得也

又

史斷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廢承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又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寔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使姦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睿宗玄宗

宋歐陽修

睿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唐睿宗

鄭元慶

唐睿宗不能討韋后之淫亂迨臨淄王一起即廢重茂而安社稷誠以子之功而立也臨淄既封為平王上有宋王為之兄東宮未屬賴劉幽求等苦諫宋王又固辭而平之儲位乃定夫宋王非即泰伯志哉泰



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平王不得為太子。故平王之大功不可無。睿宗之早禪。傳德避災。其志固已決矣。而不能盡釋其幾。以致太平。亂逆間變。登樓智者。豈如是乎。

唐玄宗論

張溥

高宗廢王后立武氏。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諫爭皆死。先儒譏諸臣不爭于長髮入宮之時。而爭於廢立之際。甚昧大易之履霜堅冰也。若玄宗子壽王瑁妃楊氏冊於開府二十三年之十二月。竟以天子四載八月納帝宮中。十年子婦一朝奪之。此視衛宣公作臺河上其惡尤甚。當時無一諫者何也。蓋自宋璟韓休張九齡既薨。周子諒以直言死。舉朝皆李林甫也。容容之徒以言為戒。欲如開元盛時潘好禮之爭立武惠妃。其可得哉。貴妃一入。而楊國忠遂進。國忠既相。而安祿山速反。自當日之勢論之。令國忠不日夜求祿山反狀。未必即反。祿山即反。令聰寄哥舒翰言堅守以待。諸道兵集。無速出戰。未必師敗。靈寶。帝西幸蜀。然觀玄宗行事。名亂極矣。安祿山一營州雜胡。敗軍當誅。無故兩遣九齡。先見之言。眷眷不已。至賜王爵。兼三鎮。復召入禁中。母事貴妃。即閭里販夫所不為也。帝獨安之。何心乎。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其為禍之大。不外夷狄宦官女子小人四者而已。女子宦官在內者也。夷狄在外者也。小人在內外之間者也。四者分皆足以為亂。四者合亂不終朝矣。祿山胡人。而今為貴妃兒起第親仁坊。出入宮掖。不疑是女子與狄夷合也。楊國忠韋見素謀召安祿山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翹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帝將從之。復令中使輔璆琳往察。變璆琳受賂。保祿山無二心事。遂寢。是宦官與夷狄合也。所不合者。獨林甫國忠二臣。皆天下之賊也。祿山禍邊鎮。二臣禍生民。天下惡二臣甚於惡祿山。一日范陽師起。眾怒有歸國忠尚在。適為亂者。口寔然則小人與夷狄其迹雖分。而鸞鶴先驅。大勢未嘗不合也。至高仙芝得士心。可無遽斬。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固守潼關之謀。可急用。祿山尚徘徊潼關。京師左藏富可無即棄。

而西由今迫咎皆帝失策要之既用小人一誤再誤倉皇所出其勢必然然庶人鳥獸行汗宮室以經斷之亦未有天子妻妾子婦晏然南面者也

玄宗

晉劉昫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受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僥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最拔賢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謀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自天寶以還小人道長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偽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并棄惜哉

玄宗

明李廷機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中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來此名也不知當其好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形顧其虛者難繼駁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寶覺端潰裂而四出諧臣媚子又從而乘之首尾衝決為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醮已設罷織之令未徧而運租之額已增宮闈之勅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釵鈿合何所供乎綿繡焚矣而霓裳羽衣何所製乎器玩銷毀矣而洗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滅而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謬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古之恭儉之主始終無間矣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自衣皂綈后宮夜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絕被溲壺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禁閭邃密之中而節嗇於服食寢處之間不伐異

不街名故孝文以玄默稱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明皇論

石守道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穢剗絕荒蕪澄澈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紘杜暹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昃不食潛心堯舜之道側耳忠良之言憂勤萬幾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一日畋遊苑囿希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大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惑成內荒頗孽庶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豔舞眩君之目日月斯人情愛寢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啟厚封骨肉姻親咸登要職名圖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北雞鳴晨威過人主后威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輦貨於妃子之宮四方爭賂於楊氏之宅思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墮賞罰無序讒邪得逞忠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胥怨人神共憤迨祿山舉兵一唱而東都沒陷靈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如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遷主恩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下怨叛豈非一婦人所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己而亡吳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神聖也為一女之惑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高祖太宗親履矢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晝視朝政日既不食夜讀經書漏分不寐勞心苦體孜孜焉致海內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敢暫時宴樂未嘗敢一日荒宴苑囿不遊絲竹不御畋獵不數色女不近凡武德貞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度備矣禮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於子垂於孫將謂之萬世而無喪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章皇后安樂公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楊太真之惑亂

則海內一搖明皇肅宗四世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纔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滅家破良由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嗟嘆歎歎歎息痛心疾首撫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蓋傷其為人子傳人社稷不仁不孝以至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永宗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輩惑一婦人溺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絕萬民之眾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哉

明皇

明顧充

唐明皇時安祿山為貴妃兒貴妃洗之帝為賜洗兒錢噫此何兒也而貴妃可洗也祿山本柳城胡雖天成狡黠捐廉棄恥不知名義外示癡直無所顧嫌一旦得宿桂掖椒房以褻溷帷簾寔犬羊不世之奇眷此不足責也楊妃以妖豔之姿驕矜之習肆醜房闈蓋已為失節之婦其甘心祿山以快淫佚此狐媚之態一定不移亦不足責也噫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溺愛之至是也明皇為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為天下四海億兆母舉斯世皆其子獨少一祿山赤心之兒乎失律之罪不即顯誅亦廢法矣而官之而又寵之而又賜賚之而又王之而又且從而子之悉心殫力求滿其志雖慈父所以待孝子者不是過也噫一來朝窮極土木且曰胡兒服大勿令笑我雖慈父所以貽愛子者不是過也帝有所蔽而溺貴妃貴妃有所蔽而溺祿山帝又忘其為蔽而忘其為溺焉以胡夷為骨肉以宮闈為樂區以醜惡為浪語以錫子為草芥以人言為過防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祿山也太子瑛非其子乎鄂王瑤非其子乎光王琚非其子乎端方賜帝範皆穆穆皇皇器也讒言投耳賜死城東情割愛傷怨魂愁魄天性大倫一日掃地垂腹之兒豈勝三子也而顧子之耶無辜者死有罪者親已出者死異類者親承祧者死窺器者親何帝之所愛非所子而所子者非所愛也豈以己之子不肖而欲螟蛉者以承歡膝耶韋見素楊國忠懇懇白反狀而祿山一召即趨帝又將以父召無諾者即信之矣徧情一種百喙不能

回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父在子不得自尊禮也割要害之地畀之掌中太阿蓋已倒授而三十二人蕃將代漢反形瞭然蓋不特九齡韋楊輩知其必反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腸矣帝略無難色惟言唯果以幹父之蠱者待之耶煦嫗姑息莫知子惡孰知祿山乃癡兒非佳兒乃逆兒非親兒也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殊恩渥賜疊降層加僅得其先母後父之一拜而漁陽鑿鼓卒爾喧聲直擣長驅豺狼反噬卒之蕩搖我邊陲屠戮我州縣艾刈我黎元而義士忠臣荷戟長歎莫可枝梧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如子弄父兵而已吁在宮庭則赤心一點在范陽則悖德不才夷甫言酬石勒外反此兒素有大志今果然耳斯時也帝果能執祿山之手足耶語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吾於是知帝之無可奈何矣知子莫若父何帝之不能逆燭其奸耶靜言息之愧恨百生豈不欲鑿磔此兒以一洗此羞也山下逢鬼環子羅衣妖血誰掃花鈿委地帝而念及於此固不若出妻屏子之為愈有家無家有國不國狼狽萬里骨肉各天致使肅宗忍於攘位而三綱不顧豈其平日待祿山之厚待己子之薄而肅宗故亦以薄報其父耶溺愛之弊其流至此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江祭之吁晚矣雖然祿山以臣子叛君父而亦以召安慶緒之禍出乎爾反乎爾吾於是而知天之所以為殘忍不道之報者不爽也

楊貴妃

宋胡寅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貴妃凡十年以王鉞為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過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有不女寵而寵惑至此使陳玄禮不言明

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元宗制岐王論

王夫之

論魯莊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順之父母未盡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則義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國而不得暴其民聖人亦如是而已不謂元宗之能及也此駙馬都尉裴虛已私從岐王遊挾圖讖坐流新州離其婚法嚴而無所貸於岐王則不以此疑懷而慰安之如故夫虛已挾邪說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豈無罪乎而虛已之辟既伸則遊王門者咸知畏忌以生長深宮之帝子居官宦妾之間旦歌夕飲以戢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無左吳趙賢則淮南不能謀逆無宇文述楊素則楊廣不能奪嫡無張公謹尉遲敬德則太宗不能殺兄天下之亂釀成於倣幸功名者之從史者類然也博望啟而戾太子之項縣於湖城天策開而隱太子亡血流於元武事成則禍及於國之成則殃及於身元宗日遊諸王於鬪雞吹笛之間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諸王保其令祚王室無所震驚不亦休乎不能殛逐燼亂之姦繼乃摧殘其同氣睿宗所以縱實懷貞而僅存一妹終以傷心也周公以頑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與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國而永保其恩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盡倫可以已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為之而已矣

元宗舉縣令論

王夫之

漢之太守去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而縣令聽命如其臣故宣帝詔曰與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權重則縣之任令輕故天子詳於二千石之予奪而治道畢舉矣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於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元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

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誠重之也。重之於舉之之始。必將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飾治具之士。蕙弱免咎。而無以利民其失也。舉主畏連坐之罰。而亘相揜蔽。以蓋其姦。而保舉之法。不足以肅官常。澤民生。固已重之者。豈徒在選舉之日乎。夫縣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則卑。故後世多以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驗。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職。雖具知人之鑒者。未易也。然士當初受一命。初試一邑。苟非繇胥史異途而升。其則不畏清議。甘為敗類。以病國虐民者。固鮮矣。無以激之。其濁不懲。無以揚之。其清不展。軌於上官。其用不登。責以奔趨。其節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憲紀以糾其不若。則有所戒也。縣清要以待其拔擢。則有所勸也。成法之外。許以因地。而便民。則權可任也。供頓驛遞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襄役之勞。則節可礪也。夫然。則賢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類相形。慙尤易見。持法以議其後。亦不患根莠之難除矣。何事於未試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終繩薦舉者。而責以所難知哉。開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據以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選舉而可畢任賢養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幾矣。

元宗幸蜀論

王夫之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元宗始。其後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雖亂而不亡。平陽之青衣行酒。五國之囚繫。終身視此。何如邪。春秋傳曰。君死社稷。正也。國君者。諸侯之謂也。棄其國。寓於他人之國。不得立宗廟。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絕先祖之祀。殄子孫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謂也。自宋李綱始。倡誤國之說。為君子者喜其詞之正。而不察春秋傳大義微言之旨。欲陷天子於一城。而棄天下。乃以終滅其宗廟之血食。其矣。持一切之論者。義不精。學不講。見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誤天下。有餘矣。夫下者天子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為重。而視其存亡。為去就。固守一

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臣民若受其首而四支亟隨以仆以此為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滅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為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宗祧一邑臣民之望猶繫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硜硜之節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嗚呼非徒天子然也郡縣之天下守令為天子牧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守也祿山之亂守州郡者如郭納達奚珣令孤潮之流望風納款乃至忠貞如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者亦初受脅迫而始改圖困守孤城而不知變計幾陷於逆莫能滌力不能如顏魯公之即可有為也則何如潔身以避之徐圖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餘地以致身盡瘁而濡忍不決勢迫神昏自非與日月爭光之義烈良其限厲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終無玷也故守令無三軍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失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恒也迫之以必死則唯降而已矣是毆郡邑以從逆也故曰非法也

唐玄宗

鄭元慶

唐明皇友愛兄弟為長枕大被設五帳建花萼相輝之樓姚宋張韓相繼作相寘自廢以肥天下漸毀太平未幾倚口蜜腹劍之奸成羅鉗吉網之酷殺三子納子婦寵安祿山使其出入禁中拜揚貴妃為母結綵苟合為錦繡大襖襪裏赤心兒以綵與昇之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以縱其歸致漁陽姦起黃屋蒙塵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劍門道上鳥啼花落無非悲悼悔何及與

唐元宗焚珠玉服玩論

程嗣立

唐元宗承貞觀之治繼亡隋之失開元二年六月敕出珠玉錦繡服玩於正殿前焚之觀其設施雖大有為之君無以過之乃未幾縱房帷之私卒致天寶之亂或者曰珠玉錦繡不服玩足矣奚焚為元宗矯情



飾貌遂舉一時故不能持久以迄於敗其不足有為已具見於此何待出延秋而幸西蜀也噫是何言歟當開元之末也其時朝無骨鯁之臣內有褒姒之寵精明之氣消於房閨敬畏之心侈於貢諛假使天寶而後姚宋猶存玉環當不入宮祿山當不得方鎮抑或姚宋死而林甫國忠不相繼為相其禍亦不至若此烈誠以輔弼得人尚能制其欲而節其情也是故聖人立教治情為先情欲之動如火之於物觸之而然即不可撲滅夫以武王之聖西旅底貢服縶而召公陳戒不遺餘力蓋慮開嗜好之端而援之之力將不能勝也漢高祖居山東貪酒好色及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范增懼矣秦欲滅西戎饋戎王女樂戎王愛而受之而由余遂行則此服玩嗜好之端卒關政治得失興衰治亂之本可不慎哉方元宗之焚珠玉錦繡也一時英銳之氣奮發有為是以開元之治方諸貞觀論者顧乃以訾之其亦苛矣

### 唐肅宗論

張溥

肅宗之不先取范陽也秦觀深傷之以為河北不歸朝廷唐室方鎮之禍皆始於此信哉斯言可謂知本矣然愚未敢遽以此責肅宗也論人之道貴因人之高下不壹之為先之地以歷窮其端然後其心始服是故君子於庸人之始事每有恕辭焉且無即難之而徐觀其後將以冀其一悟也至於覺寤不能而為惑彌大則雖太息流連無所辭於彼昏焉肅宗人主之中材也當其甫至鳳翔軍聲少振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帝以晨昏之慕為辭進師京都雖云失計猶然有說以寬之或者父子天恩帝念上皇誠不能朝夕乎長安之民思主而怒寇日望王師之至欲急難焉忍無先此乎是故廣平子儀濟師而兩京克復事未見大失也其獨捷書方聞而泌歸衡山子儀光弼累立大功而使魚朝恩為之節制是則惑之甚者也國家之得治於人主也弱者可以漸強貧者可以漸富獨用人一失其勢不可以復移李泌從帝靈武謀議見信帝欲相之泌不肯就而後卒受行軍長史之命泌固非無意於天下也建寧

之死必非慮禍決於去國而帝即聽之非良娣輔國之言有以深中於心乎史思明以十三郡求降不察其奸而納之而又使烏承恩圖之激之使叛帝若悔過急以軍事專屬郭李責其成功可以無患無故而命朝恩為觀軍容使權加於諸帥則何為也相州之役當先斷思明之援朝恩阻之而九節度之師皆潰邠山之役當持重安固以挫賊鋒朝恩起之而河陽懷州皆陷定罪明罰固以首誅朝恩勸勵將士而罷信口深反以其言召還子儀去二帥特角之勢而光弼亦不能因以成功上元之初致令子儀帥師取范陽復以朝恩言罷其命於是河北遂非唐有竟如秦觀所言不亦痛哉夫李泌去位而輔國益嵩朝恩主兵而將帥益貳平盧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亂於外上皇張后之弑越王究王之死亂於內而唐尚存者何哉則以安史之惡存之也唐無可與之理安史有不得不忘之勢天之意以為與安史也蓋與唐是故慶緒殺祿山思明殺慶緒朝恩殺思明天急示唐以可為而唐不能乘君子所以甚惡肅宗也

肅宗

石晉劉昫

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戎羯負恩奄為狶突豺豕遽興於畿下胡越甯慮於舟中如借人之戈持之反刺變生於不意也所幸太王去國幽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據圖黔首仍思漢德於是以宣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旬日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底平故而都再復乎驚輿九廟復啟於秦搜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為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人之言而西伯事親靡迨寢門之問曾參孝已足以擬倫然而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宜先恢復之謀餘燼纔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與伏奏輔國贊成紺轅躬藉於春郊翠幃先蓋於蘭館或御殿晚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禮即宜然時可暇給鍾應未移於箕箒意明已陷乎洛陽是知祝史疇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效忠旋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六合甯親復國肅其休哉

自盲胡反噬。王環伏誅。明皇西奔。遂留嗣君討賊。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號令朔方。浹旬而平。徒雲合。旋師右輔。期年而關隴底平。故能興復兩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國之元子。受命焉。鬼父子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擁兵平涼。逗留不進。繼至靈武。遽自稱帝。遂成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之叛君也哉。向使平原之圍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無魯景之扼衝。要香積之陳無嗣業懷謹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官軍回紇之夾擊。謀取范陽。勸師廣平。無李泌之奇策。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是以知唐室再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乘危篡國目之。宜矣。於時紀綱不立。使藩鎮廢置。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李輔國乃東宮皂隸。俾預軍謀。寵過而驕。遂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下。濁亂國政。不數月。帝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如此其烈。可不戒哉。

靈武即位論

王夫之

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冕杜鴻漸等之勸進。名為社稷計。定以居擁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誅也。史稱顏魯公頒赦書於諸郡。河南江淮知肅宗之立。徇國之志。益堅。若以此舉為收拾人心之大計。豈其然乎。元宗之召亂也。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淫荒積於宮闈。用舍亂於朝右。授賊以柄。而保寇以滋。數倫傷教。誠不足以任君師。佑下民。而誅殺不淫。未嘗如漢桓靈之榜掠。宋哲徽之竄逐也。賦役不繁。未嘗如秦之築長城。治驪山。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天不佑元宗。而人不厭唐。德祿山以凶淫狂戾之胡。繼縣軍嚮關。得志而驕。無終日之謀。以固其勢。無錙銖之惠。以餌其民。螻蛄之春秋。人知其速隕。豈待靈武之詔。始足動天下。以去逆效順哉。雖然。肅宗不立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

不知其變之必至耳。國雖不固，君雖不令，未有一寇甫興而即滅者。秦之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况唐立國百年，民無荼毒，天寶之富庶，甲乎古今。豈易傾哉？而有不可知者，亂者所以召亂也。止亂者，尤亂之所自生也。袁曹討董卓，而漢亡於袁曹；劉裕誅桓元，而晉亡於劉裕。禍發而不戢，惡知其極。定之不早，意外之變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則安史雖平，唐尤岌岌也。於稽其時，元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監國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予忽奪，疑天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變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王璿，皆隨駕在蜀，吳王祗、統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永王璘之出江南，業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河北雖雖之義旅，閭閻所歸，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蒙安西李栖筠愈遠處而無適從，李郭雖心王室，且斂兵入井陘，求主未得，而疑同羅叛，歸結諸胡以內窺，僕固玢敗而降之為內導，以掣河東朔方之肘。此漢末荆益西晉河西之勢也。使一路奮起討賊，而諸方不受其統率，則爭競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諸王各依一鎮，以立諸鎮各挾之，以為名。抑西晉八王之禍也。居今驗古，不憂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即以亡唐。託元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元宗之猶豫不決，各以天下授太子，不盡皆楊氏衛士之罪也。其父子之間離忌，而足以召亂久矣。肅宗至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北撫朔夏，以身當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勛名，以嗣超為亂，天未厭唐，啓裴社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嘗不為唐幸也。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而非冕鴻漸之所能及也。肅宗自立之罪，無可辭而猶可原也。冕鴻漸毀大倫，以微擁戴之功，唐雖繇之以安允為名教之罪人，惡在心，奚容貸哉。

肅宗用朔方論

王夫之

借援夷狄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口口其為失策無疑也然而有異焉者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師劉武周之黨不得已從劉文靜之策而所惜者僅五百騎未嘗假以破敵也故乍屈而終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數騎卻之突厥知我之疆而無可挾以逞也故其禍尤輕石敬瑭妄于大位甘心臣虜以逞其欲破滅後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冊命為附庸之天子與宋之借金亡遼借元亡金胥仰鼻息於匪類以分其濡沫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禍尤重肅宗用朔方之眾以討賊收京唯恐不勝使僕固懷恩請援回紇因脅西域城郭諸國徵兵入助而原野為之蹂躪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生民禍亦棘矣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天子為之出奔害幾不救然守京之役回紇無血戰之功一皆郭汾陽之獨力唐固未嘗全恃回紇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則愈於敬瑭遠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時西京被陷而祿山留雖不敢入關孫孝哲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縱酒宣淫而無戰志搜索民財人皆怨憤禹首以望王師薛景仙破賊於扶風京西之威已振畿內豪傑殺賊應官兵者四起肅宗既擁朔方之眾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臨欲潰之賊復何所藉於回紇而後敢東嚮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勢之窮慮不能及於遠大也其一自天寶以來邊兵外彊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元宗自削其輔奪忠嗣而廢之奉忠嗣之餘威收拾西郵者哥舒翰也翰為錄山屈而稱病間居朔方之勢已不振既且盡撤之以守潼關而陷沒於賊郭李雖分節鉞兵備已枵同羅叛歸又扼項背以掣東下之肘故郭李志堅其名雖盛而軍孤且弱不足壓越勢於未仄陳濤之敗繼以清渠不得專咎房瑄而謂汾陽之所嚮無前也推其致弱之繇元宗失計於前肅宗不能遽振於後積弱乍興不得不資回紇以壯士氣而奪賊膽其勢然也其一肅宗已至鳳翔諸軍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並塞以取幽燕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

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於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於宦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元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東度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虛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惟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燧煌王以為質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乃以勢言之朔方之軍雖弱賊亦散處而勢分統諸軍嚮長安者凡十五萬回紇六千耳卒之力戰以破賊者非回紇也固愈於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貫孟珙之僅隨虜後也故回紇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奪中國唯其情之已私則奉回紇以制人與高祖之假突厥而寔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僕固懷恩且挾之以入為寇難非汾陽威信之能服彊夷唐亦殆矣故用口者未有免於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推其本原劉文静寔為厲階僅免於危亡且為愚夫取滅之嚆矢不亦悲乎

## 良娣之黨論

王夫之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愛同於母奚徒道之必盡抑亦志之必從飲食男女非所得聞也豈容以事君者事父乎責難於君敬之大者也責善賊恩傷愛之尤者也至於此以則臣之事君者事父陷於不孝以傷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贖其愆矣均一事也君父有過臣諫之則納者十之三也雖不納而不施以刑殺者十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見戮見殺十之一二耳抑雖死而終不失其忠子則不然子諫而父納自非至仁大聖百不得一焉况乎寵妾媚子君所溺愛位相逼勢相妨情相奪豈人子所能施其藥括乎申生以君安驪姬之故不忍

辯而死君德失宗社不危而以忍君失其寵嬖之情任其煽惑瘖死無言臣而若此則非臣也臣以責難為敬者也子之事父愛敬並行而敬歸愛起林第之歡私昵之癖父安而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非徒禍之及已而陷父以不慈也言焉而未有聽焉者也爭焉而未有能勝者也徒為無益以召死亡庸詎非一朝之忿乎肅宗方在軍中而張良娣以護庇見壁贊於李輔國以亂政李長源惡之建寧王俊亦惡之嗚呼良娣雖不可容豈俊之所得惡者邪長源東臣道之正以匡君俊違子道之常以逆父故肅宗雖惑良娣輔國雖仗機械以求害長源而終保全恩禮悠然以去於使則發蒙振落擠之死而肅宗不生瘼木之悲其道異其情殊其得失不同而其禍福亦別豈有爽於小弁之怨所以不害乎為君子者幽王無忠直拂弼之臣而平王之傳亦徒訟已誣不斥褒姒之惡也當此之時肅宗任長源以腹心長源業不恤良娣之怨以與寧成敗則使授規正之責於長源而可平情以靜聽乃彼殺良娣以為長源效不已使乎相激而陷父以殺子大惡自貽之矣所惜者長源於使設分不淺而不能固諫使以安人子之職使死乃追悔而力止廣平之忿怒至於他日涕泣以訟使之寃亦已晚矣豈俊之剛愎不可與深言邪不然則長源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功履著矣而徒於使失之抑又何也

肅宗表請上皇論

王夫之

肅宗表請上皇自求還東宮修人子之職雖其飾詞亦子道之常耳而李長源料元宗之嗚然果傍徨不進得臣就養之表而後欣然就道抑何至於此哉言之必如其事也事之必如其心也君子之以立誠而動物無有不然者也然有時乎以交天下之人猶出之以遜讓飾之以文詞抑以昭羅容謙挹之度而遠直情徑行草野倨侮之惡君臣朋友賓主之間蓋亦擇其可用而用之矣獨至於父子之際固無所容此也幼而哺以乳未嘗讓乳也長而食以食未嘗請以誠讓食也壯而授以室未嘗讓室也天性自然之

愛不忍欺也可欲者欲之可得者得之以誠受天子雖尊天下雖大亦將微之卮酒豆肉而已矣父猶父也子猶子也奪之非怨子之非惡父母而賓客之豈復有人之心哉肅宗自立於靈武其不道固矣天下不可欺而尤不可自欺其心以上欺其父偽為辭讓以告天下人亦孰與諒之乃於拜表奉迎之日悲酸交集之頃為飾說以告父此何心邪夫賊未破京未收寸功不見於社稷則居大位而不疑已破賊收京飲至論功正南面之尊乃曰退就東宮歸大位於已稱上皇之老父乎肅宗之為此也探元宗失位快挹之情而制之也若曰吾非不欲避位而天命已去人心已解父且不能含羞拂眾以復貪大寶折服其不平之氣使箝口戢志以無敢復他也嗚呼天理滅人心絕矣元宗固曰彼已自立而復為此辭者不以父待我而以相敵之情相制心叵測矣司馬懿稱病以謝曹爽唐高祖輸款以推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尚能忘憂以安寢食哉不孝之大者莫甚於匿情以相脅故自立之罪可原而請就東宮之惡不可違非鄰侯之善處則南宮禁錮不待他日且使自斃於成都惡尤烈於衛輒矣羣臣表至元宗乃曰今日為天子父乃貴所以明其不復願為天子而自保其餘年也悲哉

肅宗論

王夫之

孤臣孽子惡疾疫而憤興雖然亦存乎其人爾抱倜儻不平之姿者安樂易以驕憂危乃以惕則晉重耳越句踐是已其不然者氣折則神益昏心危則志益弱使駕輕車騁康莊猶免於折輪輸載也中宗幽辱於房州因與韋氏暱以自安而制於韋氏身為戮國懲喪固無足道矣肅宗之明能任李泌其斷能倚廣平雖不發寵樂也無滯荒之癖是殆可與有為者其在東宮為李林甫楊國忠所離間不廢而死者幸耳靈武草創履行間者數年賊逼於外援孤於內亦可謂與憂患相終始險阻備嘗者也而既歸西京討賊之功方將就緒公然委順制於悍妻迫於家奴使擁兵劫父因處別宮唯其所為莫之能禁乃至蒙面受



心慰李輔國曰卿等防微杜漸致安社稷天倫泯絕若此之酷者豈其果有集撓之心乎畏輔國之擁六軍禍將及己而姑以自全耳黜蕭華相元載罷子儀乃至聞李唐之諫泫然流涕而不敢修寢門之節與冥頑不慧之宋光同其陷溺豈非憂患深而鋒稜絀以至於斯哉其任輔國也徇良娣也其嬖良娣也亦非徒悅色也當在靈武時生子三日而起縫戰士之衣畏刺客而寢於外以身當之患難之下詢沫相保惻然之心一動而沈酣不能自拔縱遣驕橫莫能復制日銷月靡志不守而神不與不復有生人之氣岌岌自保之不遑於是而泯忘其天性所必然矣鄉使以元子之尊早受冊立無奸臣之搖動無巨寇之摧殘嗣天位撫金甌則固可與守文而豈其喪心失志之爾爾邪嗚呼豈獨天子為然乎士起孤寒大族際荒亂之世與炎寒之流俗相周旋凍餒颺搖激而特起念平生之坎坷懷恩怨以不忘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一飯千金睚眦必報蘇秦劉穆之元載身陷大惡為千古僂皆疾之澤反激而愈增其狂戾也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處約而能以女子小人醉飽金錢為恩怨者鮮矣此亂世所以多敗德也

唐肅宗

鄭元慶

唐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返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能矣乃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何多失德也聽李泌遠引衡山郭李元勳令魚朝恩節制宮人武士為菩薩金剛而日月食之變不聞修省節度由軍士廢立反授以節鉞承襲故江淮雖平思明雖殺而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仍亂於外張后越王究王之殺忽亂於內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而國祚尚存天其未厭唐德乎

唐肅宗即位靈武論

徐錦華

世有常變道有經權處常則宜經處變則宜權豈可一概論哉若夫值流離顛沛之時荷遺大投艱之任

苟拘守經常不思權變坐失機會貽誤邦家大事從此去矣則何如行權救世之為愈也嘗讀史至天寶季年祿山犯順寇逼郊畿車駕蒙塵倉皇出幸宇內不知天子所在矣肅宗扈從馬嵬百姓遮道請留師次靈武羣臣交章勸進乃即大位以承統緒豈非權而得中者耶論者謂未奉親命遽稱至尊是欲速也大憝未平乘危襲取是自利也甚且譏其窺窬神器悖亂天倫而加以叛父之罪信如斯言則必儲貳未立而後可則必付托未有成命而後可不然戎馬倥傯之會責以受終告成之禮此儒生迂闊之見知經而不知權耳假令循問安視騰之文不以宗廟社稷為重拒臣工之請失眾庶之望必至六軍瓦解四海土崩中原無主草澤爭雄分割郡邑僭稱位號與逆胡相嚮應王業豈復為唐有哉幸而天位已定人心有歸諸道勤王外夷請助四方豪傑羣起以為聲援軍威大振遂克兩京此唐室一大轉機也與其侍奉晨昏克修子職孰若光復舊物上慰親心其孝道之大小尚論者盍權衡於其間且大器固太子所應承也監國之命出自宮庭傳位之言宣諸行在惜貴妃力沮於前太子固辭於後遂使授受之際不克暴白於天下然高祖在而世民繼序睿宗在而隆基踐祚祖父家法子孫遵之又何怪焉如曰叛父則上皇聞之必有愀然不樂者乃使者至成都深喜其應天順人不逾時而冊寶至矣及奉迎東歸與歎天子父為貴帝累表請還東宮而不許父子之間毫無嫌隙夫豈銜輒據國拒父所得而擬雖然肅宗非無遺議也內寵良娣外嬖輔國以致讒陷建寧劫還西內其抱憾於倫常者多矣獨此即位朔方為軍國存亡所係不得已而行此權宜天下萬世其共亮之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魏禧

靈武即位之役范祖禹氏以為以子叛父王生愈融駁之曰馬嵬之留明皇宣旨欲傳位太子安得為無父命且明皇之不能興復蜀僻遠非興復地甚明而太子不正位號不足號召天下唐史曰顏真卿頌詔

江淮河南北由是諸道知上即位靈武殉國之心益堅觀此則太子義當正位何疑乎魏子曰是役也當論其時與勢不必以父命論必父命然後可則宣旨欲傳位者欲之云爾非寔有傳位之詔也明皇至普安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與諸王同領各道節度都使及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順天應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教為誥表疏稱太上皇然則使者一日未至明皇何嘗一日以太子為天子哉太子遽狗羣臣之請此因亂篡國范氏叛父之說所由來而特不能深窮其說耳且子以為不即位則無以號召天下史稱諸道知上即位狗國之心益堅蓋非謂為太子則狗國不堅必即位而後堅也當時天子倉卒遠奔太子諸王並莫知所在天下無主義士雖有殉國之心而無所屬至是乃知太子寔在朔方雖不即位諸道必踴躍以戴太子唐之末造僖宗亦嘗幸蜀矣朱玫擁立襄王煇雖無太子之號召李克用猶倡義帥諸道以討之天子竄處西蜀而太子興復北方其誰敢不受命况以郭李諸忠臣之為將者乎愈融不能對已而請曰然則靈武即位非餒曰何為其非也論理者必深窮其是非之盡論事者必深窮其利害之盡肅宗以太子號召勢固無所不可然天下將帥必心懷疑貳而不肯盡死力以效其上蓋當日迫於忠義唯郭李二顏張許之屬其他率思取富貴傳子孫以自利者也昔太宗率其謀臣勇士為高祖取天下天下既定高祖為天子未嘗不重太宗之功其後入諸子諸妃之讒太宗幾危而秦府文武重臣皆不免得罪劉文靜首倡大謀其死也雖太宗力救不能得使是時高祖為太上皇太宗為天子則豈有此宋宣和末金人逼京師徽宗將出走欲命太子監國李忠定公綱曰今日之事不正位號無以鎮壓人心監國不足用也明皇崇任小太窮聲色奢侈之欲毒亂天下與徽宗畧同向使肅宗以太子收兩京而明皇為天子天子耄荒小人因緣用事必又將置其所愛而除其所增建功之臣懷乎有首領不保之懼且夫高祖已事諸將夫誰不知者而謂其肯安心竭力致死以圖恢復乎吾觀明皇既歸以六等

定從賊諸臣罪肅宗欲免張均張垠死叩頭流涕為請上皇不可卒流均嶺表而殺均夫誅均於法誠當然肅宗之心豈不甚欲其生哉上皇如是為天子抑可知故曰不即位則將帥心懷疑貳恢復之功不成故雖明皇無傳位之旨而肅宗立焉可也功成而退居東宮可也父不許尊為太上皇而已盡孝養可也夫子之論亦所謂不能深窮其說者也

唐代宗論

張洵

代宗在位十七年政無可紀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然以年次考之上初立殺李輔國廣德二年流程元振大厯五年縊魚朝恩十二年斬元載十四年而帝崩其距載死僅踰年耳是帝之身與四大奸相終始也古之治國者賞一人而天下歡謂可賞者無不進也誅一人而天下懼謂可誅者無不遠也代宗既殺輔國復用元振猶之輔國在也既流元振復用朝恩猶元振在也寺人既去載復橫恣帝又以罷宦官者移而用之以寵奸臣然載之得寵由結內侍董秀則帝寵奸臣猶之寵宦官也帝少屬亂離老于軍旅內有李泌外有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此非獨同功之人也患難共之矣及登大位不聞以殊遇也子儀久閒廢吐蕃入寇始召副雍王适光弼擁兵徐州愧恨而卒懷恩方平河朔駱奉仙間之父子俱反泌出衡山可望大用又遣之江西曰元載不容不留也帝真少恩哉其以忠致亂則可悲矣或謂僕固之亂帝深悔之養其母嫁其女恤視最厚子儀兩定大變尊以尚父世締婚姻帝未嘗不念功臣也抑思吐蕃入寇元振壅蔽而不聞僕固誘兵朝恩劫遷而無忌天下之亂其誰為之難極計窮始委之子儀是所謂孤注也孤注勝則子儀生不勝則子儀死子儀之生生於忠信為蠻夷所服非事勢可以不死也廣德之際吐蕃委子儀不敢居長安而乘輿返正永泰之際回紇感子儀反助唐破吐蕃而僕固道死子儀寔全代宗代宗安能全子儀哉懷恩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倉猝造反身入回紇子場為焦暉白玉所殺

帝心不忍受賀慘然有仁人之心然姑息亂臣乃其本性不足異也崔旰殺郭英又柏茂林楊子琳李昌巖舉義請討返逼止其兵寵以大官賊將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褒加平章事詔以公主妻其子華他若李懷玉逐侯希逸朱希彩殺李懷仙李懷瑗殺希彩紛紛亂逆不聞有功唐室皆聽其自立況懷恩乎且元振未至江陵朝恩已總禁兵懷恩方歸靈州而京師即設百高座講仁王經甚至姦人妄說謂安史子禍懷恩病死二虜退還盡出報應不由人力內以消人主英雄之心外以掩元臣造國之功若日子儀固無能為不必進任軍國也元載死佛法罷帝方悔悟知相楊綰而綰即病卒帝亦旋崩盡代宗之生平徒為奸人所蟠固臨死而覺又何益乎然四姦之誅運由密斷惟帝久習兵乃能為此不測若德宗當之不以身與社稷徇者幾希矣

代宗論

石晉劉昫

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汭金堤火炎崑岡雖神禹之乘四載元冥之洒八瀛亦不能湮洪濤而撲烈焰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不能遽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八蠻及天寶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馭也則祿山暴起於幽陵至德之失馭也則思明再陷夫河洛大厯之失馭也則懷恩嚮導於大戎自三盜合從九州羹沸軍士膏於原野民力殫於轉輸室家相弔人不聊生而子儀號泣於用兵元載殷憂於避狄然而代宗皇帝少屬亂離老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偽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郭之效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凶渠傳首叛黨革心關輔載甯獫狁漸弭至於稔輔國之惡議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己以傷僕固撤樂而悼神功懲繒載之奸回重氣縮而儒雅修己以懷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李靈曜作梗田承嗣負恩命將出軍勞師弊賦者蓋陽九之未衰豈君道之禍與

代宗論

宋蘇轍

予嘗論代宗唐之中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百度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為吐蕃所驚逃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容大功之臣信之而不疑外無姑息之迹也僕固懷恩光弼二人之功著懷恩之情思犯上自中主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驕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凶悍蓋其衷乃可圖也是已料懷恩於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臥以觀變也而代宗之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之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者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爾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眾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問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退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而代宗有也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

代宗殺來瑱論

王夫之

代宗聽程元振之譖流來瑒殺之而藩鎮皆懷叛志僕固懷恩以是樹四降賊於河北養亂以自固終始為唐巨患其上書自訟指瑒之死為口寔用拒入朝之命夫來瑒之誅豈其無辜而僅以請託不從致元振之怨乎瑒之誅亦法之所不貸者也其鎮襄陽也以李輔國之私人奪韋倫而得之引降賊張維瑾等

為爪牙收人心以據大鎮召赴京師而不至徒鎮淮西而不行縱兵擊裴戎擒送京師曹朝廷以行辟唐藩鎮之抗不受代圖不軌者蓋自瑱始殺瑒而藩鎮怨縱瑒而藩鎮抑驕兩俱致亂之道殺之而咎其刻不殺則必聽之而抑咎其偷已成之咎惡之所歸不知反此而咎又將在彼矣肅宗以來驕縱養癰執將必潰飭法以誅瑒固非濫刑以召叛也瑒不死僕固懷恩竊鑿之欲又豈易厭乎乃若代宗之所以不克懲亂而反以召亂者殺之非所以殺也刑者帝王所以懲天下之不恪也刑濫於不當刑人固自危而猶不敢欺且冀其偶失而終能不濫則疑怨不深唯刑施於所當刑而不以其道天下乃測其刑之已窮而怨其以機相陷也乃始挾毒以相報當來瑒襄陽跋扈之日唐不倚之以討賊瑒固無恃以脅唐藩鎮林立勢不相下瑒即叛祇以速亡則使正名聲罪以致天誅夫豈有大害於社稷哉而惴惴將迎之不遑殺裴茂以媚之虛相位以餌之魚脫於淵然後假通賊之誣辭加以不當辜之辟藩鎮之怨非徒怨也固將曰慎擁兵不入唐固無如瑒何唯倔強者可以免禍而瑒自投其國吾知戒矣留賊以為援抗命而不朝鷹隼集揚於寥天豈贈弋之能加哉蘇峻曰吾靈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屠主庸臣之伎倆在奸雄心目之中以怨為名而非怨也倒持魁柄以相制而相持也藉令當瑒違命之日下尺一之詔責以不可賞之法使束身歸闕則姑貸其死而貶之不則舉六師以急清內賊則河北羣醜且震動以弭其邪心況方在立功反謀未決之懷恩哉

代宗縱藩鎮論

王夫之

代宗委權以驕藩鎮而天下瓦解其柔弱寬縱也人具知之抑豈知其失也非徒柔弱未自振之過哉惟握深險之機以與天下相劇制而一人之機固不足以敵天下也代宗之機得之於老氏老氏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至險之機也而代宗以之固為寬弱以極悍戾者之驕縱

驕縱已極人神共憤而因加之殺戮也不難將自以為善制奸惡而必死於其手乃天下習知其術而受其與不聽其取乘弱制之以不復剛終處於無何而權以倒持安足以馳騁哉自敵而已矣李輔國惡已極而殺矣程元振惡已極而流矣魚朝恩惡已極而誅之俄頃矣假手元載以殺朝恩復縱元載以極其惡而載又放矣當其姑為隱忍則輔國繇三公而王唯其志也程元振位驃騎激怒羣情挫抑汾陽唯其志也魚朝恩總禁兵判國學諫視宰相發汾陽之墓鉗制朝政唯其志也然猶曰宦官已掌禁軍有不測之防弗能驟計也元載以一書生貪狼無狀自可折筭鞭笞之者乃顏真卿為之坐貶楊綰為之左遷李少良為之杖死且寄鄴侯於江外一唯其荼毒而莫之禁其虛心積慮欲甘心於載者已非旦夕且必俟其惡盈而後殛使害已播於天下乃以快刑殺於俄頃凡誅四肘腋之臣皆以老氏之深機圖之而藉口以號於天下曰吾非忍殺之也彼自殺而我因之也亦險矣哉夫四奸依附左右弗難制者也不若是而誅殛之也有餘即若是而誅之也亦弗能抗也故代宗得以用其機而終投其阱乃怙此以為脅持天下之具餌藩鎮而徐圖之則愚甚矣來瑱不臣已著舉天下以討一隅易矣而餌之以宰相誣之以通賊然後殺之僕固懷恩已反勢且潰敝而猶為哀矜之說以恤之於是梟雄之帥皆測以險詐即乘其假借之術淫威既得而不復可制故懷恩受副元帥而後叛田承嗣受平章事而終不入朝李靈曜崔旰朱希彩李正己李寶臣皆姑受其牢籠而終逸於柙阱一人之險何足以勝天下哉徒寬縱之而其之能收故曰其愚尤甚也元載死魯楊綰而任之意且與綰深謀制羣雄而快其夙恨綰早卒乃戢意而廢然返耳籍於此以自處於不才之散木挾詐之主未有敢與深謀者也信乎老氏翕張取與之術適以自蔽孰謂漢文几杖賜吳之智為能制吳之死命乎帝王之誅賞奉天無私猶寒暑之不相貸也邪說興誠行逞寶此



以為術而天下之亂日生可勿戒與

代宗營元陵論

王夫之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並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唯父命之是從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殫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者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贏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役哉禮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示乎哉夫人不媿於天不怨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思者過墓而歎戲聞其風者望阡而愴想即其不然亦相忘於林壑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復然平土而操斷以椁之猶易易也故以知禮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為皆可致而無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為天下者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遺車抗木茵髮明器空中人之產士貧且踐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脔割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為辭吝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聽狐蠅之囁食也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代宗於元陵詔從優厚而令狐烜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為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為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必誅勿赦者與

唐代宗

鄭元慶

唐代宗殺李輔國削程元振繼魚朝恩誅元載亦英毅哉李郭懷恩輩與帝少同患難者何即位後因元載不容匿必於江西子儀功蓋天下平時置之閒處有事則召之致懷恩六罪自訟作寇太原帝之待功臣多未得其當矣尤可笑者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幸章敬寺賜盂蘭盆而胡禿封公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旋為節度擅殺兵馬者即為刺史紀綱大壞不能復振非肅宗開於前代宗繼於後與

唐代宗君臣佞佛論

沙張白

鄙哉元載王縉杜鴻漸之為相也當國家多難之後不能佐天子出一謀定一策進一賢人命一良將救生靈於塗炭乃謂安史亡懷恩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皆佛之福庇於是日導其君奉佛飯僧講經造寺豈以此為變陰陽安中外之至計乎抑欲以此潛摧跋扈之鋒再造黎元之命乎是猶泛舟於河中流而遇風波為之長年三老者不戒工徒理篙櫂第相與笑談揖讓於舟中日吾將以坐息波浪其不至覆沒者或寡矣宰相者天下之長年三老也欲以奉佛靖患難是欲以談笑息風波必無之理也卒之內外交訶師旅日起盈野盈城之慘君與相不能救佛亦不之救也江淮旱饑貢賦不達溝壑之中餓殍相藉君與相不能恤佛亦不之恤也竭國家之力以崇佛法亦知其罪孽重於邱山乎不特唐有載縉鴻漸也每見後世文武大吏嚴刑重斂殺人如麻婪賄百萬瘠九有以肥一家快然自以為為得計而又慳吝性生錙銖必較親族故舊餓死呻吟而曾不一援臧獲廝養傲衣羈食而曾不一恤獨於建庵造佛禮懺飯僧則忍慳捐金不復吝惜以消其殺人婪賄之罪夫殺人受賄而可佞佛以免非惟免也而又冀其餘庇以福子孫則佛為保奸養惡好佞徇私天下不仁不義者第一通逃主矣佛如有靈其吐之乎噫此皆元載王縉杜鴻漸之遺教矣

代宗誅魚朝恩論

魏世儼

能使戎狄以攻戎狄盜賊以攻盜賊退之曰及其爭以利則反相賊害是足知除權臣而不致亂天下之道矣且夫為人君而不能有威以內挾其輔以至於驕蹇不可制則其禍尤烈于戎狄盜賊而謀之之慎亦宜十倍於謀盜賊戎狄也蓋戎狄盜賊之患至在外有猛將甲兵為之防山陵關塞之限權臣之禍中起動靜皆其所察我之藉亦彼之資謀之不善則亡身喪社稷然而以金玉爵祿餌其黨使相與圖之則其禍之易餌又不同於戎狄盜賊矣王允厚結呂布以誅董卓代宗用元宰重賂周皓皇甫溫以擒縊魚朝恩二者知用小人除小人之道此其所以濟也乃允誅卓未幾而天下大亂唐誅朝恩而晏然何哉夫代宗既誅朝恩心怵惕焉惟恐其黨與之為變而允則誅卓而驕謂其下皆無能為此成敗所以不相侔也雖然允不慎於終而代宗亦不慎於始當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朝恩豈不危乎然則代宗之不如高貴鄉公之刀出於背者蓋亦大幸矣哉

代宗誅魚朝恩論

魏世倣

嗚呼代宗之用元載以誅魚朝恩也亦幸矣哉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當斯時也載其危矣而劉希暹以帝意異告朝恩朝恩自疑懼代宗之危危若朝露夫有疑人之心而不能於汾陽臨淮入朝之日密謀以誅之而顧圖之於姦邪之元載其不危且敗者幸也故曰無謀人之心而人疑之者拙有謀人之心而人知之者殆然載既測知上指希暹又頗覺上意以告朝恩而事且成者天也豈人謀之善哉夫代宗雖庸劣其處朝恩非世主之所能見朝恩而恩禮益隆以安之用之善也載既定計猶曰勿反受禍者謀之慎也詐云朝恩受詔自縊賜錢以葬撫循北軍者過亂之萌也嗚呼豈其然乎夫代宗庸主也朝恩庸人也其於元載猶能知笑者之不可測乃見疑之後恩禮益隆而遂自安者其愚亦甚矣然則代宗答載之言亦畏憚而不敢遽發耳宋高宗於秦檜既死之日言於朝曰朕今日始免納刀而万俟卨輩乃亦

與諸賢同復此亦代宗既殺朝恩而任用希遷與載也嗚呼朝恩死而載又朝恩也載之朝恩死而代宗之朝恩猶存也夫代宗雖誅朝恩又何益哉

唐德宗論

張溥

代宗當吐蕃入寇倉皇幸陝德宗當涇原兵亂即如奉天李懷光反即走梁州父子皆輕棄社稷不憚播遷由玄宗幸蜀為之倡後世因而效之也然廣德之初虜入大震關盡取西河隴右之地銳師抵便橋其鋒甚盛不得已而避之魯昭之辱世猶有讎德宗建中時姚令言携兵五千過京師以犒賜微薄擐甲噪呼是時天子坐含元殿召大臣正言往諭之斬中使一二人以殺眾怒亂可即定而遽出苑北門竄身道路遂使都城無主亂賊橫行無計甚矣夫涇原之兵過京師由救襄城也襄城之圍由李希烈反也希烈之反由朱滔田悅李納王武俊稱王抗命上令之討納希烈不為朝廷用而反與納等通也納等之連叛由王武俊有殺李維岳功朝廷吝恤節鉞削其二州分其糧馬使之生心而滔悅等得進三鎮連衡之策也令德宗痛念前咎奮謀新圖雖流連問關可弭後釁而為失轉甚亂何時已乎朱泚廢處京師心常怏怏美公輔請召使從行上不聽而令言迎之入宮此一失也泚已為亂兵所立羣臣慮其攻城勸修守備慮杞獨以百口保其不反而上信之此二失也杜希全戴休顏時常春李建徽合兵入援渾瑊議令自乾陵北過分賊勢杞持不可遂遇賊殺傷此三失也泚圍奉天李懷光數千里赴難敗其兵於醴泉解圍走泚請見天子杞復尼之生其怨望此四失也李建徽楊惠元兵與懷光連營陸贄請召屬李晟其說不行懷光遂併其眾此五失也大亂之後當此五失即欲不奔梁州其可得乎幸天不絕唐武俊悅納上表謝罪李晟馬燧渾瑊李抱真奮志掃除始鑿與返正長安復完不然三鎮囑疆滔泚合謀懷光希烈橫兵衝決未有不身蓋鋒鏑者也然叛人方靖猜忌日深用張延賓則疑李晟用裴延齡則貶陸贄此兩人者身

歷百戰之中謀議患難之際上所與指天矢日生死無二也而猶不免疑貳中外之臣又誰為股肱心膂哉白志貞召募禁兵急難時無一禦賊者其罪當死而任以觀察盧杞殺楊文陶顏真卿稱朱泚忠貞激懷光反叛澧州之貶未足盡辜死而猶念其忠清強介裴延齡培克狡險欺罔上下天下盡快其死上獨憐惜用其黨崔損為相德宗素不親近人何獨於三者總總乎夫猜主之性畏勝己而悅不若惡強直而樂順從人有拂於己者不白此藥石也而曰此輕我也人有暱於己者不曰此美疾也而曰此愛我也輕我者疾之則君子日疎猜之甚而流為暴愛我者私之則小人日親猜之甚而流為愚暴則必亂愚則必昏是以昏亂之禍常萃于猜主之一身蕭復言宦官縱橫責虛杞不正上愕然不悅謂其輕朕興元時欲造塔厚葬唐安公主姜公輔表諫怒而罷之謂其翹過求名違其性也陸贄入相拒絕鞭靴旬日秉筆其遠嫌至矣帝終不悅而貶于忠州非其性之所安也夫惟人主之性疑強諫為慢上而小人即以絨嘿為敬君忌言正為要名而小人即以逢迎為歸美是故虛杞關播固寵於前裴延齡李齊運李寔韋執宜韋渠年之屬信用於後悅賢文場霍仙鳴而中人復熾護韓全義而敗將有功帝方以為聰明英武幾不世出而奸邪與庸人錯出其間日用之取富貴快恩譽而天下已大亂不止悲哉范祖禹論德宗三大弊曰姑息藩鎮委任宦官聚斂財貨又曰自治日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其言至矣然李泌肅代功臣晚相德宗最見信厚部國之幽太子幾不免泌為涕泣開悟及罷位薦相舉實參董晉而不及贊儒者疑之豈贊事德宗周旋奉天久無庸泌先容乎抑帝非能用贊者泌已知之而不言也

德宗憲宗

宋歐陽修

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

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知苟有感焉未有不為患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病疾莫克有為亦可以悲矣

德宗

石晉劉 昫

帝初總萬幾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凝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嬪媵放文華之馴象減大官之膳議服玩之奢解鷹犬而放伶倫止權酷而絕貢奉百神咸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策賢良輟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議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灑翰金鑿無愧淮功之作屬辭鉛槧何慙隳坻之書文雅中興豈高前代二南三祖豈盛於茲然而王霸迹殊純濇代變揆時而理斟酌斯難苟於交喪之秋輕取鄙夫之論惡視近世靡不敗亡德宗在藩齒曹之年曾為統帥及出震乘乾之日頗負經綸故從初罷郭令戎權非次聽楊炎謬許遂欲混同華裔東縛奸臺南行襄漢之誅北舉恒陽之伐出車雲擾命將星繁罄國用不足以餽軍竭民力未聞於破賊一旦德音掃地愁數連疊果致五盜僭擬於天下二朱憑陵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涕零罪己之言補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逐於楊炎而受佞不忘於虛杞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知人則哲其若是乎貞元之辰吾道窮矣

德宗 小學史斷

石晉劉 昫

德宗立頗振紀綱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疏滌底滯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官女減常貢美

政迭出海內震慄未幾罷崔祐甫而相盧杞苛政日增根本日削遂使夫愁怨連營行路疲蹙李正己以緇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陽李希烈以淮南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陽則又叛賦車籍馬行賚居送暴令峻於誅求疲乏空於機軸故姚令言以屏卒數千張旗一呼莽為盜賊假息奉天因躡山南堂堂大唐危不容喘而帝未之知也方謂播遷為天命謂羣臣不可倚仗猜忌百端強明自任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責而大勢乖離空言何補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忠臣極贊否運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決意於楊炎之擯斥而容貶受佞獨不覺盧杞之奸邪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柄取延齡之嘉謀罷陸贄之相位用舍既差政事益舛朝廷益弱方鎮益強人謂建中之亂罪由盧杞而論篤君子不咎杞而咎帝者豈無謂哉

德宗初政論

王夫之

驟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為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恒不敵不善者之巧給奚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槩論哉胥一善而或為之而效或為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墜功遂以疑善之不足為也胥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闊略而得人無他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時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貞非從

人聞善而遠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閹制武人慎簡賢才以在位其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袞之私速奪其相故以受所斥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藩鎮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聽議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迫乎物情之變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監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焚之無惑乎窮年猜忌內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祚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定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眾事一人之過不以疑眾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廢親親三折肱為良醫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於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德宗斥李惟岳論

王夫之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不解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以顧慮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追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塵羹土飯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奸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為賊已感偷竊土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



本可折筭以收之者也。寶臣先死，惟岳首為難端，閭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抑之以懲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決之一旦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難之必潰，養之奚可哉？曾未逾年而田悅大讎，李納勢蹙，惟岳之首懸於北闕，天下亦且定矣。悅與納株守一軍，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為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羣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戢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瑱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為名以激眾，怨耳寔則兩不相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誅，成德已平而處置朱滔、王武俊者，乘力以致亂，則誠過已。雖然，滔、武俊之志猶之乎承嗣、實臣也，平一戰而進一賊，又豈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矣。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本猶勵精以求治，盧杞初升其奸未逞，固政治內即不隸漢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癰久必潰，河壅必決，代宗以來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天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漬之下游成乎？雖挽豈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焉。當時所冒昧狂逞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紈褲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為者也。若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邵真、谷從政、李賄、田昂、劉曄下至幽燕數萬之眾，無欲叛者。德宗誠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樹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拍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以召侮。愈疑愈起，愈疑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衛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災矣。蓋河北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壞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為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焉。田承

嗣李寶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潰而且喝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為後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經居高乘權困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懃懃之感而後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為改圖載鬼一車而孤張不說庸人之識量所為自貽伊戚者唯此而已矣

德宗罪己論

王夫之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亘於中朱泚內逼天子匿於褒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混收拾江東以觀成敗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己之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謚陸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氣存國脈者功固偉矣然所以言出而效隨者繇來有二不然則漢之將亡亦有忠靖之臣宋之將亡亦下哀痛之詔而何以訖於不救邪其一則德宗之為君也躁愎猜忌以離臣工之心而固無奢淫慘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亂者自亂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倉皇北出而段司農追韓旻以返得安驅以入奉天趙昇鸞劫駕之謀尤亟矣渾瑊一洩其謀復得徐行以入梁州天下知吾君之尚在故罪己詔下咸翹首以望蕩平河北羣逆亦知唐室之必興而有所歸命皆乘輿無恙足以維繫之也嚮令帝之出也不速或為逆賊所害則如梁氏父子死於侯景之手而梁速或為逆賊所劫則如漢獻困於董卓辱於李催郭汜而漢遂夷唐於是時無宗藩之可倚如琅邪之在江東無儲貳之可扶如肅宗之在靈武敬輿將何託以效忠天下無主可依則戴賊以安亦必然之勢矣唯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說沮捲土重來之計故維繫人心者亦不僅在慷慨淋漓之一詔也其一則惑德宗致亂者盧杞也敬輿與杞忠佞不兩立而其奔赴行在也與杞同至當是時敬輿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滌舊惡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勿論雖未斥訟其奸而必將逐己者唯敬輿也顏真卿李揆崔甯杞皆先發而制之矣唯敬輿以患難同奔之侶迫不及排而氣隘丰采直辭正色

非祀之可投閒以相攻乃猶不僅此也凡姦臣知不容於正士而反噬無已雖見近逐猶將偵起者唯其有黨也故蔡京誤國已有明徵而靖康之初小人猶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祀則執拘專橫之性不與人相親而唯與人相忤恃君之寵如山嶽而視百僚如培塿裴延齡白志貞以與同污而未嘗以天子之爵祿市恩餌眾故敬輿一受上知祀旋放黜而在廷在外輿倚敬輿以求安無有暗護祀以沮撓敬輿者德宗偏聽之性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王燦陳宜中之黨猶沮文信國之謀吾未見敬輿之得行其志以厯數德宗之失暢言之而無所撓也是故天下無君則後立之君必不固小人有黨則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則人心不搖廷議不亂內靖而外不離叛寇之起縱如亂絲亦有緒而無難理矣人臣而知則勿為李綱之諛辭陷其主以寒天下之心人君而知則勿任結黨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路存亡之樞決於毫髮蓋可忽乎哉

德宗不明論

王夫之

德宗之闇也舍李晟渾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歸國陸敬輿以為慶快其識卓矣借兵於夷以平寇賊闖入而掠我人民乘間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愚者且為之辭曰掠奪雖弗能禁然忍小害以除大患亦一時之權計也若夫乘間吞滅之害則或輕信其不然而究亦未必盡然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故二者之害易知而愚者猶有辭以爭若夫其徒勞而祇以弛我三軍之氣驕我將帥之心旋以償贖則情勢之必然不必其滅我掠我而禍在眉睫猶弗見也古今之以此致覆軍殺將失地之害者不一矣豈難知哉夫我有危亡之憂而借人之力以相援那衛且不能得之於齊桓而况夷乎兩軍相當鋒矢相及一死一生以力相敵以智相距以氣相凌將不能自保兵不能保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豈有人焉唯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敗將忘其死以致命於原野哉孫臏之為趙敗魏自欲報魏也項羽之為趙破

秦自欲滅秦也不然則君欲之而將不欲將即欲之三軍之士必噴其強以肝腦殉人而固不聽也故吳結蜀以為援蜀待吳以交起而俱滅於魏諸葛誕王浚母即儉倚吳而覺於孤城竇建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充之難軍心不固而身為俘虜恃人與為人所恃者之成敗豈可見矣兩軍相距乞援於外而外亟應之者大抵師節析教訟之智兩敵恒輕而已居其重其所援者特未定也此以情告彼亦以情告此以利餌彼亦以利餌兩情俱可得兩利俱可收相其勝者而暗與之夫豈有抑彼伸此之情哉斂兵旁睨於勝者居功於敗者亦可無怨期期於其間得厚寔以旋歸弱者之敗自不廖也藉令無為之援者無所持以生玩敵之心而量力以自奮亦何至狂起無擇以覆師失地於一朝哉故凡待援於人者類為人所持以自斃况夷狄之唯利是趨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宇文高氏之用突厥也交受其制而不得其一矢之力其明驗已回紇之為唐討安史也安慶緒史懷義之愚不能反用回紇以激唐也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未泚狡而據充盈之府庫我能與爭媚狡夷使必親我乎吐蕃去軍心固將任專大功必成敬輿知之審矣古人成敗之已迹著於史冊愚若王口口者尚弗之省而以為秘計天奪妄人之魄以禍人國亦至此哉

德宗任兵論

王夫之

天子禁衛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末雖敗可以不亡唐自肅宗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亟討河汴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無寔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蒞也及李懷光平李晟移鎮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衛於斯時也任之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當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鄴侯敬輿無一言及之何其置大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無可託之人也禁兵操

於宣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帥臣而天子危於外外之危篡奪因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崇之祀忽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晟移鎮而更求一如晟者不易得也即有一如晟者而抑難乎其為繼蓋當日所可任者唯鄴侯耳鄴侯任之則且求能為天子羽翼終無逆志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臣偏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越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馭輕之勢以成然而鄴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輿亦不能以此為鄴侯請也德宗之欲任竇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畜疑自用則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為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矣惡能取百年之遠猷為之辰告哉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可謂天下之至愚矣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瞻前而欲察見其讒顧後而欲急知其賊也可見者既見而知之矣未可見者惡從而知之必將樂聞密告之語以摘發於所未形此勿論密告者之即為讒賊也即非讒而不為賊而人之情偽亦灼然易見矣當反側未安之際人懷危疑未定之情苟非昏溺豈遽安心坦志以盡忘物變之不可測哉惟其然也明者持之以靜乃使迹逆而心順者憂危而失措者有過而思改者為惡而未定者皆得以久處徐思而定其妄慮然而終不悛焉則其惡必大若不待摘發而無可隱如是則讒賊果讒賊也在前在後而無不周知也斯乃謂之大智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據陝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鄴侯單騎入其軍中於是賓左有請屏人白事者鄴侯拒之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著矣必有與為死黨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間以作亂者亦其恒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於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鄴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容知哉拒之勿聽則披私而謗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於心目之間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受而心志亂讒賊交進復奚從而辨

之哉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於其數狐吾知其赤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螫蛙吾知其鳴鸞吾知其瘖涇吾知其清渭吾知其濁冬吾知其必霜夏吾知其必雷故程子之答邵裴夫曰吾知雷之從起處起也天地之變可坐而定况區區讒賊之情態乎獻密言以效小忠者即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况乎不保其不為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義可以得眾可以已亂夫是之謂大智

王夫之

祿山思明父子旋自相殺而朝義死於李懷僊田悅死於田緒李惟岳死於王武俊朱泚死於韓旻李懷光死於牛勳李希烈死於陳僊奇而李懷僊旋死於朱希彩陳僊奇旋死於吳少誠惡相師機相伺逆相報所固然也殺機之動天下相殺於無已慙不畏死者擁兵以自危莫能自免習氣之熏蒸天地之和氣銷鑠無餘推原禍始其咎將誰歸也習氣之所繇成人君之刑賞為之也安史之迭為梟獍夷狄之天性則然無足怪者夫亦自行吾天誅焉可矣史朝義孤豚受困有必死之勢李懷僊與同逆而北面臣之一旦反面而殺之以為功此豈可以假旌節躋之將相之列者高帝斬丁公光武誅彭寵之奴豈不念於我有功哉名義之所在人之所自定雖均為賊而亦有大辨存也盡天下之兵力以處垂亡之寇豈待於彼之自相吞齧以殺其主而後亂可訖乎降可受也殺主以降不可貴也偏裨不可以殺主帥則主帥不可以叛天子之義明矣幸而成則北面擁戴以為君及其賊則劓其首以搏祿位而祿位隨之韓旻陳僊奇惡得而不效尤以徽幸乎朱希彩吳少誠又何憚而不疾為反戈邪一人偷於上四海滯於下我不知當此之時天下之彝倫崩裂父子婦姑兄弟之間若何也史特未言之耳幽燕則朱滔朱泚迭為戎首淮西則少誠少陽躡怙亂而唐受其敗者數十年而不定代宗毀坊表於前而德宗弗能改也惡積而不可復捨矣

德宗好說論

王夫之

德宗始召叛臣之亂中徇藩鎮之惡終授宦豎之權樹小人之黨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有微聲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濫殺暴怒不戢之惡也抑非有聞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進中却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為後世危亡之鑒者論者以為好疑之過而已雖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窮本探源則好說而已矣故陸敬輿欲釋其疑而不足以奪其心而使之悅蓋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信也非無所信而一用其疑也於盧杞則信於裴延齡則信於竇文場霍仙鳴則信於韋渠牟則信賤而不怒賤而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羣言交擊而愛之益堅且不僅是也陸贄之始李泌之終亦未嘗不唯言是聽而無有二三也然則豈好疑為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輿之在奉天也有排難之顯功言無不中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志得神怡發之於辭氣顏色也必溫和而決治故罪己之詔雖暴揚其過而不以為悔若長源則宛曲從容之度足以陶鑄其驕氣而使其意也消盧杞諸姦豈有別術以得當哉無宮壺之援無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擇探意旨而不相遠揣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大有所疑嗚呼千古庸人膏盲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賢奸俱不可恃唯善說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於智力不足智不足則疑人之已誑力不足則疑人之已凌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之人於是說者起而乘之諛其所易為測其所易知淺為嘗而輕為辨則不足者亦優為之而揜其所短固將曰非與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即亦一道與固非我之攸行且惡知其非矯誣以奪人於所不逮而讐其異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則諛者之信愈堅於是偏信而無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離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道處於至足者知從我者之非

言  
卷五十五  
二十一  
誠而遠我者之必有道也故堯無繇於羣臣之薦疑不足以病堯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揜則諛我者之情窮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計惡足以進於前哉此中材救過之善術也能知此則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於信也好諛而好之雖聖哲痛哭而不救其敗紂之惡無他好諛而信飛廉惡來者深也

唐德宗

鄭元慶

唐德宗有削平藩鎮之志但志大才小不能成大事任楊炎盧杞為相好貨斥賢以召稱王僭帝之亂如秦天走梁州乘輿播遷時尚有陸贄諸賢苟痛除前過共謀新圖庶幾大平有日乃還宮以來刻意聚斂李兼為月進韋皋為日進用裴延齡則貶陸贄信張延賞則疑晟燧渾瑊關外之寇未平京城之盜先起藩鎮強而王室弱宦官竊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畔帝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豈其然耶



歷代人物論海卷五十六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董鳴玉蔡和錯輯

唐帝

唐順宗憲宗論

張溥

德宗在位日久積亂日深順宗立而一朝反之雖制出帷中號令稱治若貶李寔召陸贄陽城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尤善政之大者故論者謂順宗八月之疾病愈於德宗二十六年之強固也然德音方沛帝已不起賢主上宥普天同痛而唐幸復治者賴憲宗繼之也德宗崩時太子瘖疾不能來宦官欲乘倉卒謀他屬衛次公正言始定順宗疾久不愈中外思早立太子牛昭容輩忌憲宗英睿鄭絪書立嫡以長字呈上乃得立兩人決疑俄頃其係國家治亂豈淺鮮哉憲宗圖治長於任人聽杜黃裳而討劉闢聽武元衡而討李錡聽裴度而討吳元濟厥功偉矣夫任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憲宗既任圖治之人即當去害治之人而晚節不終竟罹禍弑其失在信宦官也劉希光受孫璿錢二萬緡立賜之死楊朝汶暴患輩殺蕭俛劾之即誅伊慎賂第五從直怒貶其官柳公綽杖殺神策小將帝以戒左右是於內寺未嘗少徇獨吐突承璀則曲護之何謂也承璀欲討王承宗李拭請委以禁兵帝斥為奸臣既喪師納賂出為淮南監軍李涉稱其有功貶峽州司倉承璀之惡帝所孰察也而旋退旋進晚寵彌固由是知帝於宦官親之者性也遠之者名也名之所在則姑做一二以謝賢士大夫之口性之所私則久而不舍甘與之共社稷議政事由是宦官益不可去矣且宦官之惑人主術有數端庸主導之以聲色宴游劉克明於敬宗由今故之於僖宗是也英主則導之以聚貨財好異端吐突承璀梁守謙於憲宗是也導人主以貨財者曰不如是則國不富兵不强而聚斂之臣進皇甫鎛程異所以相也導人主以異端者曰不如是則神仙不

可致長生不可得而方士集於闕下柳泌所以刺史也且錫昇之相由承璫泌之進復由錫小人相結其途各出而術則一致要在借人主之執亂天下害君子而已是故承璫入則罷李絳李鄘錫昇相則罷裴度崔羣佛骨至則聚韓愈柳泌再用貶裴潏君子小人勝負斷如不可強也及採藥無得而燥渴生斷如殿之暴崩陳弘志弑之也而託言樂發內外皆不敢問然則方士金丹帝既因以喪身亂臣復假以逃罪惜哉功造吳蜀威行兩河而四體不保墮壞昇平至此極也嗚呼順憲皆唐令主一則立不成君一則死不正終設順宗長世其賢於憲乎曰否有王伾王叔文在未敢許也善政之出暫則易為德久則難為功是又未可以永貞之八月嘗元和之十五年也

### 順宗

唐韓愈

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於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此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於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譚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服靡麗宮人引舟為權歌絲竹間發德宗驩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 唐順宗

鄭元慶

唐順宗為太子留心藝術善隸書從幸奉天朱泚逼迫帝乘機拒戰德宗權歸宰相人不敢言帝乃從容論諍每多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其福及即位以風痞未愈制出帷中追陸贄陽城免天下諸色逋負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皆政之善者故順宗之八月愈於德宗二十五年也不幸

嬰疾政在二王而入司馬之黨交構縱橫人情導水身從章阜之請傳位家嗣以安社稷不亦賢乎

憲宗

莊保

憲宗嗣位之初請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疎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元宗之理政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伐猶須宰相臣僚得以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成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細務每自臨決姦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於元和軍機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除羣盜廢謀英斷近古罕傳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異鑄之聚斂逐裴度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閱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於理矣

憲宗

宋南宮靖一

憲宗嘗與李絳諮詎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諱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綱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絳以無所可否黜權德輿好惡如此似亦可謂忠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成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剪除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縶青五世之藪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狽鼠竄網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平侈樂一生姦人皇甫鏐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納會鏐於內庫朽物結軍將士怨怒度以為言鏐遽引其所履靴曰此亦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猥卑賤之態

尚可以負乘大臣之位哉。憲宗寵以僕之人，至俾位居宰輔，却忠臣之諫，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錫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後龍首之池中，尉何人甘受其萬縵之獻，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正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也，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史稱帝剛明果斷，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欲之謂明，憲宗之為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憲宗其有焉。

憲宗戒廷臣過從論

王夫之

憲宗令廷臣相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愚矣哉。夫苟納誨營私，則公庭可以密語，暮夜可以叩戶，姻族游宴可以居間，乃至黃冠緇流，僇僕一言片紙，而可通矣。必過從哉，裴晉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須參眾議，請罷其禁於私第，見客憲宗許之，則豈能收集益以周知，聞外之情形，而洞開重門，陰惡無所容其詭秘，杜私門，絕倖竇之善術，莫高於此也。然而處此也，亦難矣。懲猜防之失，則以延訪為公，戒作室之謀，則又以慎交為正，兩者因其時而已。李太初羣言雜陳，而漠然不應，則願蒙天下之譏，怨自以不用游談之士為報國，蓋截截論言非執中有權者，未易使日進於前者也。嘗鑒元白諸人之詩，莫不依附晉公以自矜善類，乃至歸休於綠野，猶假風韻以相激揚，然則私日私第之所接納，其能益於公，以益於國，蓋亦甚矣。以要言之，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當自重其嘖笑論辨也。文章也，韻度也，下至於琴尊畫畫山川，玩好鑿賞之長也，皆勞視聽玩時日，以妨遠畧而斂人可託以求譽者也。若夫一邑一鄉之利害，此長彼短之策畧危言之而欲亟行之，祇以病國殃民而開無窮之害，延訪者可務好士樂善之虛名為

宵人離利違乎周公下士至矣而七月東山惟與農夫戍卒咏室家田廬之憂樂何有於指天畫地之鞿鈐月露風雲之情態哉故延訪之公必以慎聽之正持之勿徒矜虛名而損實事也

憲宗用裴度論

王夫之

憲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淺所倚以謀社稷之大計協心合德而不貳者獨淮蔡一役而已然當其時已與李逢吉王涯旅進而無別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輔而宦官承寵為館驛使六軍辟杖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規正皇甫鐔程異以聚斂與公分論道之席公力爭而以朋黨見疑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張奉國李文悅白公諫止而二人坐貶凡此數者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乃虜蒙相違公終栖遲於朝石夫豈貪榮寵以苟榮哉蓋亦有其故焉公開閣以延士而一時抱負之士皆依公以利見公去則不足以留必羣起而為公謀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志雖不伸自可因事納忠以大造於家國公姑隱忍以鎮朝廷使吾黨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爭勝此言日進公且不能違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氣所必然矣故公俛仰中外歷事暗主狎通宵人乍屈乍伸終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相從史以羈縻也公之浮沉前卻不謂無補於昏亂則從史者之言亦未為無當矣乃通數代之治亂而計之則所補者小所傷者大起水火之爭釀國家之禍公未及謀也為公謀者其志其量其識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誑矣國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進若退之身與小人迭為衰王而祇以堅小人之惡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則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為憂而聚族以謀攻擊則忌媚之惡所逞者即自起於其朋儕而同歸於消滅鄰侯一歸衡山而張良娣李輔國之首交隕於白刃唯君子終留於位附君子者猶森森嶽嶽持清議於廷間且動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黨以爭死命抑且結宮禁挾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勢乃成乎不可拔秦之拔茅以彙也否亦拔茅以彙也而君子之彙終誑於羣策羣力之險毒故劉向

不去而王氏益張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馬溫公入相而熙豐之黨益猖大臣之道不可則止非徒以保身為哲也實以靜制天下之動而使小人之自啟也彼附末光者雖治爭鳴恃為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聽哉是晉公之不去公之變也唐之病也朋黨之禍所以迄於唐亡而後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愛身乃以體國惟獨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為眾正之依歸惜乎公之未睹於此也而後知鄴侯之不可及矣

憲宗被殺論

王夫之

憲宗之崩見弒已明而史氏以疑傳之莫能伸畫一之法謂內侍陳宏志為戎首者非無據矣而流觀終始則宏志特推刃之賊而污渚之首辟不僅在宏志也繇前事而觀之郭氏受冊先皇為廣陵王如伉儷已定憲宗立羣臣屢請正位中宮而憲宗不從已而與吐突承璀謀廢穆宗立澧王憚事雖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憂而謀於郭劍劍曰俟之則今將之志藏之久矣繇後事而觀之陳宏志者非能執中外之權如吐突承璀王守澄之殺生在握也憲宗雖服藥躁怒而因為英主不至如敬宗之狂蕩昏虐也承璀倚憲宗以執大命而志在澧王宏志以么膺乍起而行弒正承璀執言討賊擁立澧王一機會而奈何聽其凶逆莫為防制如謂承璀力所不逮則王守澄當因之以誅宏志而分罪於承璀以夷滅之其辭尤順今皆不然在官相幸以隱俯首結古任宏志之優游則豈宏志之能得此於盈廷乎帝弒未幾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極其尊養郭氏雖飾賢聲固一以自暴而侈靡遊佚不執之婦人其去武韋無幾也憲宗未殞承璀殺矣澧王亦相繼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擁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復問舉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雖出鎮河東固尸元老之望韓愈柳公權崔羣皆有清直之譽而談笑以視先君之受刃區區一掃除之宏志安能得此於天下則上下保姦之情形又不可揜矣

考諸稗官之傳記宣宗既立追憲宗之讎郭氏迫欲墮樓弒逆之蹟暴露於論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覺之所自生則惟承瓘惑主以易儲故激而生變郭劍所云俟之者正俟此一日也穆宗以適長嗣統遂出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其苟且塗飾不唯郭氏追韋后之誅穆宗逃劉邵之戮陳宏志抑亦逸罰為千秋之疑案嗚呼唐至是猶謂國之有人乎而裴度張宏靖柳公權韓愈之為人臣亦可知矣

憲敬二帝之弒論

王夫之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張宏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弒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為逆賊草制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尚可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官在官之辟者也然則憲敬二君之弒唐之大臣所可道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宏張宏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鏞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衆望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羣而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團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劉蕡據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摧第而無髮鬣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沉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為之酬恩報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已相傾之徒為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其持法相抑之士為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

宦豎莫能助已以快其欲藉令當黨宗之弑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為宏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被黨即乘瑕而進功隨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附之士咸齧指其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憤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掩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捫汲引同彙拒絕異已之情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為善類也而況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門自保而可以不與為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刺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盛廷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外乎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間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沉於爵祿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為大臣者皆荏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腹唐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託也

憲宗

鄭元慶

唐憲宗發憤為雄志平僭叛所向有功任用高崇文李愬并度均藩絡諸賢各稱其才中興之名於斯為威顧晚節不終竟罹弑禍咎在信宦官喜進奉崇異端而已夫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此吐突承璀所以親也數進羨餘以供其費此程异皇甫鐔所以相也好神仙迎佛骨此柳泌所以官韓愈所以貶也未幾金丹藥發燥渴病生為陳宏志所弑諱言暴崩既不能享長生之樂而身惟不測求仙媚佛亦何益哉

穆宗論



穆宗在位四年史書所譏惟華清之幸驪山之畋為游教失度其外不聞有大無道之舉也即位之初楊  
虞卿趙知微諫觀倡優手搏而不罪之九月大宴李姓鄭覃崔郾等力言其失反慰勞之帝雖未能改過  
與亂君之餘非拒諫者遠矣李直臣坐賄賂當死左右為之請而不宥牛僧孺不納韓弘財貨嘉其清而拔  
以為相賞罰之際有權斷焉然宦官無忌河朔再失唐之不可為實於此始其罪在任庸相也奸人禍  
有形庸人禍無形當穆宗任蕭俛段文昌時河戰爭畧定天下未嘗無事也無故而起消兵之議以自弛  
其備崔植杜元穎王播繼之怡堂猶昔也未幾而盧龍成德瀛洲魏博武寧相繼告亂朝廷之上徂常襲  
故若不聞焉張弘靖以驕貴見囚田弘正田布以忠孝死難事雖不侔其亂一也今日赦朱克融明日即  
赦史憲誠赦克融者赦憲誠之漸也今日赦史憲誠明日即赦王庭湊赦憲誠者赦庭湊之漸也二賊可  
赦則天下無君臣矣藩鎮之君臣亂於外而欲朝廷之君臣治於內不可得矣元稹勸雪庭湊非欲息兵  
蓋阻裴度也宰相當國家之變不顧利害而惟修私怨則成者必敗安者復危安望綱紀復存乎陳弘志  
弑憲宗而穆宗不討人倫之絕即在其正位之日其視庭湊殺弘正憲誠殺田布與志弘等耳不足異也  
魏博軍士喜於從亂而畏於歸命所謂尤而效之其何誅焉或曰憲宗之崩當諱而穆宗事郭太后最隆  
謹非不孝也嗚呼君死於賊而反以為諱忍父之仇而徒以口體悅母為此說者與於不孝不忠之甚者  
也當日穆宗君臣則安然行之矣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宋歐陽修

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宏  
正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皆童蒙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

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可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飾號為清明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宦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宏正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高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愛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以後唐衰矣

穆宗

劉昫

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匪降自天當軒黃御宇之初則無年無事當商辛握圖之日則四海橫流昔章皇帝一痛國命之不存惜朝綱之將墜乃求賢俊總攬英雄果能扼大盜之喉制姦臣之命五十載已絕之土復入提封百萬戶受弊之氓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鴻鵠方革於好音龍鼎俄傷於短祚苟或時有平勃之佐繼以文章之才則廷湊克融自縮螻螂之臂智興李光政萌狗鼠之謀疆盜竄窺孟貴之金餼隸不習嬰兒之餌觀夫屏主可為痛心不知創業之艱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方謂疏冕在躬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萬乘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為仇敵仲長子所謂至於運徙勢去獨不覺悟者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患疾存亡以之迷代治亂從此周復誠哉是言也

穆宗諸臣論

王夫之

君子小人忽屈忽伸迭相衰王其亂也更甚於小人之盤據而不可搖何也君子體國固自有其規模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小人驟進深忌君子固樂翹小過而盡反其道君子復升深惡小人抑嫉惡已甚

而弊結其謀夫既執國政而行其所欲為矣疆場之或戰或守寇盜之或勦或撫征徭之或罷或興禮制  
銓除之或隆或替邊臣受而行之將士部寺受而行之庶司郡邑受而行之百姓其善者固樂從之矣小  
人之裨政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財已費力已勞習之已成因之免害乃忽於此而焉忽於彼焉將無定  
畧官無定守士無定習民無定從姦人緣之以持兩端愚民因之而無準則豈特小人之病國殃民已亟  
矣哉君子以之搖蕩天下之視聽而俾感處靡騁者亦不保其不導以亂也機事之洩姦弊之興窮民之  
左右救過而不違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罵詈然而政不亂民不窮封疆不備國不危亡者未之有也夫  
小人之能固君寵結衆心幸成勝以侈功績者亦嘗取天下之大畧而籌之有鉗利之利而下不敢違有  
欲從之餌而或享其利有揣指之機而邊外盜賊亦可相持以苟安未幾而盡易之汲汲焉唯恐其復進  
不循其序而操之已蹙乃易之未久而小人果復起矣取已洩之機已亂之緒而再用之外之必訂內之  
必困君子小人交受其咎非但小人之亂之也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欲為  
君子而不馴者李德裕也以小人則李逢吉也元稹也牛僧孺也王播也李宗閔也庸靡不能自固而居  
其間以浮沉尸大位者崔植也杜元穎也雖無大過而不克有為者蕭俛也鄭覃也或正或邪或才或窳  
無所擇而皆執國政俄而此庸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言之忤合一事之得失搖搖  
靡定而豈宦與人主爭權諫官與將相爭勢任賢氣去邪疑害不可言也並任其小人者亦使小人無自  
固之地一謀不遂一語未終早已退而憂危求閃爍自全之術嗚呼晴雨無恒而稻麥腐於隴首後連維  
進而血氣耗於臚中不知其時之人心國事旦改夕更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更乘之以藏姦民且疲於  
奔命邊遠盜賊得間而乘之者奚若也唐之不即傾覆也亦幸矣哉李林甫之姦也非楊國忠大反之而  
猶不可亂靖康賢姦爭勝而國以速亡極亂之國有治人有治人而益亂靖亂者自有道焉非相反之謂

也

穆敬朝諸奸論

王夫之

小人之情愈趨而下小人之偽愈變而升故微事考言以知人於早未易也讀遺文觀已迹以論昔人之賢否亦未易也古人所謂小人者導君以微聲逐色黷貨濫刑其恒也持祿容布身旨獻諛而不敢觸犯人主乘忤宦妾其恒也生事微功培克利無以召天下之怨其恒也乃自元和以來至穆敬之世所為小人者術益進而竊忠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為非後世誦其奏議且將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風采嗚呼至此而小人之姦可勝詰哉李吉甫之始執政也以推薦賢才致天下之譽上國計簿以人主知財用之難而思節省尤大臣之要術也其他則媚疾導諛心違其言不可勝道矣元稹李宗閔起而對策詰吉甫之姦推輿後之託堂堂侃侃罷黜不以為憂死斯志也何有於崔潭峻魏宏簡王守澄之刑餘又何有於李逢吉王播之貪鄙言之也不作尤不懼也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趨有倍徙於吉甫諸人之為者觀其始進覽其遺文亦惡知其滅裂之至於此哉若夫劉栖楚者則尤異矣敬宗晏朝百官幾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諫至於以首觸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風采均等朱雲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賂王守澄求領鹽鐵復與孤朗等延英抗論尤不畏彊禦鉏姦衛國之丰標也而栖楚何如邪姦諂之尤而冒剛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猶一時一事以氣矜勝耳至於牛僧孺而所託愈難測矣韓宏薦賄中外咸食其餌而僧孺拒之其律已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謀據地以降李德裕力請納受而僧孺堅守信義其持議也君子之正也則且許以果為君子而與於帝王之文德以無忝於大臣固無多讓而僧孺之為僧孺又何如邪結李宗閔為死黨傾巢已壞國事姑自成削以建門庭而饒其險隙又如此夫穆敬二帝雖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諸姦者元厲自飾而揣無誅殛之憂唯是冒忠直正大

之迹欺天下以自容於公論蓋自唐中葉以後韓愈氏依傍六經之說以建立標幟則非假聖賢也形似不足以致吹後起之人才為之翼羽因時所尚憑其浮動之氣小辨之才而柄楚且為忠懇之領袖僧孺且為道義之儀型小人之竊也至於此而窮工極變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後世猶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義濫許僧孺而柄楚叩頭流血之姦無有能摘發之者嗚呼小人之惡滔天尚誰與懲之哉孔曰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審也

穆宗

鄭元慶

唐穆宗諱李直臣用李聽復韓愈免欠錢庶幾知要矣但忍父之仇而徒以口體悅母可謂孝乎今日幸清華明日畋驪山何遨遊無度也聽蕭俛段文昌無故起銷兵之議致幽州成德相繼告亂朱克融史憲誠王庭湊跋扈不恭當誅者赦之使雄藩目無天子裴度元臣宿方士餌金石藥罷僕射此何為者元稹李逢吉詎知天下事由是河朔再失不能復取徒信方士餌金石藥以至疾作何前不鑒復蹈故轍哉

敬宗

張溥

穆宗長慶二年冬以擊毬得疾裴度三疏請太子景王湛始正位東宮四年帝崩太子即位年已十六矣時米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若厚待裴韋禮遇李絳德裕尤用人聽言之大者是以八閩十六子埶麗用事而不害君子之進清思殿之盜方起即滅而鐘簷不驚使承其年而漸近正人遠幼志未始不可望治也立甫二載酒酣過弒余竊悲焉論者曰劉克明田勣澄許文端宦官之黠者也蘇佐明王嘉憲石崇寬閻惟直等武人不可近同宮而擊鞠是君臣為戲也或者又曰擊球小過也穆宗之喪甫及易月而安為之則忘哀也忘哀者無親無親者身廢漢龔遂所為昌邑痛哭也敬宗以擊球始亦擊球終中和殿之幸弒端見矣豈俟逾年乎二者責敬宗皆正準之春秋之義則未盡也弒逆之罪則不

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昔者齊人弑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弑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肖之不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而儒者非之謂為此說者助人臣之逆非定天下之亂也吳子餘祭死於刺而書闕弑蔡侯申死於公孫翩而書盜殺曰闕曰盜賤之也從其赴告之亂而着無君之痛不聞釋臣而專罪君也宦官將軍閹盜之屬也敬宗以天下君而死於閹盜舍克明等其誰歸獄焉然敬宗過僅佚游而身蹈不測賊臣弑之直股掌間蓋由元和之變穆宗不能討賊宮廷篡逆狎為固然敬宗之弑天下萬世曰此弑天子也其時克明等視之猶執儒子耳穆宗不念厥考而嗣子不保弑君世見唐遂以亡君臣父子之間又兩失之矣

### 敬宗

石晉劉昫

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驕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而昭獻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緯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頓異其何道哉竇厖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幸賴裴度復任弼諧彼校童兮夫何足議

### 敬宗

明顧充

敬宗以幾冠之年乃能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營而罷營殿感李逢吉而釋崔發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絲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賢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扈之箴而優答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貨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陽荒弛而罷東廵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化為奢侈以蕩陵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之哀宴樂首幸中和殿擊球自是巡遊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入關十六子交相附麗朝政濁亂滅燭之變自貽

伊感

敬宗

鄭元慶

唐敬宗甫立二年酒酣遇弑亦可悲矣知裴度之賢誣謗盈耳不為動搖用之為相如諫幸東都諫索勅使皆悅從之復厚待韋處素李絳李德裕雖入關十六子附麗用事不害諸賢之進假令天永其年未始不可望治也奈遊幸無常比昵群小西頭之勢重於南衙夜獵擊毬禍生滅燭嗚呼敬宗歎絳王殺江王立兩日之內宦官凡三易主而裴度身為上相置若罔聞賢者如此況其他乎

文宗論

張溥

文宗之殺陳弘志王守澄與代宗之殺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兩首皆英王所難也顧其勢異矣代宗少歷兵間微見武畧時宦官氣勢雖隆根株尚少三豎相繼誅死中人震懼因而除之其種易盡也文宗承穆宗之後人主積弱委巷婦除玩弄素狎弑君弑相公行箴如欲驟絕其黨燎難矣弘志杖殺守澄醜死雖快人心而未有宣其罪且欲誅守澄先進士良此亦驅虎揖狼也是故宋申錫謀之於前李訓鄭注圖之於後帝去宦官益急而宦官之為禍愈烈蓋惡亂者有心而救亂者非人也自古定天下之變造非常之原與庸人議之必不成庸人者人所易也與奸人議之將成而必敗奸人者天所嫉也申錫循謹無能雖與帝謀漸除宦官之逼顧其成畫猶未定也而輕洩言於王璠自速開州之禍是庸人不可任也訓注由守澄進身潛圖中貴計最陰狡注謀選壯士乘內臣集送王守澄喪盡殲其類可望成功而訓先忌之沮壞其策徒託誣甘露謬興衷甲亦曷濟乎是奸人不可任也庸如申錫奸如訓注帝先不知而帝往以戲大難靖大凶必不得之數也兩謀不成百事潰亂太子暴薨疾繼作終其身竟以不能誅宦官而死不已痛哉然則為帝計者俯首內豎絕志澄清遂上下無訐優游天祿乎曰否去宦官者天下之正也欲

人而

上

卷五十六

人物 唐帝

去宦官者君心之正也心乎正者當一以正道行之文宗初立劉蕡對策首請正始用其言而立誅亂人大作綱紀上也委忠智內臣如馬存亮者圖之次也惜乎裴度韋處厚坐視不言帝亦怯不敢與議不得已而謀之碌碌新進二三齷齪小人遂以憂弱為唐社稷臣者又烏可辭其責哉

文宗

石晉劉昫

昭獻皇帝恭儉儉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開寺秉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以危為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洎即位之後每延英對宰相宰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相等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隻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太皇太后寶曆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啟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馬得為賜遽取筆改賜為奉宗正等以祭器朽敗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呈於別殿具冠帶而閱之容色凄然尤勤於政理凡選內外羣臣宰府進名帝必面審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鴻臚卿張賈為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曰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間之悚息而帝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狡狂之流制御無術失謀既誤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肝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

文宗

宋南宮靖一

蘇佐明既弒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為文宗恭儉儉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開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縠禁戲奇巧織織麗三四年間自落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欲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



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群臣率漏下十一刻嘗歎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復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故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飭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見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閑尤側目於宦官志欲除之而任用匪人不得其術以宋申錫之賢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為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況李注鄭訓反復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患方仲冬嚴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為謀疎謬手足俱露率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公卿大臣牢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瘡燉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可歎也夫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金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哉

文宗用人論

王夫之

文宗恥為弒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已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託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為相謀之不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興以致甘露之變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銖宦豎以進傾危顯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興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於其時非無勛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債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篤善敗獨決意以託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託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黨爭衡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為四朝之元老而陳宏志之弒杜口包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恃陰

腐為奧援者又勿論也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間則不能復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躊躇知其無可與謀也而宋申錫以輕狷不審去就之庶尹為兩黨所不推舒元興王涯賈餗則鼠首兩端持祿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為爪牙者耳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為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試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敢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文宗欲用李宗閔論

王夫之

聽言以用人不惑於小人而能散朋黨以靖國蓋亦難矣雖然無難也有人於此而或為之言曰是能陳善道糾過失以匡君德者也是能決大疑定大計以固國本者也是能禁姦邪裁佞倖以清國紀者也是能紆民力節浮費以裕國用者也是能建國威思遠畧以靖邊疆者也如此則聽之而試之察之驗其前之所已效審其才之所可至而任之者也可以不疑假不如其言而覆按之遠斥之未晚也有人於此而或為之言曰是久抑而宜伸者也是資望已及當獲大用而或沮之者也是其應得之位祿與某某等而獨未簡拔者也是當蒙恩知遇而落拓不偶為人所重惜者也如此則挾進退以為恩怨視樂寵為已應得以與物競而相獎於富貴利達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不待辨而知其為朋黨之姦小人之嬰結矣楊嗣復託宦官諷文宗以召用李宗閔而文宗欲量移之計其為辭不過曰是固陛下宰輔流落可矜而已矣抑未過曰是蓋李德裕之以朋黨相抑李訓鄭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夫德裕之所逐固無可辭

於小人而訓注之所推豈不定為君子抑問其昔居輔弼之任所建立者莫若耳若夫無益於國而徒尸顯秩則已槩可知矣其黨固不能為之辭而但以曾充宰相遂不可使失寵祿將天子以天位任賢才使修天職而止於屈者伸之邑鬱欲得者憐而授之是三公論道之尊謹如黃葉以止兒啼矣嗣復曰事貴得中洵如其言亦以平二李之不平使無偏重而已其以平其不平者各厭其富貴利達之欲而已天子無進賢退不肖之權但為群臣謀爵祿之去留以消怨忌是尚得謂天下之天子乎而況其所謂得中者祇以漸引小人而撓善類邪宋徽宗標建中之號而姦邪遂逞無他其所謂中者夫人欲富貴利達兩相敵而中分之謂也上無綱下無恥習以成風為君子者亦曰是久處田間宜為汲引者也朋黨惡得而禁士習惡得而端國是惡得而定乎

文宗

鄭元慶

唐文宗深知兩朝之弊恥為凡主杖殺陳宏志鴆死王守澄天下快心劉蕡雖直言下策而戒宦官勿衣羅縠其志亦銳乃不高於忠賢之宋申錫而欲仗鄭注李訓以消積蠱知其必無成功也甘露之變用甲兵於殿城天子震驚千門流血公卿要領入於刑餘之手而帝卒受制家奴終其徒有赦獻之比涕廢之悲不敢言及宦官以至仇士良等矯詔泣立為禍益烈其君道可知而周墀以堯舜諛之鄙矣

武宗論

張溥

文宗開成三年冬十月綱目書太子永卒蓋傷文宗聽之不明信楊妃之譖而太子母子皆不得其死也嗚呼帝止一子不能教之而又令之死千秋萬歲後天子之位其誰歸乎無已而謀之宰相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主器非正而內侍生心帝一晏駕仇士良魚弘志遂擅廢立於是皇弟穎王澐即位而楊賢妃與安王陳王同日死矣武宗享國五年而崩子幼不得立世謂身不克壽嗣且忽諸天之報施不爽

然論其為君太宗以來未有也天下治亂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首召李德裕政本定矣肅代而降國之難治者內莫大於宦官外莫大於藩鎮夷狄自德裕處之則沛如也仇士良矯詔立君自矜不世功而勒歸私第劉行深楊欽義夙典樞密而甘居懦怯不敢預事宦者監軍素為國害一朝約束令分與軍政而請將帥次第就功彼何嘗日夜謀誅宦官哉聲色不動而奸國屏息當羣小蔚奮之時而有談笑坐制之勝非才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劉禎之叛義在必討治中國之法也回鶻與黠戛斯相攻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治夷狄之法也蓋李訓鄭注教人主以術馭下者人主必以為忠而信之教人主以推誠任人者苟聽者有猜心焉未必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獨當此不惑其度越尋常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求術則欲治益亂誠惟明主能行以武宗之明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亂也或謂德裕貶牛僧孺韋元質流李宗閔殺吳湘不忘私仇疑非純臣然觀武宗初立仇士良譖誅楊嗣復李珣德裕涕泣極諫援德宗殺劉宴文宗竄宋申錫為鑒久而得釋中心無累亦榮見矣子乃信處高而致人醜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數之人未足窺德裕萬一也

## 武宗

石晉劉昫

開成中王室寢卑政由閹寺及緞衣將變儲位遽私昭肅以孤立維城副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援非常之俊傑屬天驕失國潞孽阻兵不惑盈廷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既駕亂畧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蹈章武出師之迹繼元和戡亂之功然後遣訪道之車築禮賢之館棲心元化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廷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圖之法除游惰之民志欲驕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况身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祝髮之鄉久習而不知其醜如吐

火吞刀之戲乍觀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之以威詔律之以章甫加以箝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苟卿孟  
子之賢孰與論正一朝墮殘金狄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  
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肅明斷然聽斯弊矣

武宗

鄭元慶

唐武宗首召李德裕國之大本已定度越尋常萬萬矣夫肅代以降內莫甚於奄寺外莫甚於藩臣自德  
裕相而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不但駕馭藩臣亦且善制奄侍故士良去謂其黨曰天子不可令聞若  
讀書親近儒生則吾輩疏矣帝能力除浮屠竟髮天下僧未幾築望仙受法錄或為教授先生或為崇元  
學士闢佛信道仍歸異端金丹疾發猶信以為換骨竟成不諱豈非自貽伊戚耶

宣宗論

張溥

宣宗本憲宗嬖人之子穆宗少弟敬宗文宗武宗之庶叔也武宗未立太子而崩皇嗣幼弱大統靡定宣  
宗為宦官所立竟以叔氏紹位論者儼於周孝王之繼懿王親親尊尊無害也然三代以下事不經見遂  
至佞臣獻拜佞之疑史策書遷主之失亦以立非其正邪說間作矣宣宗明德邁祖而惡言建監晚年不  
豫王宗實得以矯詔更立武宗之非身蹈而不悟予尤感焉王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厚加贈葬  
作雍和殿于十六宅親近諸王憂喜無間友愛備矣公主下嫁裁以士禮元舅富貴而不任以民官家法  
嚴矣獨郭太后之暴崩景陵側之封葬為世所譏豈帝克修百行獨虧大本乎於是後世苛責之者曰帝  
雖察主實逆主也嶺南湖南江西宣州相繼軍亂河南北淮南大水汎溢皆逆氣所召餌藥殞發其誰咎  
焉嗟乎此甚辭也亂世之求君急於治世之求君唐至穆敬陵微甚矣今文宗崩而太子永繼之武宗崩  
而孩童為政無道忽焉唐亡豈俟天佑哉是故武宗以太弟賢而君宣宗以太叔賢而君皆天所以維持

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先於聽言愛百姓兩者宣宗所最優也馬植服馬元贇寶帶立貶於外敕使怒鞭驛吏謫配恭陵李愬寔不避鄭朗馬而剝色配南牙李訥為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宣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棄中書至有與監軍一揖沈廢終身者由此觀之宦官豈真難去者哉特患無神武明斷如宣宗耳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議者病在急反會昌而輔相失職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為疵會昌之相賢相也而斥為佞即事之最明淺者如放僧尼汰冗官必反之後快其他更錯何可勝言抑知白敏中令狐綯其人不及德裕尤倍蓰也興慶宮之變王鐸奏郭后宜附葬憲宗敏中怒詰之鐸賤句容令是陷君於不孝彼實有罪焉安望其相助為理乎嗟乎有唐令主莫若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貽謀弗臧易世不變與此讀唐書者思盡之九二也

## 宣宗

石晉劉昫

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實歷以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曰權憂欽述二曰姦臣畏法三曰閹寺警氣由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道上在宮中衣浴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不能舉樂歲或小饑變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抽金賜之誠之曰勿令敕使知謂予私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毒名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復術說道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俟於羅浮山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

四年也與昔宣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是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二三吮墨揮翰有所憮然

宣宗

宋石敏若

宣宗時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銷蕩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齷齪容悅唐白敏中令狐綯號為一時柱石然其設施可觀矣況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不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觀化原度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宣宗畏李德裕論

王夫之

宣宗初識李德裕於奉冊之頃即曰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晰夫宣宗非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氣發於聽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習驕倨者豈果見之而怵然哉有先人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而詔從中出廢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豈旦夕之謀哉宦官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與定謀竊竊然相嚙吮於秘密之地必將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畏已如小兒之竊餌見廚婦而不寤也語曰盜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誅逐之必矣此抑有故德裕當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損內豎之權自監將始監軍失權而中尉不保神策之軍於時宦官與德裕有不兩立之勢德裕為之有序無可墊以相撓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楊欽義劉行深之內應故合怨毒也深而不敢發迨乎武宗疾篤不能言之日正其河決癰潰可乘以快志之時也不廢皇子立宣宗則德裕不可去不誅宣宗以德裕成棧之可畏則宣宗之去德裕也不決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敵之不能姑待而後德裕必不能容蓋德裕之所能控御以從己者楊欽義劉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敵宮中無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詔下德裕無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於宦官自此決矣或者謂德裕事英

斷之君相得甚歡而不能於彌留之際請憑玉几受顧命以定家嗣遂使各人得擅廢立之權降大臣銜國之誼是已然有說焉武宗春秋方富雖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將大有所為而不得遽謀身後迨及疾之甚篤昏不能言雖欲扣閣請見而誰與傳宣以求必得哉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大尉之逐已亟環唐之廷無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勳者豈徒無為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奪相位在楊牛李抑引領以望內遷而鄭肆李回莫能禦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廣引賢者以共協匡贊邪抑自朋黨與唐之士風披靡於樂辱進退之間而無賢可薦邪二者皆國家危亂之券也必居一於此宜乎唐之不復興矣

宣宗猜忌論

王夫之

德宣二宗皆懷疑以禦下者也而有異故其致禍亦有殊焉德宗疑其大而畧其小故於安危大計不信忠諫之言姦邪得乘之而亂遂起然畧於細小之過忘人於偶然之失則人尚得以自容於虛祀之姦傾聽之於陸贄之忠亦傾聽之故其臣無塗飾耳目坐釀禍原之習其欺亂終可極也宣宗則恃機警之耳目聞一言而即執為成心見一動而即生其轉念賢與姦俱岌岌不能自信唯蔽以所不見不聞而上蠹國下殃民徵幸免於譏誅則無所復忌雖有若陸贄之忠者在其左右一節稍疎群疑交起莫敢自獻其惴忱其以名亂也緩而一敗則不可復救矣馬植之貶以服中涓之帶也蕭鄴之命相旨已宣而中止以王歸長之覆奏也崔慎孫之罷以微露建辭之請也李燧之鎮嶺南旌節及而反以蕭徽之一言也李一遠之不用以長日基局之一詩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語而與州李君頤以佛祠數老而遽擢舉進退刑賞之大權唯視人譽戮天談流目舉踵之間而好惡旋移是非交亂荆棘生於方寸伎害集於俄頃自非白敏中令狐綯之戀寵喜榮誰敢以身試其喜怒而為之用乎天下師師交相飾於避過則朝廷列士偶之



衣冠州郡恣穿窬之長吏養姦匿惡窮民其美恃以存哉嗚呼懷疑以塞織芥之短長上下離心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待懿宗而禍始發猶幸也又惡足以比德宗哉雷至動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為非常之動其象為豐豐其部日中見斗以星之明亂日之明則窺其戶而無人易之垂訓顯矣哉

宣宗

鄭元慶

唐宣宗立為皇太叔夙有隱德深自韜晦及即位謹飭節儉惠愛民物書貞觀政要於屏焚香盥手以讀章奏對群臣如賓客無惰容克成先志而復河湟威懾優伶而刑羅祝明察沈斷用法無私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謂之小太宗然郭太后暴崩遶四主出廟何如獨虧大本耶裴休請早立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直至餌藥疽發之後密以子之非次託孤宦寺亦何濟哉

宣宗弒郭太后論

沙張白

郭太后者汾陽王孫女憲宗元妃穆宗母也憲宗恐妃嬪莫進託以時月不利不行冊立穆宗立乃加尊號焉應穆敬文武四朝母儀天下辭垂簾禁外戚不愧汾陽之孫所短者好華侈喜游幸不能以儉約立教耳文宗即位孝敬不喪武宗受后感德天子之訓親閱諫章稱游畋節犒賜賢哉后也宣宗母鄭素為后侍兒有憾於后奉禮稍薄后登樓欲自墮宣宗不喜是夕暴崩又違王皞之議絕其合葬附廟雖欲曲諱其弒不可得也吾謂此一事也可以作戒數端憲宗以漁色故不正伉儷之稱可戒者一穆宗知孝其親而不知所以孝其親者在於勤政節用可戒者二太后汾陽愛孫見其祖窮奢極欲因以少習於家者長施諸國不能自克如馬伏波女可戒者三宣宗母鄭李綺妾也沒八掖廷給事郭后后意輕之亦婦人之常而宣宗修母舊怨從而弒之得罪千古可戒者四郭生穆宗嫡也鄭生宣宗庶也雖母以子貴而嫡庶之分定自先朝非宣宗所敢移易今乃黜其合葬附廟使憲宗生無伉儷之配沒無佑食之后可戒者

五大常王皞謂郭后及事順宗實為冢婦歷五朝母天下宜合葬景陽此至正之論宣宗與宰相白敏中周焜皆怒責之皞終不撓遂貶為句容令為大臣者阿人主意排斥守禮之臣其可戒者六合六者觀之乃知儉而不奢母后所以訓子孫也公而不私天子所以承祖妣也匡之以禮而不附會其非禮宰相所以盡承弼也反是者必蒙後世之譏因思明成化中姚夔等伏闕哭爭錢太后祔廟事憲宗悅而從之至引治中周太后崩孝宗處置兩宮最合禮典君君臣臣可為後來者法宣宗君相能無媿乎

懿宗論

張溥

唐自肅宗以來藩鎮軍將無歲不亂然未有民逐其上者也至懿宗而民逐其上者三見若懷州之劉仁規陝之崔堯光州之李弱翁其著也夫唐室再移威命不及四方節度使留後自軍中推擇之子奪由下習為固然已不足怪所獨恃者民心奉上不改其初久而無動國猶可支也一旦搶攘雲起甘踰逆節匹夫匹婦群頭目而效牙將之所為民心去矣君誰與託此徐樂所謂瓦解之不足又益之以土崩也而懿宗不知也豈惟三者之亂懿宗以為小變而不省即龐勳造逆毒徧中原崔彥曾載可師等連見挫殺徐泗以下盡為賊有天下幾殆矣康承訓仗朱邪赤心精騎馳蕩滅功莫大焉而路巖韋保衡惡之譖貶恩州司馬是則為亂者賞靖亂者刑懿宗之求亂譬揚火也又加薪焉問觀三代以下亂天下者必始於女子小人而禍則成於人主一念之溺以唐言之溺后而亂者高宗中宗也溺妃而亂者玄宗也溺弟而亂者睿宗也溺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既溺公主即溺韋保衡溺公主而厚其生死所殫者天下之財溺保衡而任之為相所亂者天下之政終其身惟一女是溺遂至四方盜起而不聞中官再用而不悟佛骨入京而官費無量伶工貴寵而直臣貶死甚至慧星三尺亦指為瑞而唐亂不可復止矣史臣責宣宗者每謂其愛愛王滋而薄鄆王溫儲位久虛遂啟王宗憲之變而王歸長等不得其死以今觀之鄆王之

效又何如哉

懿宗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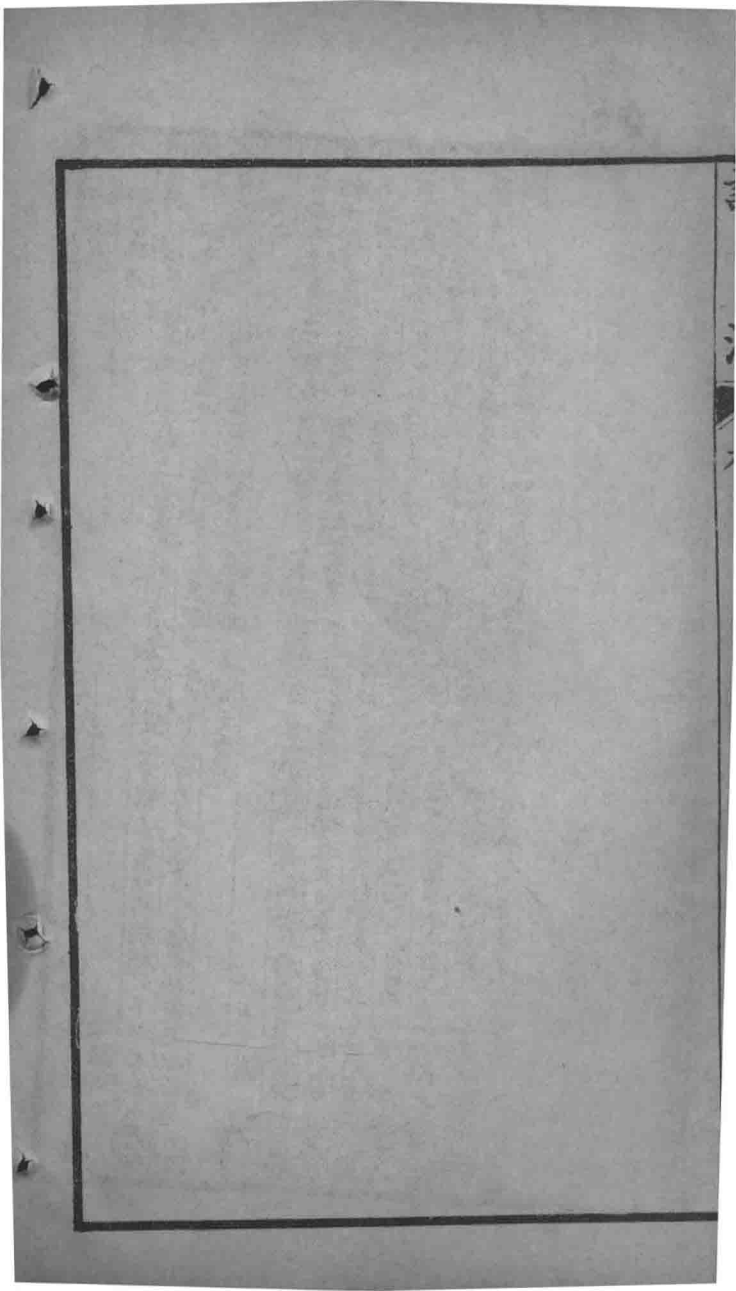
宋歐陽修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即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始本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宗當唐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懿宗

石晉劉昫

臣嘗按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職修舉中外無疵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豐封疆無擾恭惠丕構頤亦勵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數稔之內洋洋頌聲然氣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卷伯所暱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其可得乎及覽結蠻夷奸生戎卒發五嶺之轉輸震海動搖徵二蜀之扞防蒸人湯覆徐寇雖殄河南幾空然猶削軍賦而飾伽藍因民財而修淨業以為愛己以忠諫為妖言爭趨險波之途罕勵貞方之節見豕負塗之愛豎非次寵升焦頭爛額之輔諛位辜竄逐是以干戈布野蠱旱彌年佛骨纒入於應門龍輻已泣於蒼野報應必無斯其驗與士德陵臣無禍階於此雖有文景之英繼難以興焉自茲嗣王之不昌固其宜矣黃髮遺叟言之涕零



歷代人物論海卷五十七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董鳴玉蔡和鐸輯

唐帝

唐僖宗論

張溥

天下之亂莫大於臣有恃而君無恃僖宗之時盧樞恃高駘田令孜恃陳敬瑄天子獨一無所恃雖欲不播遷其可得乎雖然外臣之恃可去內臣之恃不可去是以樞死雉經而令孜再顯至令孜再顯而天下事益不可為矣王仙芝之興於濮也宋威嘗破走之黃巢陷漳州劉巨容俘斬其衆十七八而賊且大熾竟入潼關者何也則以天子之左右無人也肅宗即位靈武德宗出居奉天天下之勢岌岌矣幸與李泌陸贄朝夕謀議得以繫人心而定國難僖宗有一鄭畋而不能用天下其孰望乎崔安潛在西川雍盜訓兵累見成效卒用敬瑄代之以便令孜私圖倉皇幸蜀又何咎焉鄭畋傳檄討賊巢不敢西逼車駕王處存王重榮李克用協力復長安而乘輿東還便是時效興元之策下詔罪己痛與天下更始武夫暴臣誰不冀服顧功罪未殊獨以六軍十二衛屬之令孜孟昭圖強諫其失沈于蕃頤荀子所云重患重闇不較甚哉禍患之來天下嘗意人主之不身親而忘其憬改若郭從謹進言而玄宗憮然是已迨禍患熟更而童蒙日甚天亟垂示猶慮無以處之人心安能不變乎是故令孜欲兼兩池而重榮稱兵帝走鳳翔寶難而百官不至天下之人未嘗不痛明堂之無主而深有望於君側之未靖也為僖宗者疾斬令孜以謝天下朱玫鄭昌圖敢立襄玉抗天子乎夫帝一再出奔南司皆不及知而令孜劫行初逐于巢而歸京師繼逐于孜而還鳳翔克用之功為多而令孜且西依于蜀不奉端州之貶守澄士良未聞若斯之暴且橫也其故何哉史云帝在潛邸田令孜為小馬坊使常懷珍果與飲帝心德之故雖深為劉行韓文約所立令

致寵輒居上嗟乎一珍果之微而易天下之大王之貴明也在先胄教哉在先胄教哉

僖宗

石晉劉昫

恭帝冲年繼歷政在宦官楊厲虔恭殷憂重慎屬世道交喪海縣橫流赤眉搖蕩於中原黃屋流離於遐徼黔黎塗炭宗社邱墟而猶藩垣多仗義之臣心腹有盡忠之輔驅駕豪傑號令軍戎終誅伏莽之徒大雪夫邦之恥而令孜一為謬計幾喪丕圖雖如綫之僅存固紛紛之莫救茫茫禹迹空悲文命之艱難赫赫宗周竟墜文王之基業非僖皇失道之過其土運之窮與悲夫

僖宗

宋南宮靖一

僖宗以童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一時宰相王鐸崔彥昭雖有浮譽然非雄才鄭畋為政偶合事機虛搗奸回輒相排阻巢寇本區區負販乘機竄竊攻破州郡幾半天下陷兩都汙宮闕乘輿播遷投身無所時事浸乖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其為譴異抑又甚矣

唐僖宗

鄭元慶

唐僖宗專事嬉遊自誇擊毬狀元戮忠拒諫盜起民愁黃巢破長安車駕遷巴蜀賴李克用鴉軍神武滅巢回鑾倘加以上將委之重任事尚可圖也奈何有復唐之大功朱全忠輒欲殺之赴訴朝廷兩無子奪致克用之怨不伸全忠之惡益肆帝復倚任北司至呼田令孜為阿父縱其驕橫克用引兵問罪劫駕再奔秦鳳寶雞播遷無地天下莫不痛心嗟乎令孜雖流復恭又出全忠更熾唐亡可立俟矣

唐昭宗論

張溥

史稱昭宗體貌明粹雖為楊復恭劉季述所援立獨謀任宰相銳然有恢復之志然身數遷徙蒙絨椒殿何哉論者謂天子拱手外倚藩鎮南北二司邀以為重竟殄國祚其言信矣猶非昭宗之所服也天子欲

自為武而無求於諸侯此必天子之勢常有以勝乎諸侯昭宗非其時矣乾符以來天下積亂十五年始以貽之昭宗當時之天子亦徒有其名爾未能以尺兵威四方也天子之勢既無以勝諸侯則當擇諸侯之賢者而求助焉始藉其力而漸反于正亦一時定亂之道也而昭宗失李克用在僖宗朝力匡二難再存唐室所謂諸侯之賢者非歟昭宗不獎其勞而輕加以兵遂來晉州之圍然猶翱翔河中未敢直逼京師濬緯甫貶返旆晉陽無禮之中或有足矜者焉迨崔昭緯內行葦間三鎮犯闕殺相天下之亂極矣克用移檄問罪行瑜授首請乘勝翦滅茂貞韓建雖桓文之師何以加此顧惑左右之細言詔無入朝晉帥引去華岐益猖于是少陽難作全忠入衛宗室斬盡而唐祚滅矣夫帝之不聽克用進兵者謂欲留茂貞以制沙陀也不知廣明以前天下之勢重在內中和以後天下之勢重在外田令孜恃蜀險以叛而王建誅之復恭守亮稱逆興元敗而走閬為韓建所僇當時之可憂者不在宦官而在宦官之挾方鎮以自固若克用則非中人之所得而挾也非中人之所挾者為朝廷必忠而討亂必力使帝任之不疑先平華岐後蕩全忠竊謂唐之天下于時可以一振富有劉季述王仲先之亂乎失此不圖而身被幽辱岐梁爭蹙絕命雒陽甚矣大臣懷二心者之可畏而不道之臣難與深相結也少陽之變崔胤告亂于汴劉季述願輸府庫而全忠心動使無季振決謀必為奄用季胤貞初與胤善韓全誨張彥弘厚賂之即背約相傾納而劫帝走鳳翔此二臣者貪殘陰賊內無仁義之心而崔胤輕託以天子帝又不察而輕託以天下始託而終悔之必不可得是以天子大臣皆不能保有其繫辭之言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予于昭宗益信矣

昭宗哀宗

石晉劉昫

悲哉土運之將亡也五常殆盡百怪斯呈宇縣瓜分皇圖瓦解昭宗皇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奇傑

之才欲振淪胥之運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極爵位以待賢豪罄珍玩而託心腹殷勤國士之遇罕有託孤之賢養豐而犬豕愈獷肉飽而虎狼愈暴五侯九伯無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畜無君之迹雖蕭屏之臣扼腕巖穴之輔痛心空啣毀室之悲安救喪邦之禍及扶風西幸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蹠之門蓄水於尾閭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歎虎爭龍戰興替無常縱臆篋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請刑於椒壺蓋迫陰謀馬昭拒命於凌雲窘于見討誠知醜迹得以為詞而全忠所行止於殘忍况自岐遷洛天下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汴卒冕旒如寄纖芥為疑迎鑿未及於崇朝血刃已聞於塗地立嗣君於南面斃母后於中闈黃門與禁旅皆殲宗室及衣冠皆殄復又盜鐘掩耳嫁禍于人何九六之數窮偶天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心傷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揖讓之令有類山陽而陵逼之權過逾侯景人道覆薄陰隲難徵然以此終如何延永

### 昭帝哀帝

宋南宮靖一

僖宗既崩宦人楊復恭立壽王傑是為昭宗天姿明雋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然姦臣擅權藩鎮跋扈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其主為門生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為父母唐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歎哉及其兵交關廷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密詔告難於四方曾無一人赴難悲夫哀帝之時天命已去民心已離迹當時羣臣之所為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議視殿下之孫供奉亦愧死入地矣唐室之亡宜哉

### 昭宗令諸王統兵論

王夫之

藩鎮交橫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尤甚於藩鎮昭宗凝目四注可任之人乃出曹誠等於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衛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琅邪渡



江晉以延矣。康王南避，求以支矣。劉焉、劉表不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羣宗子，使領親兵而任之，卒以陷之，死地至於哭宅呼家，而莫之能救。宗子盡而身隨以弑，國隨以亡。豈天厭李氏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乎？朱邪存勗以異類，徐知誥以不知誰氏之子，孫冒宗支而號召以興，然則李氏之裔，僅有存者，人心未盡忘唐也。而駢死凶刃，至於卒斬，則昭宗實使之然，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任之已晚，而抑非其地也。樹宗子於四方，各有所據，以立基，而即用其人，人皆為用也，則成敗不可知，抑此仆而彼起，劉虞死於燕，劉琮降於楚，而先主可興於蜀，南陽王敗死於隴右，而元帝可興於吳，昭宗不早圖此，而持分崩孤立之日，合聚諸王於孤城，擁烏合之罷民，號令不出於國門，以與封豕長蛇爭生死一敗而殲焉。李氏安得有餘燼哉？蓋至是而欲衆建之方隅，以與王宰相維繫也，難矣。僖宗之自蜀返也，天下雖已割裂，而山南、劍南、河西、嶺南，猶王土也。西川雖為逆奄之黨，而車駕甫旋，人猶知有天子於斯時也。擇諸王之賢者，分領節鎮，收士民練甲兵，以為屏翰，尚莫之能禦也。至於昭宗之世，王建據西川矣，王潮據劍南矣，劉隱據嶺南矣，成、汭、周、岳、鄧處訥先後分有荆南及湖南矣。河西為邠、岐所阻，不能達矣。即欲散置諸王為牧守，以留李氏子孫不絕之系，不可得矣。不予之以兵，則部落拓民間而降於編氓，予之以兵，則召禍不敵而闔室芟夷，時非可為地無足恃，其不如賜姓之夷族，冒宗之庶姓，猶堪以虛號說天潢，而自帝自王也，必矣。讀史者所為覽存勗知誥之稱唐，而重為李氏悲也。

唐昭宗

鄭元慶

唐昭宗當積亂之時，天子徒存其名，克用力匡二難，再存唐室，使信任不疑，則太原之勢常重，而三鎮諸奄猶未敢肆害也。孰意始有圖十六宅之變，韓建藩臣也，而諸王盡殺矣。繼有幽帝少陽院之變，劉季述

奄奴也而晝地數罪矣崔胤召全忠討誅季述而韓全誨又劫帝西幸乘輿復返而全忠又劫帝東遷帝泣謂侍臣曰統千山頭凍散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之數語也聞者悲之

### 唐昭宣帝論

張溥

昭宗之遇弒也當日為帝死者昭儀李漸榮宮人裴貞一耳其他大臣親貴無聞也輝王年幼全忠立之即位柩前不成君禮未幾禪位于梁歐陽修作五代史悲其時人臣之無義特為著唐六臣傳咸稱受禪之日梁王哀冕南面坐金祥殿臣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楊涉張策奉傳國璽薛貽矩趙光逢金寶以次進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廉恥道喪而唐亡矣柳璨說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既而王殷趙殷衡復譖殺璨等死于佞無一為唐死者唐臣既盡而君亦隨之曹州柘棘身遂見弒以十七歲孺子何罪而必欲死之然其時國勢已去身難獨存無論昭宣孀幼不堪礎俎即令德王齒壯梁所畏忌其時得立亦椒殿之續耳欲望子母生全何可得也全忠初弒昭宗猶驚哭投地殺朱友恭氏叔琮以冀塞諍至濟陰之弒則怡然安之篡逆之事始則疑再則固矣當是時或使唐之支屬未盡藩城可圖方絕之緒其猶有賴乎而九曲池一宴昭宗九子先被縊殺又誰為伯升之誅王莽昭烈之哀獻帝哉文宗太和七年李德裕之建議謂元宗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寶建中兵亂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今宜盡去其弊上然之以議除官不決而罷嗚呼令德裕說行天復天祐間全忠滅唐不若是易也

### 唐哀帝

鄭元慶

唐哀帝踐祚止以舊號紀年舉朝狗苟無有敢言之者致全忠恣行無忌將德王九人悉縊殺之投九曲池中復殺裴樞等三十餘人使為濁流殺人如草芥視君如孤豚欲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胡可得哉全忠初弒昭宗佯驚哭自投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濟陰之弒何竟安然為之全忠之罪上通

於天而楊涉身為宰相亟持璽綬詣大梁以視殿下之孫供奉能不愧死耶

建成

宋范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責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也故周公不有天下第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世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故尚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也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建成

宋孫之翰

王者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義舉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為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命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太子也善哉竊王憲

人論

每

卷五十七

人物 唐帝

四

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重俊亂賊論

王夫之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焉韋湊斥之為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謚論之正者也重俊之惡非但蒯瞶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弑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謀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蒯瞶為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韋氏之行弑在重俊死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弑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向闕欲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為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有於嫡母充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劬也無幾非但如蒯瞶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蒯瞶奚容以韋氏三思之罪為之末減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稷之臣廢章討諸天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申生自靖而不得諡為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奚足愍乎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興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戢乎韋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決也

太平公主論

王夫之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曰朕唯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唐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芟夷嚮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闕而不能庇其生母憐而不難置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

也原隰之哀伊誰相惜凋殘已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況其在同氣之親乎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盡然傷心亦詎可決於一旦哉公主之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目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況婦人其蔑視宮闈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以處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尚含惡怒而未發實懷貞以遠州長史遽起不軌之心導其邪而為之結黨俄而遷侍中矣同三品矣為左射平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至忠岑義競起民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袁老庸沓而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宋位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以弭湜義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難倚存之一妹正國法以擯斥之睿宗之心戚而羣姦之計得矣無懷貞湜義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姦在位翟第方涉浦州召命旋還京師其必然之勢矣睿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難與偕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德望之繫人心無勳勞之在社稷流放竄殛旦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宋何憚而不為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辭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賢姦並列而不相妨甯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以宋璟之剛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圖全又何望焉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虛備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為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補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為害不小而能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補謂御史秩卑望重姦宄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權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

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詭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尚者貪權利而無特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反牧守之心故景伯備之言非理之經也命卿賚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為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間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正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為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述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為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繇也則景伯備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吳王恪

宋張唐英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王泰褚遂良諫之以為不可因召長孫無忌房喬李勣等曰我三子一第如此我心無聊賴因投于床抽佩刀欲刺無忌等向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恪無忌切爭而止無忌等慮恪為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嗟乎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為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己之子也為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軌而誅之則宜察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絕爭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

嫡立賢之詐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既立高宗而復欲立吳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

霍王元軌傳論

宋王禹偁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吉為管蔡之行固不足徵也考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為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門偃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其衆仁也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弔祭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閉閣讀書責成於長馬善任使也國令徵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廉隅也噫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者天后之朝皇枝翦滅王雖罹竄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污宮之禍取笑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永王璘論

陸可

論古最不可以成敗論人當詳觀其事勢時世唐元宗以子永王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高適諫不聽續又以適為淮南節度祿山之亂元宗幸蜀中原無主璘以為南方完富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以柱半壁天下未為大悖肅宗即位靈武亦近於乘亂僭竊璘心豈能遽平乃一旦勅璘歸蜀解其四鎮兵權此何說也巨寇未平而先自翦羽翼固宜璘之不奉命也且璘又未嘗僭號而乃使高適來瑒韋陟等圖之何其緩於祿山而急於一第牒下討之是激其反也於璘何尤藩將微功不討巨寇而先問璘坐以反誅寃甚矣況上皇在蜀則璘無反情更不待言乎肅宗以子建甯王英果有才畧猶且殺之何有

於弟總之身行不義悛忍滿腹至於上皇猶遷之南內夫固無人道者也唐史多謬皆以成敗論人不度其勢時世也向使上皇入蜀太子北行之時祿山以輕騎襲之如宋之徽宗不將以永王為中興令主乎

魏王泰之奸論

王夫之

立子以適而適長者不肖必不足以承社稷以此而變故起於宮闈兵刃加於骨肉此人主之所甚難而雖有社稷之臣不能任其議也魏王泰投太宗之懷曰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褚遂良即以此折泰之姦偉矣而唐幾亡於高宗遂良致命以自靖弗能靖國焉故曰人主之甚難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議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聖人規非常之舉非後世所可學也舜立而丹朱安虞賓之位魏王不竄能帖然於高宗之世哉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與泰而不能必泰安於藩服以承事高宗則抑情伸法以制泰事有弗獲已者自投於牀抽刀欲刎嗚呼英武如太宗而欲歛以求死也亦可悲矣哉或曰立嫡長而不能賢擇人以輔之勿憂矣似也太宗之世忠直老臣無有過魏徵者固以師保之任任之矣乃徵嘗為建成之宮僚效既可觀徵以正月卒而承乾以四月反徵即不死固無能改於其德大難興徵為袁淑而已紇干承基之流於徵何憚焉教者君父之反身也非可僅責之師保也光武廢東海立明帝而漢道昌東海亦保其福祿不待竄也光武之為君父者無媿也太宗蹠兄弟之血於宮門早教孫以升木竄逐其所寵愛以拘長孫無忌之請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始授之置吳王恪之賢以陷之死夫亦反身不令故無以殺其終也漢文守藩代北際內亂而無窺覲之心迎立已定猶三讓焉然有司請建太子猶遲久而不定誠慎之也非敢執嫡長以輕天位況太宗之有慙德也乎

臨淄王之誅論

王夫之



臨淄王之誅韋氏

王豪傑之識有闡合於君子之道者此類是也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勿敢

專焉正也信諸心者非逆於理成乎事者不疚於心則君父雖加以尤而不避唯豪傑以心為師而斷之於事夫君子之靖乃心以制義者亦如此而已矣推而至於聖人舜之不告而娶亦如此而已矣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心有不合於理而理無不協於心故豪傑而不可為聖賢者有矣未有無豪傑之識而可為聖賢者也臨淄王曰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然以相王之溫厚柔巽全身於刑殺橫行之日則亦可冀其或然耳且微臨淄之舉事王亦岌岌矣宗楚客葉靜能日謀殺王奉韋氏以奪唐祀韋氏不誅王固不能再全於凶嫗之手臨淄不忍言耳實則謂事不成而王危不舉事而王亦危以必危之勢求全王而使嗣大統勢不兩立徒畏王之優柔而撓成算告則兵不得起甯不告也以安社稷以討亂賊以救王於顛危在此舉矣崔日用業以宗楚客害王之謀告而猶需避不決乎故臨淄之不告孝子之道也即一事一念而言之大舜之不告而娶奚必遠哉是以知臨淄之可與大有為也生於亂亂之世馳逐於聲色狗馬之中而所與遊者王瑀之流故終於濁亂而虧其天彝亦不幸而不奉教於君子乎

太子弘

宋胡寅

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垂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奏請弗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視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弱昏母后專恣尤當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

至一言違忤而見鴆哉

五王

宋歐陽修

五王提衛兵誅孽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下藉以為威何其淺耶覺瑕一啟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五王

張唐英

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羅織其事遠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史周利用巡嶺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崔曄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己死於賓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歎流涕也嗟乎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亂肅清宮闈復子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纔享封爵已陷羅網豈所謂漁於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蓋果於先幾而發使五王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武氏梟三思則豈有後患哉昔漢之竇武晉之張華皆遲疑不斷盡為小人所圖者五王之非辜其亦武華之徒與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弭大難苟徘徊乎寸心猶豫乎末路不能屈伸在我而枉直隨形則五王之禍常依人門戶之間耳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良吏傳亦非也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於嶺表附於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吏傳哉

机上肉

明李東陽

李唐天下猶有主兒欲與韋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為周唐家骨肉皆仇讐周廷酷吏開告密白頭司空反

是實司空不死唐不亡天意豈在廬陵王中興功業回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二凶雖除五王族痛恨當年存机肉

書五王反正中宗後

徐枋

平勃之誅諸呂也無少長皆斬雖朱虛之肺腑不問也為國除亂賊自應殲滅之無遺類此臣子不共戴天之義也平勃知此所以能奠安劉氏二百年之社稷唐五王定大策反正中宗以匡復唐室而但誅二張置諸武於不問何耶諸武皆不共戴天之仇也五王忍與之比肩北面乎此而不誅不但昧於安危之大機并不知君父之大義矣未幾而濁亂宮闈肆毒天下青宮以稱兵非命宮車以燬毒晚駕當是之時唐之宗廟社稷相綴如綫誰為為之皆五王不誅諸武之罪也五王之罪其可贖哉五王暗於機宜其身之誅竄家之破滅不足惜奈唐之九廟社稷何吾於此更有見焉當平勃之誅諸呂也除桀賊之產祿他即無誅而漢已泰山而四維矣何以言之漢高磐石之宗齊楚強藩半天下朱虛東牟備宿衛是時齊兵已宿榮陽諸呂孤雛腐鼠耳故曰即不盡誅無害也然純臣之誼不敢以賊貽君父故平勃必盡殄之若唐神龍之初其勢固懸殊矣武氏移神器於閭閻而以爵位功名縻天下之士以誅殺擊斷攝天下之心唐不血食已二十年中宗之僅存幸耳天下宗藩翦除殆盡二監雖誅而以偽周之餘威斬已絕之唐祚反覆手間耳而武氏尚可遺種於天地間乎語曰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除惡如農夫之去草以見不盡不止也五王豈不知此乎神龍之初凡有知識三尺之童無不知諸武之應誅而五王獨不寤何歟不明君父之大義致唐室再燬其罪浮於功矣而浪語匡復何歟

五王論

趙紹祖

世皆謂討二張為五王之大計不并誅三思為五王之失機而吾以為五王此舉實先不知國賊之所在

而時與事會遂僥倖而成功故不旋踵而遂敗也天下李氏之天下也而武氏竊據之三十年改唐為周  
遷唐七廟夷唐宗室此國賊在武氏矣然而武氏廬陵之母也其勢不可奉子討母則惟有盡夷武氏之  
宗以為唐復仇而況三思之惡之最著者哉且五王豈果以為二張有窺竊神器之志乎昌宗易之二豎  
子耳其倚勢驕橫凌凌士大夫則嬖倖之常態而武氏祇以男妾畜之未嘗如漢成之於董賢有法堯禪  
舜之意也故諸武相繼當國而二張不執執陵盤踞要地而二張無親黨三思謀為太子而二張不為助  
廬政之歸東宮而二張陰有力然則五王舍三思而以二張為事豈能知國賊之所在哉雖然事不可以  
無名而計不可以不密三思通於韋氏使以之為名則廬陵必不從廬陵不從則機洩而事敗故惟有借  
二張以為名使其樂從之不疑而既斬二張即旋以兵收諸武而盡殺之而廬陵不及救也如是則豈獨  
韋氏之禍不作即太平公主之亂亦庶於是弭矣而乃以二凶既誅遂坦然絕無餘事也是直真以國仇  
之為二張而五王之昧昧者豈獨失其機會已耶為五王計者不稟計於廬陵而即以討武氏為名廢逆  
后誅諸武聚宗室大臣援賢王而立之然後以擅兵自罪身歸司敗策之上也名討二張實誅三思中也  
事之既去策之既失辭王不受伏闕力爭以失賊為罪自剴謝國下也而怙功貪封坐受誅夷之慘可為  
傷心要其無識甚矣然則五王之不知武氏之為國賊久矣窺妖白首而身皆臣之其必幾以為周唐一  
也安唐即安周也嗟乎狄公身事女主數十年其義不如其姊而姚崇觀武氏之遷上陽嗚咽流涕而又  
何責於五王也已

歷代人物論海卷五十八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董鳴玉蔡和鐸輯

唐

李密論

王源

嗚呼隋失其政豪傑競起晉陽未興因李密獨雄之時也密奮身亡命出奇制勝據倉粟招徠遠近豪傑景從帶甲數十萬以之定禍亂而成王業直反手之易乃一戰而敗遂以不振抑獨何哉嘗觀荀彧說曹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守敵退足以自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密之失在竭力攻東都不知道形勝為根本所以一敗不可復振也或曰密不從崇孝和西取長安之策固所以自取滅亡乎曰否是時隋兵尚強東都屢敗之餘猶能自守況於自安使密器軍深入攻城不克頓兵挫銳將士思歸隋因其樂而乘之勢必瓦解密之不從未為失策然則為滅計者奈何自古英雄當草昧之際莫不擇其地之便利為吾力所易舉者乘間圖之起而取之皆可資之以成大業非必得關中而後可以有為密當釋東都之圍留裴仁基徐世勳等固守倉城多設疑兵使東都不敢議吾之後而親帥大衆東徇齊地席累勝之威乘將士之銳長驅電掃勢無不克既定齊地除苛政賑饑乏招流亡舉賢才立綱紀務農息兵轉倉之粟以實山東實建德未桀之徒皆已歸附俱厚加撫慰諸使為我用使人心根本既固然後因建德之勢以定幽燕使利盡東海無北顧之憂地廣兵強形便勢利於是而天下可圖矣項羽王莽楚九郡地錯諸侯間無險阨以為固漢得以燒其積粟彭越為遊兵苦楚故百戰百勝終斃於垓下漢高帝數遣其峽而關中晏然無侵擾之虞常轉漕調軍供其困乏於是屢敗屢振黎陽洛口雖有積粟乃四戰之不可以守齊地負山阻海北接燕趙南控江淮利則進取不利則地可以

退守使密據燕齊之地內修政事外觀特變唐兵未起則乘間以併江淮招撫社伏威與之分兵定吳越而圍梁楚唐兵既起則陽與交好而乘虛襲晉陽連結梁師都薛舉使連兵以擾關中唐固不能舍長安而東顧然後大舉以平東都觀兵峭逼則長安危下甲南陽則江陵震天下縱有未一有不得微而定者哉或曰王世充悉衆擊密使密不惑於諸將之議乘城固守以老其師簡精銳逼東都牽其勢則世充可禽東都可下又何有於敗亡之禍乎曰不然而密雖得東都終無濟大事何者洛陽四面受敵無異於魯洛諸城密得之亦亡不得亦亡直時月之間耳嗟乎知者過時而不惑勇者見利而不失直難遇之時見可乘之利而因循坐失雖以蓋世之雄終不能不受制於人也英雄之主其鑒楚魏所以亡思漢唐所以得也哉

李密論

趙紹祖

李密者特書生之斤斤自好者耳譽之則喜輕之則怒而史顧以之冠羣雄謂密豈足以當此哉方密之為元惑策曰鼓行入薊直扼其喉上也徑行勿留西入長安中也及其得志而柴孝和所說即其中策而密不能用徐鴻客勸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此最為上策而密又不能用使頓兵於東都城下連戰數十自出於策之下而得苟延歲月不致如元惑之速亡者與元惑之時異也密之頓兵於東都也以高祖之舉之也更遣蕭瑀如用密而密果為高祖用世充潛賂邳元陰請交易而密許焉則為世充用元文都拔密行臺使拒化及直欲兼取之而密不辭則且為文都用密之將豈有過於徐世勳者而密以累規其違遂出之不用而用邳元真豈不以世勳輕之而元真阿之哉且密尚得為隋之臣子者孰子嬰於咸陽眉高丰於牧野此何等語乃喜文都人輔之餌慕文都伊霍之語而欲身入朝東都也使王世充不汲汲於剪脣羽翼遂殺文都而少遲緩之則密之首早懸於東都城下而豈待於桃林邗公峴下之傳首長安

哉勝敗常事也古未有百戰百勝而不敗者密雖敗於偃師而王伯當在金鄴徐世勳在黎陽張善相在襄城李育德在武陟山東連城數百未動也密不西則雄信叔寶知節士信曉勇之將不歸於世充也而一敗不復自振乃決計入關而不顧者尚心存於高祖之見推一書也噫唐果推密則必殺密唐不推密則入長安一匹夫耳此未禁之所知而密不知而傾欣欣然自喜於唐迎勞者之冠蓋相望矚然心計於唐豈不以台司處我而豈知唐處心積慮必欲殺密且必速殺之耶夫唐未嘗不以高爵厚祿糜靡雄者李執封涼王杜伏威封楚王又封吳王羅藝封燕王高開道封北平王至劉季直亦封彭城王胡大恩亦封定襄王世勳密之一將耳且欲封其父蓋為濟陰王何獨於密而有靳也彼豈果有愛諸人特以時之未至姑以爵爵糜馬而密則已自投禁籠中得以執而殺之故輕之也而爵以光祿以激其悔縱之使行以連其魂猶懼其未而殺之無名也隨而召之以疑其心而使之決反而密死矣若密者其正大不及竇建德其陰狡不及王世充其悍擊攻戰不及薛舉劉黑闥其識時知機又不及杜伏威而區區較量於光祿台司之間真書生之見哉

李密

劉向

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光祿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為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始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趨黎陽任世勳為將臣信魏徵為謀王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義兵終則甘心為降虜其為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為臣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足揚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為王之爪牙委之羸圯卒為謀主覆族之禍

其宜也哉

李密

宋范祖禹

晉文公諱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圖洛邑高祖乘虛席捲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舉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危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欲自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舉義兵而勳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此為非太宗劉文静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可已而不可已者也

李密

元尹起莘

世或謂密以項羽先需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猾賊然志在滅秦無復回貳密起兵不為不早乃與東都逃為勝負其非利比明甚且密前移檄州郡數揚帝十罪至是乃反降隋何哉密之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李密論

王夫之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酈元真單雄信函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善更始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為奇計鄙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取物而能釋其疑忌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能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而疑忌之心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闢其捷而無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一無可恃之勢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既已欲強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



而君臣之義永絕。乃宇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維陽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已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受太尉尚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殛之於牧野者也。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弒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之視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為。尚誰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為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免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坐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蓋其所為。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掩其羞。豈有他哉。無恆而已矣。

唐待李密論

王夫之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主其心。由心而生言。心之不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害淺。繇言而成事。繇事而心益以移。則言為貞邪之始。幾而必成。言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為可為而為之。未有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正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戒也。李密之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俱嘗北面事之。未嘗如稽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讐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掩耳盜鈴。不足以欺天下。而令必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任祖君彥。怨懟之私。昌言之曰。陸高卒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嗚呼。密與唐之興喪。自此決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為紂。而脫代王侗為懷靈而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作。而後人無可如何矣。人無可如何。鬼神之不赦矣。故必聖人欲正人心。而正者。人之言必舍之口。不能言之。則害止於心。心舍

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口之遠言之。則還以增益其未至之德。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止。言之有忤。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謀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尚或祐之心敬於理。言叛於心。可言則言。以搖動天下於葦蕪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滿於天下。而天之極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果有忘隋之沈悃也。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族。而不寶之。其享有天下。而李密授首於函谷。言不可逞。天不可欺。不亦信矣。

唐殺李密論

王夫子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說重為輕。說輕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而予之以。適如其數。輕也。而適如其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感。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也。李密棄土釋兵。擁一萬人以降唐。密之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北有建德。東有世充。世充獨開關來歸。為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為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密之狼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變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眾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為輕。而又若重。審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閒沈之文吏。而司飲食之褻事。使執臣節於殿。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狠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指。適如其指。顧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間。嗚呼。此大有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是而密無可怙之恩。抑無可諶言之怨。詐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劉繼元之在宋。宋而不至。如蘇布彭越。蘇布彭越之疽醜以傷息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狠者無狠也。至詐者

鯨布彭越之組。臨以傷惠也。害之不然。自趨於死。而一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狠者無狠也。甚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為者。不足以與於斯。

唐用突厥論

王夫之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謀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吳丹以篡奪。割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元。乃至宋人資女直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既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為劉武周。用以襲乙於項背。可與劉文静言者也。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遙以震驚乎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静言者也。乃所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入。瀛中國。以強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鞘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上隴。以擊薛仁果。出關以平王世充。皆不用也。則高祖疏於謀。而豈不憂後患者。然而機一發而不可止。則大有為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盈。而可不畏也。勿恃謀已密。而可不虞也。勿恃用之者淺。而禍不足以深。以矢之發也。脫於殺者毫末。而相去以尋丈。三峽之漩。投以勺米。而不息。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相習而用之。其無慎重而貪其成功。又無容辭千古禍媒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與一二庸人言也。

屈突通論

張來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恃。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卒之

報其仇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封德彝策突厥論

王夫之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擁衆十五萬寇并州。鄭元璠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者國相時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為之屈權，一失而不可復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挑，機有可乘，唐安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屢挫於劉黑闥，而無閉縮之心。則與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起以並爭，而拙藏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神符蕭瑀之功必成，而鄭元璠之說必離矣。夫口者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犬繫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靡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為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說，而和者之說益固。然後墜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妨於飛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夫口口者詐之而不為，不信乘之而不為，不義者也。期於遠其害而已矣。

一王世充竇建德

宋竇陽修

煬帝失德，天醜其為，生人顛率，郡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歟。夫孽氣腥熅，所以亡隋室，而建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殛，乃就於夷宜哉。

救王世充論

王夫之

薛仁果蕭銑實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主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守守東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場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諸己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果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魁以復之積習也建德仁果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里克寧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賈近之臣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本為國之柱石尤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蒙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且人主與之相邇賢奸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弗明防之弗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臣如蕭銑無賴細民如建德如仁果始於掠奪攫窮民而噬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廣葉榮博飲之徒苟可為而無不可為人君居高位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誅決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夫道有以致之而瑩穴一穿金堤不保祈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為履粗棘矜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其徜徉則人何憚而不殺越平人以希富貴况當初定之天下衆志未寘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後權臣之篡者成而為曹魏六朝未成而敗為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佹成而速敗為桓元侯景乃及隋之亡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迨延之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暗主相承刑政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主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為功於國而逼奪孤幼則不待正銑鉞於世充而無有驅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賞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賢賢以

池張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孰仁果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機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實建德

宋張唐英

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高之生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厚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真少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為世充之援若救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郡盜擾攘蜂結蟻聚凡得忠良之士率皆屠滅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中之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而卒保其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父之恩全於忠孝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定罪世勣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於其後劉黑闥之徒以誅建德為戒連衡復叛擁眾不降八月之中盡復建德故地兵連禍結者復數年此由失於建德而致耳故曰彎弓之為難安而躡武之眾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劉文靜裴寂

宋張唐英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恥之若劉文靜裴寂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為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甯止傾遇既以不厚爵位又復不崇以妄吉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竭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私益階之宮人密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脇寂故

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業智識皆不遠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善裝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形之於言故譬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房元齡杜如晦

宋歐陽修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懷羣盜天下已平用元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凋弛而能興仆植優德號今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明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之跡殆不可見何哉唐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效美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貪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元齡許舉及帝所親歎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干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昌璫是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房杜不言功論

范浚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方輔英主平禍亂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為哉痛主人之荼毒為之拯救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元齡杜如晦力為多然二人終不言功為其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也竊嘗言之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黠巨姦揭竿蠶而起四海之內鞠為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剪除羣孽為萬人請命於上帝不踰十年遂定天下稽其鼎盛雅馘老生俘果密虜充實東取河洛西舉汧隴南威荆蠻北走獯鬻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圖者蓋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為燉煌公時即收元齡自為秦王即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奇謀秘畫陳之多矣繩違正誅亦已數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

以算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辨數。以希高壽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搗鍊。賤抑。痛自  
退避。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為吾君之德也。吾君不作。我  
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吾君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眾材之所資也。實為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  
何為哉。是雖稱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  
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吾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  
人有功而不言。意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功者之所為也。使二人者。攘袂用力。區區  
以功名為務。亦何能不言耶。抑嘗聞之。薛萬均。盧祖尚。李君羨。輩。太宗俱有受功封爵。然而萬均坐清  
清宮。不謹下獄。憤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羨。以謠讖見忌。下詔誅之。是皆非辜。小者不獲保全。  
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對避恭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懌。而深譴之。且有韓彭夷戮。非漢祖之  
愆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閻門。稱疾。長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齡如晦之  
言功。其亦覆車之蓋耶。嗚呼。拔劍。謹言。攘袂。指畫。競占豐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欲明退避之義。  
其於房杜。蓋亦少懷仰哉。

高宗

房遺愛之獄論

王夫之

房遺愛。狂悖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荆王元軌。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  
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為元勳。使其存也。武氏尚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  
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蓋亦衛高宗而使安其位。爾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  
無忌之惡也。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王。絀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國也。則如光武之立



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宗為嫡子而分不可紊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謀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泌宋仁宗之於韓琦資其識以成斷唯無忌者寧高宗之元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稚奴弱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事既不果無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畏恪忌恪之怨已而欲勸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夾輔之親賢而已以先后已謝之感靈不能敵房惟之親寵終亦必亡者皆其所情焉不顧者矣太宗一言之失則非其人而不保其愛子不永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豈徒君臣父不密且夫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為擊固之固太宗不容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愆發其隱而無忌之志愈惜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之高宗義之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之權也無忌之固請立高宗情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愆後而太宗不灼見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諸公受顧命輔國政不能止無忌之義且道宗之竄公實與謀豈亦挾私以剪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誣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微緒公未易任其無患恪且死焉無忌而不及公則謂公之陷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

鄭善果非正人論

王禹偁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子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夫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苟免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先肯構之孝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裕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職然爾及隋祚陵夷江都弒逆受宇文化及之命荷民部尚書之封率負邦家辱汚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耶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致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耶雖復數郡布條悉稱良吏蓋在氏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焉子謂賢母之說則軒親孟母不足論也正人之

與不亦盛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耶。

王珪魏徵

宋范祖禹

齊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讐桓公，而得以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君，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王珪魏徵

元尹起莘

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者也。非食太子之祿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退。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殺之失。成或高祖殺之，更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讎太宗，亦不當讎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而已。斯事係臣之大節，不得不辨。

王珪魏徵

明王 莘

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于死與否也。夫唐之有天下，果誰為之乎？高祖蓋念不及此也。建成元吉，又非有尺寸之功也。是太宗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時之可利而利之已。

耳彼其極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經營乎天下大業甫定而持以效之傲狠之狂兄此周武王漢高帝之所不為也而可以足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繼為宮殿宜旦夕沃太子以孝弟而開陳天命人心之所在果力能回建成之心則使之退守藩服而請世民為天子不能則告建成而去之未為失也知不出此而惟拳拳以早殺秦王為事吁王魏之心亦悖矣世豈有敵弟而奪之功而可長立天地者耶太宗誠死之則高祖建成寔能晏然生高唐之富貴否耶此其為計甚疏而害理傷教則已甚矣惟其如此建成元吉同惡相濟護毀百端夫彼有忌我之形則我有疑彼之意此固中人之所不免也故以義而論則太宗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之無兄乃王魏之交構於其間而激其勢至此也然則唐之禍非王魏為之而誰乎使王魏而誠勸建成以孝弟而彼之堅僻終不可化也則高祖在上事建成可也事太宗亦可也而安在其必死也惟不道之孝弟而徒啟其殘賊之心則雖臨難不避視死如歸君子終亦不得而辭其責也夫時平則先賴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之通義也唐之天下非秦王之天下乎而淵乃持狐疑不斷之心為含糊苟且之計建成元吉請殺世民則聽之世民告二子淫亂不法則聽之身為君父而不能別白諸子之功罪視三子若勁敵然而不敢置可否其間恣其胥戕胥賊而天下大器仍以屠戮勝者為定則是除暴救民之功不足以當天下之利而卒踐天子位者乃誅鋤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敗倫之禍倡於王魏而成於高祖欲後世子孫守禮法難矣無怪一再傳而有承乾魏奉之變也悲夫悲夫

王魏

明邵寶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善於義然與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

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君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忽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弑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其為傅者乎王魏於此盡力殺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泉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嗚乎可

## 魏徵王珪論

王夫之

魏徵王珪必死於建成之難乎曰未見其可也事太宗而效忠焉有以異於管仲之相桓公乎曰有異焉而未為殊異也傳曰食焉不辭其難非至論也君子之身天植之親主之生死者名義之所維性情之所主而僅以殉食乎君臣之義生於性者也性不隨物以遷君一而已猶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齊之臣齊侯其君也徵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于糾齊侯命之徵珪之高祖命事太子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義之所承君一而已即以食論仲食齊侯之食徵珪食高祖之食子糾建成弗與焉而况君子之死必不以食殉乎故無知者齊襄之賊管仲不共戴天之讎也使唐高而蒙篡弑之禍徵珪有死有亡而必不可一日立於其地子糾建成君臣之分未定吳足為之死耶為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焉晉為君之子也

或廢或立君主之當國之大臣引經衷道以裁之為宮僚者不得以所事者為適主而隨之以義建成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君命我以事倏則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則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嘗以荀息之任任徵與珪使以死非世民也則建成死高祖立世民為太子非敵國也非君讎也改而事之無傷乎義無損乎仁奚為其不可哉然則徵珪之有異於管仲者何也履公弑糾與小白出亡於外入而討賊不幸而兄弟爭仲之所不謀也子糾賊仲囚於高桓公釋之而使相仲未嘗就公求免以自試也建成世民之含毒以爭久矣知其必有蹀血宮門之慘不能弭止其惡抑不能辭宮僚以去之欲徵幸以觀變二子之志偷矣太子死遽即秦王而請見尤義之所不許也斯則其不可與管仲均者也夫魏徵起於羣盜之中幸自拔以歸唐功名之士耳介於石不終日而後可以知幾亦烏足以及此哉

王珪魏徵論

俞霖世

建成之亂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賊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為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道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為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成功不居之說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太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蹈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以一死塞責

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為正也且仲與微不同周室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微不過隨事納忠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微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況其不如仲乎微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歡然身死未幾譴問乘之豈太宗於此恕不明哉亦其含義取主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世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既周死而楊存反為世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微為之作俑也嗟乎明主賢臣者知雖以管仲之功魏微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國家者其所為尤不可不慎哉

王珪魏論

刀已

唐王珪魏徵事太宗尤儒責之尹氏曰王魏委質高祖非委質建成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建成之祿也家無二主尊無二王臣其父則不復臣其子彼安得為建成死乎噫此論出程范諸儒之言可盡廢矣然則王魏無罪乎曰惡得無罪王魏之罪不在事太宗而在事建成何也天下事惟義所在亮舍其子丹未而立舜舜舍其子商均而立禹惟其賢不惟其親建成不肖是未均之類也太宗賢是舜禹之徒也且均出竇太后當日化家為國豈高祖夢想所及乎首建義旗濶平海內尺土一民皆太宗心也古之有天下者父傳諸子唐之有天下也子奉諸父若以堯舜公天下之心言之天下為武德何若為貞觀高祖倦於勤且當受終稱太上使萬方早覩三代之治而況建成乎建成之嗣位東宮也高祖未聞博謀羣臣舉朝亦有力爭之者其時社稷之計亦甚矣使王魏王見及此雖高祖有命當力辭之而不可則亦有二策焉一稱引奉伯暨東海王疆曰天下重器也欲勝厥任談何容易秦王功德建隆海內歸心盡力請而去娛志

一方稱尊而面使彼當其勞而我享其逸不亦善乎。一則歌君陳永棠棣曰天下者。秦王之天下也。秦王不有而歸諸殿下。其恩豈獨兄弟乎。况大難甫平。百責攸萃。今日之事。非秦王不可。願同起臥。共憂喜。異日垂拱受成。若周武之任公旦。宋襄之任子魚。則同氣相倚。如左右手。太子之位安於磐石矣。兩者皆不見聽。則太子不可復訓誨。貶幾而作。不俟終日。安能久辱東宮乎。昔漢二疏。見太子懦弱。請老歸休。至今以為美談。况蕭牆之禍。近在旦夕。尚復貪戀官爵。昧於一行。非太宗不念舊惡。則兩公者。豈有全理乎。然兩公亦自有間。史稱珪以不能輔導太子流為州。則珪為朝廷罪人。與太子義絕矣。非若傲之左右詳密也。既而內難作。大位定。改事新君。則又吾君之子。胡不可者。惟是被召日。即以前日之溺職為辭。俟太宗請於高祖而再命之。然後就列。則始終無愧矣。若傲勸太子早除秦王。不幾病狂喪心矣乎。彼以秦王為何如人哉。六朝之季。亂賊迭興。篡殺踵接。生民塗炭。於茲極矣。天生聖明。撥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方以為斯世斯民之大幸。而乃私其所事。欲得而甘心焉。夫保護未均。謀賊奔為。四克所不為。而傲顧為之也。何也。且傲非獨不仁於太宗也。職司輔導。無能變和兄弟。杜贊消萌。是上負高祖也。建成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若諭以天性不再。背德不祥。未必不見聽。而乃首倡邪謀。彼復何所忌憚也。豈斃人而適以自斃。則建成非太宗殺之。傲殺之也。是中負太子也。太子之惡。元吉實成之。方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使傲計得行。唐不血食矣。傲欲宴然立於其朝。得乎。其為身謀。又何拙也。是自負也。包藏禍心。坐致臨湖之變。不能自斃。無狀。泥首請罪。而猶強顏曰。使先太子早從傲言。必無今日之禍。亦可謂歸過遂非之甚者矣。與楊素大言。俸免。隋文之戮。何以異。聞道家多陰謀。豈傲嘗寄迹黃冠中。故迷謬至此耶。傲之前後。益兩截人耳。由前觀之。則惡而忍。由後觀之。則忠而直。功罪各不相掩可也。王珪視之。有間矣。在珪立朝。事業不及傲。而後之尚論者。必曰王魏。不曰魏王。或亦以此哉。

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亦易見也。所以格之者。天理民彝之顯道。人皆與知。亦易能也。然而斷之於大人者。獨得而諫諍之臣不足與焉。於魏徵馬周見之矣。君心無過而過在事。則德不足。而言有常。下逮於工。藝而言無不窺。若夫心則與心相取者也。心之有非。必厚自匿。而求以勝物。違言者其言是也。其人非也。其人雖無大非。而心不能自信。於是則匿非求勝者。將曰。旁觀言之。吾亦能為此言。試以此言於汝。汝固不受也。言還其言。而心仍其心。交相誦。而祇益怨惡足矣。如能隱忍以弗怨惡足矣。美望格哉。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溫清視膳。處之卑湫之大宮。而自如九成宮以避暑。嫁其女長樂王公。救資送倍倍於長公。如此豈事之失哉。其潛不知恤者。仁孝忘於心也。馬周言之。魏徵言之。皆開陳天理民彝之顯。教以思動其惻怛也。乃周言不聽。決駕以去。於徵之言。則入謀之長孫皇后。而後勉從。使后而如獨孤武韋也。徵其死矣。人自有父子。人自有兄弟。一念之藏。忽焉不覺。直辭以救之。以自觀其親。豈難知而難從。難從者乎。而二子者。君所信受者也。卒不能得此於君。則其故可思矣。徵之起也。於奪盜之中。事奪密得。而去之事。隱太子而去之。周則挾策干主。解於才。而未聞其修能之自潔者也。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於不容己之媿疾。奚可得哉。夫大人者。苟以其言格君心之隱惡。賢主樂之。中主媿之。庸主弗敢侮之。何至以太宗之可與言。而斥為田舍翁耶。不幸而遇暴主以殺身。亦比干之自靖。自獻於先王。而非勝口說以聽凶人之玩弄。豈易言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己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人君之盡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者。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適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樂者。其又何以泰然。



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為之士而猶懷不盡之歎以公論嘗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稍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辨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問之論則為可厭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隱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為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為之泣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所為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元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為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共盡其勞而征代之責靖實主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天下之才而珪一二辨數皆足以盡其才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為權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恕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為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

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是以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為故舊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立論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天選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王珪論

戴良

諫君有道者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瑗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氏之際遂良為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氏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猶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无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魏徵諫遣使西域市馬論

徐錦華

古聖王不貴異物卻越雉訓旅焚弗以珍禽奇獸騷動遠方為主德累後王履盛滿而縱欲遠忘玩物喪

志之戒卒能格其非心朝廷無過舉戎狄不因而生事端賴直言敢諫之大臣太宗以馬上得天下猶思  
征討四夷恢廓無外之規模習射禁庭勿忘武備常恐髀肉復生不得大展遠略此西域市馬所由遣使  
馮鳴唃雄心未已戰事將興貞觀之治漸不克終徵於此惡得而弗諫昔漢武帝為張騫所惑通西南夷  
以求名馬興師伐大宛耗敝中邦僅得汗血數十匹先武鑿前事西域請都護閉關不從海內晏然則  
徵之入諫欲上戒武帝之窮蹙法先武之懷柔今夫四牡皇華之選良不易已天子遣一介行李赴蠻荒  
不測之虜西域三十六國聲教所不通萬一抗拒明詔如貳師城匿善馬持千金而勿與甚則憑恃險遠  
如郁成王遮漢使攻而奪之幣不獲生入玉門闕委君命於草莽必至上干宸怒重為四方觀笑或者謂  
天威震於殊俗一旦使節遙臨吐蕃回紇新羅之屬必將歡迎舞踊望風而聽命獨不見林邑獻火珠表  
詞不順彼小侯輸忱獻貢猶藉端相嘗試我若求之設以薄細故招其狎侮其辱國為己甚或又謂高昌  
既既許通市神駿產自氐羗以有易無何傷國體奚必上疏力爭然而來於邊疆探縱之權在我往市於  
於絕域予奪之權在人故虜使可來天使不可往况其時罔政事修邠岐開置八坊馬逸至七十餘萬其  
供諸太僕者豈無驕驄駉騊備法駕馳驅輦蓮足增天駟之光何庸萬里長行取諸外廐而蓄諸內廐耶  
於是歎鄭公一言無異祭公賦祈招而止穆王之肆心也

魏徵

唐白居易

或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  
業至大也漸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釋也先之則太過  
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先之則不  
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啟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

變理之事。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愚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穢。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大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盛德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心漸澆。詭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徵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附。太宗曰。惜哉。不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敢於漸之明效也。

魏徵

明王世貞

自程叔子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糾來奔。預註曰。子糾。小白庶兄也。太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為兄。何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傅子糾。與小白戰。以競齊。不勝而死。之何辭。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姬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傅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宮臣則不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為他宮。或下移。而為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動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安身而已。玄武門之喋血。玄成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釣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與玄成。俱不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為

第十批

祕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死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魏徵

明邵寶

君子之事君也以其身許其君而已矣無自便之道也徵之在太宗朝其正言諫論無下數十萬餘言史氏稱為三代遺直卒得銘動金石繪形凌烟人臣之盛軌哉要不免有自便之私心者而不覺其已盡露于願為良臣毋為忠臣之一言也何也夫徵之初則隱太子之幕賓也方高祖之託太子於徵將不有如如奚齊之託荀息者乎息之對獻公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徵在當時豈必無一語許高祖者玄武之變儲君殪焉雖馮立以一騎君之微且嘆曰主賴其寵死不共難何以見士大夫也而徵則則恬然當之今日為東宮之洗馬明日為西宮之諫議矣夫荀息以其身許奚齊而卒從奚齊之死而魏魏徵以其身許建成而卒逃建成之難徵果何心哉嗚呼此固其願為良臣之心也自徵之心推之惟其其願為太宗之良臣所以不願為建成之忠臣自君子之論正之惟其不得為建成之忠臣所以不得為太宗之良臣嗚呼以臣許君之義徵固未之思乎苟得起徵于九原吾當以是問之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明邵寶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駭駭乎奪適矣褚遂良言之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為示太子重也子曰太宗此舉果足以重承乾耶抑乃所以輕之耶謂其輕之則舉朝廷之股肱為儲副之羽翼尊儲副猶尊朝廷也不可謂輕矣謂其重之則吾嘗反覆乎先朝之遺事究竟乎玄成之平昔而未見其足以重太子也何則今日貞觀之魏徵即前日武德之魏徵也今日東宮之承乾猶前日東宮之建成也而今日承乾之太師即前日建成之洗馬也太宗即忘疇昔之事乎一時鶴禁之才動稱王魏而其所為教太子

者不過巧結嬪妃排陷同氣而已矣不聞有藥石之規也臨河之變元良授首馮立一騎士之微猶然死難而微則毫無慘容也召之來則來官之諫議則諫議視建成之死如犬馬耳古所謂死綏死制者固然耶太宗何取而用之也昔人有言武帝使江充按太子而忘其欺趙之事子亦曰太宗使魏徵傅太子而忘其敗建成之事何其智之昏也蓋太宗之心牽於兩愛而介於奪適不奪適之間故其所處二子者而往往大謬其於承乾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庫物惟其所用而莫之會也教養也宮室惟其所治而莫之節也教僭也鄭衛惟其所好宦官惟其所寵而莫之禁也刺客惟其所養羗戎惟其所見而莫之詰也教亂也乃至刺志寤朴玄素而上若不聞焉即高祖之於建成未嘗縱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之重不能固其監撫之位矣其於秦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制三公見王而降乘是欲賜秦王警蹕意也命秦招賓客修拈地志是令秦府設弘文館置瀛洲學士意也一則曰我若縱秦豈不能屈辱公等一則曰倘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若主乎嗚呼斯何言也豈非明教以窺伺覲覲哉即高祖之于元吉亦不縱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承乾重不能縱秦傾危之習矣况今之所以重承乾者即昔之所以敗建成者乎太宗之以徵示承乾也若將曰徵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佚乎吾恐承乾見之而懼曰上以我為隱太子耶胡然以彼之洗馬為我之太師也吾知不免於喋血之禍矣太宗之以徵示秦也若將曰彼輔之羽翊已成如漢高之語戚姬乎吾恐秦聞之而喜曰上以輔建成者而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矣而果誰當繼上者自太師之命下而承乾之心益以懼秦之心益以喜秦之謀兄也益以急承乾之謀父也亦益以急鸞積乎庭闈變生於骨肉則此命實有以速之也烏在其為重承乾耶太宗而欲重承乾者必若何而可後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忌乎然此兩公者徒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改承乾之德徒能弭秦之窺伺於一時亦不能弭天下之怨怒於後日其去徵幾何雖然堯舜之聖不能使其子不朱

第二批

均堯舜惟能通其變以與賢而已矣承乾之不肖何翅未均遂良迂儒也不憂其傾覆社稷而徒憂太子諸王之無定分太宗而知大計者必將密論之曰東宮夫德帥獨不聞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俾不肖基他日無窮之禍吾獨未得夫代之者耳于是虛心一意潛窺默察誰其為懦弱也者誰其為英果也者誰其為窺伺也者誰其為中抑也者知之既明見之既熟一朝而易置焉大事定矣胡為模稜不決坐撫禍機而令後日之紛紛至此也錄其心牽於兩介于樹與易之間故當遂良之請謾無可否徒曰吾為一太師以重之耳不知今日之諫議即為昔日之洗馬其為洗馬精明剛銳之氣未衰猶然無所建明也猶然無所規正也猶然無所調護也太子存則與其榮太子亡則葬其辱如是而已矣豈其既老之年支離困頓而顧能差強人意耶微之聞命而辭也亦諒其不能耶抑亦以隱太子之故而敏於其中耶辭之不得則唯唯而無一譚悠悠以卒年歲太宗曰臥護微亦曰臥護其視承乾之缺失若秦越人之肥瘠耳承乾之廢也微已死矣使其尚在不將又轉而為新儲之太師耶噫太宗惟牽於愛秦也故其寵過承乾又牽愛於承乾也故欲廢而猶不廢憚憚往來莫適為主太師之命聊以杜遂良之口耳遂良而明其計者當道曰陛下以徵重太子也亦不念六月四日之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驚且疑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所為者也奈何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詔羣臣而易之如無意也願分土而封諸侯毋聚京師以希他望太宗未必不悟也惜乎念不及此而聽以一魏徵為太子師將欲重之適以輕之也承乾益懼而謀反秦益驕而謀亂旋至禍亂之紛紛也惜乎太宗之失計而遂良亦無以正之也嗟乎此勿論已吾獨怪世之人猥云王魏不知徵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也珪流舊州久矣不與難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復也以高祖誼與故太子絕矣徵固耳而目之者今日為東宮之洗馬明日為西宮之諫議忍乎不忍乎珪當主徵當死一也由後言之珪能抗師禮於魏王逆折其驕而不敢肆未聞徵所

以匡承乾者。雖有生氣。微如死骨。二也。彼其大節若此。而高祖太宗。目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嗚呼。以創業之朝。再世而前。呈再掩也。有以大。

魏徵折封德彝論

王夫之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流偽。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偉哉。其為通論。已立說者。之悲。真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為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主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冥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前御性惡之說。一傳而為李斯。賊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負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躬閱者矣。唯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懼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堯。倫。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耶。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任狂獠。獠人之異於禽獸者。無幾也。故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况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其父可徵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醜。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為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暴。與紂也。至於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二。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害。姻黨相滅。無歲而無之。蒸報無忌。賄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謠象。蘇共。靡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



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狂逞辯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于澆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駭戾相踵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宣淫長佞而後民爭為盜。唐初略定夙習未除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虛以前茹毛飲血茫然於人道者也。以太宗為君魏徵為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解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為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促而霸統何長。霸之後又將奚若耶。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以養生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腥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為之如暑之望浴也尤易於隋唐之際哉。

魏徵論太宗時

袁枚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直諫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為君子。其心褻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為小人。魏徵之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谷蝗之事靡所不為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故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踏其碑停其子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於於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於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誓珥以質乃免。夫

太宗英主也。果欲殺徽，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許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為獻陵耳。太宗臂鶴，徵奏事過，鶴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設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為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於友者，而竟施於君，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始殺張蘊古，盧崇較望陵臂鶴二事，固執重焉。而徵既無諫草，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即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為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為李密官，為竇建德官，再為建成官，終為太宗官。女之四驥，而以克家稱也。諡之曰貞愍矣。

魏徵勸行仁義論

范浚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役心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子賜聞說，挽乎前儀，秦桀闔奴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昧夫人道，怛怵於剝敵積實，攻闢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朝晏罷，詭謀而建白者，功利是圖，謂拓土為能，臣謂聚財為至計。謀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絕脛洞胸，而不悔。彼其大欲在圖霸，積慮在富強，故雖以孟軻游說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往往柄鑿不偶。度有一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故夫人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太宗致貞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戶闔不閉，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沒矣。惜不令封墓見之。古今識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藝，而勉以君以施化信有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

則德壽言入而莫固微徒有說未免為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貪功勤兵猶未覺逸于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復生言猶不聽况徵其能勸之肯行乎。觀太宗在貞觀時嘗謂侍臣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庶革近代之流弊。又曰。為國之道必無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為國而責治于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繼斯須懈怠去之已遠譬猶政食嘗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徵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效也。或謂文皇文親奚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漸德也。然仁義何常之有背之則為小人臨之則為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仁遠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况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然太宗既假矣胡可疾其始遠終疾之耶。

魏鄭公願為良臣論

范浚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為不道醜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遂震怒。赴湯宵斂。乃有至於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蓋殺身而為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欲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君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君行惡矣。臣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兩無立也。臣主之名兩貽。君子固深恥之。君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寧樂哉。而或至於為忠臣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為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為良臣。將愛身而願於為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為。不願為也。其言雖曰願為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為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為良臣。是俾公為良臣也。

太宗無道則公為忠臣是俾公為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為有道，毋為無道。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蓋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稱異，要皆美號。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為身謀，正為太宗謀耳。公為良臣，則太宗為有道；公為忠臣，則太宗為無道。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君親顯號，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以為太宗謀，而願為良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貶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貞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為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回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救，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為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為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為良臣而已。脂韋塞默，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書魏鄭公傳後

曾 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有忠誠自至，亦得君使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所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知具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館，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夫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掩，是當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諫諍乎。况夫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夫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故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和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事可見也。今高時削而棄之，咸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

屬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也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  
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者  
豈惡乎然則焚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  
是也何則以焚其橐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其常  
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橐之所言其在邪正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  
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會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  
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  
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高士廉無朋黨論

張沙白

貞觀諸臣忠良濟濟未有黨太宗而論羣臣至高士廉獨許其當官無朋黨則其有餘豈不盡有黨哉蓋  
蓋臣下有黨君所最忌而英明之君忌之尤深彼自多其察惟恐下之我欺也然惟人主胸中先有朋黨  
二字而其臣遂借此以相傾不知待下之禮務存至公一有防其立黨之心而黨遂成矣宋仁宗時邪臣  
指范富為黨仁宗罷二人而不深究罷其官者雖乏聽德之聰而不深究者乃黨之所以潛消也乃哲宗  
有意右與豐而黨禍竟不可解然歎仁宗之仁真能保全善類也牛李一黨後與唐始終其所以相軋者  
以人主旅進旅退陰有所左右也唐之君深恨下之有黨而黨日益眾固不如仁宗不問之為高也矣魏  
徵之亮太宗疑為朋黨遂有停婚卜碑之事吾謂面諭羣臣之日已不能不蓄疑於中特至此而始發耳  
明末東林諸賢自謂清流之黨而於異己諸人疾之已甚姦人挺而走險遂入忠賢之幕推為渠帥以敵  
東林天子幼冲惑於偏聽欲勝小人而反為所勝北寺之獄家破於前黃巢之來國亡於後徒使草莽之

士痛哭流涕於無可如何而已嗟乎以唐太宗之仁明貞觀諸臣之公忠猶然見疑若此况君非太宗臣非房杜乃以黨之一字貽國家無窮之禍乎况元黃之戰適丁陽九百六之運為君子者雖慷慨捐軀徒博君子二字垂諸史冊而世不可問矣故自古迄今立黨者在人臣而激成其黨者則在人主為聖主者決不疑臣下之立黨為忠臣者決不立黨以啟人主之疑

徐世勳論

王夫之

徐世勳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為亡賴賊習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為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宵則耀當晝即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信之能為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之此則顯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偽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勳受李密之命過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勳藉戶口馬之數啟密使獻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遂稱曰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之命世勳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偽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以為是可以卓然自命為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為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乎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使任不可以折閹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遽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使為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為信義也盜賊之信義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為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夫

以世勳遺高宗論

王夫之

以利為恩者。見利而無不可為。子之能孝者。必其不以親之田廬為恩者也。臣之能忠者。必其不以君之爵祿為恩者也。友之能信者。必其不以友之車裘為恩者也。懷利以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利盡而去之。若馳利在他人。則棄君親。背然諾。不旋踵矣。此必然之券也。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明君不以利餌其臣。貞士不以利結其友。太宗遠世勳為疊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為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勳之惟利是懷。奪子之間。而相形以成恩怨。其為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長孫無忌之勳戚。可依褚遂良之忠貞。可託也。世勳何能為者。高祖不察。而許為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為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為武氏用。唯世勳之惟利以為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為世勳所窺見。以益啟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疊州。唐惡從而亂哉。

李世勳論

王夫之

李世勳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竇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強其婦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子於其弟。而使怒則搃殺之。顧於其姊病為之煮粥療鬢。而曰姊老勳亦老。雖欲為姊煮粥。其可得乎。藹然天性之言。讀之者猶堪流涕。由此言之。則世勳上陷其父於死。而下欲殺其子與婦。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天下輕率寡謀之士。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己之慈愛。是惟弗發。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惟夫沈鷲果決者。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戚而目已怒。淚未收而兵已操。彘狼則盡捐其廉恥。明知之而必忍之。雖聖人亦不可如之何也。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剛則不恤其君親。柔之雄心復散。彼固自詭為一世之雄也。而豈其然哉。無有時而似忠貞矣。有時

而似孝友矣。非徒似也。利之所不在。則抑無所吝。而用其情也。世勳之於單雄。信割肉可也。為紳而燎鬚。何所吝耶。利無可趨。害無可避。亦何為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以發為仁者之言哉。藉甲兵戶口上李密。而使獻知高祖之不以為己罪也。太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容事未可知。姑為兩說。抑知太宗之不以此為嫌也。年愈老。智愈得。高宗問以羣臣不諫。而曰。所為盡善。無得而諫。知高宗之不以己為佞也。則以黨義府。敬宗。贊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祿。惻隱羞惡。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內動。而力制之。以護其私安忍。者。自忍其心於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恃也。正惡其有一念之仁。而矯拂之也。夫且曰。吾豈不知忠孝哉。至於此而不容不置。忠孝於膜外也。為鄙夫。為盜賊。為暴戾。之大逆。皆此而已矣。

李世勳論

陳玉璣

李世勳負先帝之託。憇忠立武后。唐之廟社幾覆。乃以房杜之子為戒。必欲殺其孫敬業。以自保門戶。厥後敬業與弟敬猷起兵討武氏。不克身亡。族殄。世稱世勳有知人之鑒。殊不知敬業倡大義。以掩前愆。世勳可謂有孫敬業。雖至覆宗。而正所以亢宗也。且世勳豈得與房杜比。敬業豈可與房杜之子比。房杜事君以忠。世勳逢君以惡。忠佞殊矣。房杜之子。以臣叛君。以子叛父。世勳之孫。反周而非反唐。忘家而不忘國。順逆殊矣。惜乎天未厭亂。廣陵一舉。不獲伸其志耳。此志伸焉。義旗所指。傳檄而定。方將廓清宮禁。復窺竊之神器。返蒙塵之乘輿。於以報高祖太宗之靈功。豈出汾陽臨淮下。奈何以成敗論英雄也。譬之火馬。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武壘亦褒姒也。世勳其遺殃而屠火者也。敬業遏之方揚之際。巽益汲。財難熄。燎原其糜爛。而即於敗者。勢也。狄懷英當寢熾之時。將伯呼羣。協力匡救。雖焦頭爛額。而不至棟折榱崩之慮。張柬之崔元暉輩。跋勢雖張。木炷已燼。所以事半功倍。迄於有成者。亦勢也。



要之敬業之奮義則不服審勢而為討檄遙傳而妖狐膽落同於博浪之椎百世下嗚呼有生氣焉若謂子孫忠義不幸而罹禍祇足為祖父累將碌碌無長於閭閻保妻孥衣租食稅老死牖下者便得為承家之令器乎許敬宗附和立后罪不滅世勳曾孫遠守隴陽與慈惠嬰城死節張許之名媲美青史敬宗之有遠世勳之有敬業可見善惡不相蒙而祖父不能漸染其子孫也是故人子事親從治命不從亂命世勳初事李密密既歸唐籍其戶口士馬之數啟密自獻而不肯故主以邀功此世勳之治命也敬業懸念國恩圖復舊主斯為治命之從世勳應事三朝賜國姓位公孤贈形凌煙親承優命至官闈廢立一以一言受邦此世勳之亂命也敬業痛念非非忠匡皇室斯謂亂命之不從不從亂而從治若敬業者不夫為忠臣且不忝為孝孫矣豈得以謀事不成而訾之哉考唐書敬業傳吐蕃陷麟州有蕃將徐舍人自自次業五世孫不忘中國釋數千人還鄉由此言之敬業固未嘗滅族斬祀也

### 李靖李勳

宋歐陽修

唐出其名將曰英衛摧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勅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惑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閹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成輔小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從勳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族屬蠶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塚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不可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授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彼臨機最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傳者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 李靖

宋探之翰

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為李靖為  
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遠於  
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情不敢驕慢則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  
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李靖論

宋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摧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  
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  
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  
無據走前者鬪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便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富之則破弱  
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性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疏號令簡一表裡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雷  
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  
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  
也惟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如太宗問  
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  
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故吾嘗謂諸葛亮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  
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  
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祈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也清室  
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正正其旗堂堂此非正不能然

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丹雫乘冰傳疊而破蕭銑慳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藜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亦常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宜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遲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取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持以正兵挫之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卒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 李勣

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也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狙詐之術也五霸之所不為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降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 李勣

### 宋范祖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遠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肯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于子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覲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

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繼何異於禽獸哉非所以為訓也

### 李勣論

明梅之煥

自古佞人之逢其君蓋亦多術矣君不欲人之違之也則順適其意以迎之而君不欲人之諛之也則又逆折其意以投之據其一節以求其人誠無愧於正人端士苟觀諸其終則未有不自為潰敗者矣李勣初歸唐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李密使自獻之太宗謀誅隱太子問勣勣辭此二事宜有以拂太宗之心而太宗顧以此重勣夫骨肉相殘太宗方自以為古今大惡勣不肯贊成之與夫不以故主所有而恩於新主真古純臣所為人臣之可屬社稷無如勣矣此太宗所深相契慝者曷嘗拂其心哉故使高宗用為僕射親任之及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問勣曰褚遂良顧命大臣固執以為不可事且當尸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用更問外人高宗遂立武氏為后唐以中絕勣一人之身前後之忠義諛諛其相去遠矣然觀其迎合高宗之意如此則前之有當於太宗之意者非勣之忠義亦勣之諛諛也特所遇之主有不同故出之亦異耳霍光在武帝時無所表見惟母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此對雄才大略之主必且心厭之矣然武帝以任所不當意者得之太宗以取所當意者失之故察人之可否而以當吾意為賢鮮有不為人欺者矣

### 李勣論

張鼎

甚矣人之難知也世勣奮跡田間乘時相運觀其爭故主生不邀功死為殮骨義矣守黎陽被陷然卒自拔歸忠矣能明去就立功名以全而殞孝矣忘鬚髮慷慨涕矣為單雄信勾生不得而竟剗肉以殉信矣他如料敵當機拓疆靖虜又其利長耳以唐太宗之神武猶然以才智繼稱之曰英衛比肩詎虛哉而則以至輔嗣皇遠一論其初也通天之辜是在從欲立武才人一事迄今唐宗幾殄如若教毒流區寰皆且數

十年誰定階此勳即峻長三尺無能自解矣雖然太宗亦與有責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世勳之周旋乎鞭弭若干時矣其底裏豈不盡知苟可憑藉為心膂宜即推誠任之何至持兩端既明示以猜嫌而復欲陰收其死力乎亦必亡效矣且彼誠智有餘則奈何以術愚之夫我隆恩於彼即為嗣皇樹恩我修怨於彼即為嗣皇結怨無故而削黜之又未幾無故而超拜之此曾不可以給要犯而謂世勳獨憐然乎上疑其下則生忌下疑其上則生畏忌斯有凜凜不可測之刑誅畏斯有兢兢不必全之顧慮則安得不乘間同便為結交固竊謀耶然則世勳之當先為逢皆太宗遺之也乃世勳亦何利哉能倖福於身而卒終惡於孫彼方笑房杜而不知後人之復笑彼也世勳固從群賊起固宜以賊終也哉



歷代人物論海卷五十九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董鳴玉蔡和鏘輯

唐

劉思立賑飢論

王夫之

賑飢遣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遣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非一邑而生死之命懸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徧而餒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即發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需濡而遠郊不至且府史里胥黨無籍之游民未嘗飢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為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專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都邑以待使者撲拙之民力羸而恤其婦子餓死而不願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環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鬣棄其采椽招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實固未能厭其欲而使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聚而不散失業以相噂沓掠奪興以成乎大亂所必然已夫亦患無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其紳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即以予之旦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采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奠其居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之術也兩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存司之廉能為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乎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權而急逐貪昏救惰之吏天子不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

宋歐陽修

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秦蔭不

從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廟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公謹所以抵牾而決也

尉遲敬德

明馮琦

秦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不疑而用之也吾以為太宗未必賢之而不疑也時當創業之始欲藉以為收天下之術昔晉陽起兵之時江都傳檄之後秦王之臣自文靖裴寂而下無幾也李密之驕建德之橫蕭銑世充之傑分擾而並驅當時之勢如此所恃以託腹心之士不可一日無矣敬德既降而復疑之既疑而復去之是當開創之初而為失人心之首也帝業之不敗者幾希此太宗所之不為也雖然取天下者不有所抑則不能有所伸不有所操則不能有所縱敬德之囚非太宗之心也使敬德而不囚未必為太宗之利也夫驍雄者有難御之氣歸附者有德我之心愛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為我用者信推於既疑之後恩加於既囚之餘太宗之為此非徒有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抑之自我伸之自我操之自我縱之自我而彼皆不得而知焉敬德之資不可謂不悍者使其初不少抑之則道宗之爭不待形於天下既定之後而難使之患未必不見於天下未定之時也噫斯布以九江歸高帝之所悅也猶以踞傲辱之況以降附之將而可遽寵以驕也噫此高帝之所以為智而太宗蓋識此矣

李大亮唐

朱軾

大亮位封疆居職守征伐平定之功不及英衛謨猷弼亮不及房杜王魏馬褚諸公然觀其隨事指陳及臨沒遼東一疏抑亦可以知其器矣蓋太宗用之有不盡其才也大亮讀書識義理嫻書畧修門內行厚于天性激烈尤堪仰企云

按大亮有文武才高祖入關授土門令方歲飢多盜賊大亮招亡撫瘠勸墾田歲大熟開出學盜皆平秦王獎勞之又說蒙帥降及遷安州刺史率兵擊走輔公祏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復出涼州刺史嘗有



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攬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時突厥亡帝欲懷四裔諸部降者輒有重賞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大亮上言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帝納其計後破吐谷渾于蜀渾山進爵為公兼右衛軍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元齡居守元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疾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橐嘆曰吾聞男子不死婦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家無積儲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而已

劉洎

宋歐陽修

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眾為媚嫉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憤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與

劉洎

胡廣

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洩正爾卧疾而譖者觸其諱忌是故雷霆擊不復思維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劉洎之殺論

王夫之

劉洎之殺謂褚公譖之者其為許敬宗之汙誣固已乃使褚公果以洎之言白於太宗亦詎不可哉太宗征高麗留守西京者房元齡也受命輔太子於定州者高士廉張行成高季輔馬周而洎以新進與焉非固為宗臣負伊周之獨任也兵凶戰危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決也太子柔弱固有威福下移之防洎於

受命之日遽亢爽無忌而大言曰大臣有罪臣謹卽行誅然則不幸而太宗不返嗣君在死元齡之項領且懸於洎之鋒刃而況士廉以下乎又況其餘之未嘗受命者乎人臣而欲擅權以移國者必立威以脅衆子罕奪宋公之柄是用術也而曹操之殺孔融司馬懿之殺曹爽王敦之殺周顛戴淵無所稟承猶無擇噓矧洎已先言於當宁挾既請之旨復何所忌以戢其專殺乎魏王泰未死吳王恪物望所歸洎執生殺之權以誅異已欺太子之柔唯其志以逞何求而不得然則伊霍之事洎即不言抑必有其情焉且又惡知洎之狂悖不果是言哉或曰洎謹卽行誅之對剛而戇耳非能有不軌之情也曰所惡於彊臣者唯其很之徒也無所忌而函之心乃可無所忌而矢諸口遂以無所忌而見之事司馬師高澄朱溫李茂貞唯其言之無忌者有以震懾乎人心而天下且詭之曰此英雄之無隱也當其曰謹卽行誅日無天子心無大臣百世而下猶不測其感之所底止而可留之以貽異轍之冲人乎使褚公果勸太宗以殺洎亦忠臣之效也或曰唐處方興之勢而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以開國元臣匡輔王室洎雖狂無能為也曰人之可信以無妄動者唯其慎以言慮以動而已不可言而言之則亦不可為而為之朱泚孤軍無助而走德宗苗傅劉正彥處張浚韓世忠之間而廢宋高皆愚戇而不恤禍福者也藉曰洎為文吏兵柄不屬焉范煜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又孰能保洎之無他乎使伏其辜非過計而淫刑審矣

師旦黜浮薄

明願允成

三代而下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何也曰用人之不古也用人之不古何也錄其華而畧其實也畧其實則君子無以自別於小人錄其華則小人得以借君子之跡而惑我故幸則君子與小人雜然而並進不幸則所得者皆小人而已宜其致治之效雜駁不純而與古不相似也有人焉知夫實之為重而華之為輕也則善之手曰善昔唐太宗時王公瑾張昌齡以文聲於天下王師旦特黜之太宗怪而問其故則

曰吾將以是戒天下之浮薄者其庶幾歟曰幾矣惜乎師旦之未覩其本也本之說何也夫辨天下之事者才也用天下之才者非才也德也才欲洪德欲細才欲高德欲夷才欲疏德欲密才欲圓德欲方才至而德不至於是有粗心躁氣以瀆其體有淺衷薄度以促其用有侈容倖色以累其成是孟氏之所謂盆成括也皋夔伊呂之徒無論已即如周丞相霍博陸鄩汾陽皆販兒武卒跡其椎魯木鈍曾不足以當今之奔走下吏而往往能為國家持大危定大難功業炳耀有後世材臣略士所不敢望者何則其誠心純質足以對於天下也故夫德為重而才為輕德者本也先王之世其教人也以六德以六行其取之也以選舉某也智仁聖義忠和人也則書之某也孝友睦姻任卹人也則書之某也有德行有道藝人也則書之書之乎鄉而貢之乎天府則爵之祿之當是時天下之人莫不爭自砥礪以求當乎上之所使而無速成倖進之人下而至於牧夫游女山農野士亦忠信謹樸可泣可歌而上之人竟得賴其日用收得人之効故夫取人以德者取人之本也後之治天下者曰是不然是可以施之於古而不可以施之於今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也吾取人於行則天下將飾其行以應之高者退而逃名以邀我卑者進而賣名以亂我我欲一一而核之則勢有所不能我欲一一而置之不錄則又有所不可於是更其法而立其所謂法問其所謂法則如設科射策如明經如進士如制舉制科之類是也嗟乎取人於行誠不可謂盡無損矣顧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亦安賴此無用之虛文為哉吾聞言完而行虧聖人之所恥也言偽而行奸聖人之所辟也今也上之所以爵人祿人下之所以用於上而爵祿其身者一切而出於言則天下何為而不從故賢人君子亦不過隨其才之所近以就功名於一時而不知有誠意正心之事其鄙夫小人則惟務習為俳優之語以倖旦夕之富貴而尚安計其他是故論學者莫不諱天人稱性命而不自慚其無能論經濟者莫不嘉禮樂羞刑名而不自顧其中所有議古者莫不尊三皇慕五帝宗周孔管晏而降率置賤

辭而曾不自恥其躬之所為或市井之所不齒其在在上者亦安然而用之而竟一無所問暨其醜蹟彰聞從而黜之則晚矣嗟乎聖人之所恥者後之人所為日夜殫心竭慮以求其工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無赦者後之人所為捐之以爵而不嫌豐之以祿而不吝付之以社稷人民而不惜者也然則天下之趨於浮薄夫豈獨下之過而亦有以教之也教之為浮而望其不趨於浮教之為薄而望其不趨於薄是謂却行而求前教之為浮而欲禁其趨於浮教之為薄而欲禁其趨於薄是謂益新而止沸故師旦之黜公瑾昌齡君子與之而不盡與者以為未覩其本也人有曰上者下之倡也上尚行則下尚行而篤實之風行矣上尚言則下尚言而浮薄之風行矣此理固然不可改也今公瑾之浮薄師旦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為公瑾者不少也昌齡之浮薄師旦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為昌齡者不少也其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黜乎苟不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黜而勸者狹而懲者隘矣且師旦之黜二人也不過黜其文耳藉令天下浮薄之徒相率而飾為論篤以欺我也我寡有以卻之乎豈惟天下即公瑾昌齡者亦一旦飾為論篤以從我也我寡有以卻之乎苟無以卻之是使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為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為非也是使浮薄其言者黜而浮薄其行者未必黜也夫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為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為非則奚補於天下即黜浮薄其言之人而進浮薄其行之人則又奚補於天下故吾以為師旦者無意於黜浮薄則亦已耳有如黜之則無若移之於行有如移之於行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之何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且夫太宗天下之賢君也聽行仁義之一言可謂有三帝四王之意其所措置可謂有三帝四王之遺行之末歲至於斗米而十錢民不蒙戶旅不拾遺蓋得王道之粗而其効如此設舉吾之所謂本者語之則太宗將必躍然以喜設太宗喜其言而行之於天下則必可以變天下之風俗易天下之人心齊天下之道德治效絕臻比於隆古矣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或曰師旦之為此也所以規太

宗耳。太宗以英明定天下，而精意於文，願不能與天下進而之古，如所作晉淵明之贊、機雲之贊、王逸少之贊，無異俳言優語，是浮薄之魁也。以故羣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衣、衛鄭之音、往往家服而人聽，然則師旦之黜，二人乃周公撻伯禽之意，其所謂後生勸慕亂陛下風俗者，乃以陰規太宗耳。夫規太宗者，正其本也。吾又有以責之天下，以君為本，君以心為本，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非而適政，而議猶其末也。而況屑屑於文辭之間乎？故吾以為師旦之意不出於規太宗也，則亦已耳。有如規之則無若移之於本，有如移之於本，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昔孔子之告君也，以九經。孟子之告君也，遠則稱堯舜，近則稱湯武，齊人不言仁義，則譏其不恭，此事君之法也。嗟乎浮薄之習，入人深矣。有如師旦可不曰賢矣哉！治以事君之法，則吾謂之齊人。

李君美

宋王夫之

貞觀中太白頻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李君美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美自稱五娘，以其封邑皆有武字，各合女子之識，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如太宗之聖文神武，駕馭英雄，心腹推於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於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真主也。且昔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得其狀，復謂羣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於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美，耶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美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復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為是也。僕讀書至是，嘆君美之罹罪無辜，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誅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垂君臣之戒。

封倫表矩字文士及

宋歐陽修

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智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盡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封常清論

陳亮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有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益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敵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自恃以為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覺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回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

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傍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遂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策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當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殺之易以哥舒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贏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為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勤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裴矩佞隋忠唐論

顧德薰

君者柁也臣者舟也君者輪也臣者車也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嘗觀古來人臣公忠直諫遇事敢諫者一代不過數十人而其餘多挾詐懷奸迎合帝意備位全身竊位而苟祿果何故歟亦係乎上之納言復諫而已君好直言則臣自為忠矣君惡極諫則臣遂為佞矣裴矩之仕於隋也始則奏西域圖記導場帝遠畧之謀繼則主征高麗之說成煬帝遠畧之志凡其所為見於綱目者事事皆非厥後事唐累有建樹觀諫殺受絹一事雖汲黯之驚直無以加此乍忠乍佞前後判若冰炭豈其天性有所變易乎蓋煬帝喜順惡逆喜諛惡直人臣非將順之則無以保身而避禍矩窺其至隱故迎合上意富貴可圖此其所以

佞也貞觀之初舉朝皆忠正之士太宗從諫如流矩益自知非發直言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故忠於唐也吁君好直言則臣忠君惡直言則臣佞人君其無逞一己之意而窒益廷之口哉雖然此特為裴矩佞於隋忠於唐而言非論之至也裴矩既食隋祿聞帝好遠畧則當危言其不可之故既不能諫又曲意順之隋室之亡實矩之罪隋既亡又含垢忍尤臣事二姓其為人曾不知人間有廉恥事矣厥後雖忠於唐亦因覬覦爵位而然耳非其本心也豈足償其亡國之罪與臣事二姓之辱哉

姚思廉

歐陽修

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英豪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屏主奮然陳大義挫虺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褻駭自卻不敢加無禮于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蘇世長常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歐陽修

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數內諫言而世長等佻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為猶以鯁論期禁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着於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疊弊不能傳太子諒矣

張元素唐

朱軾

魏徵稱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元素諫諍至為徵所許則其賢可知已太宗英主可以理奪承乾不令末如之何今觀其孤忠懇懇正言嶽嶽瀟于死而不悔雖承乾之天終不可回而元素之心固已共諒於天下後世哉



按元素隋末任景城縣戶曹建德亂被執將殺邑人泣代請曰此清白吏因得釋秦王即位召問治道  
元素對以擇臣任事默簡是非帝稱善拜侍御史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宮以備東幸上疏陳五不可甚  
言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彼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帝  
顧房元齡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後若必往雖露坐亦何傷也即詔罷役魏徵聞之曰張公論事有  
回天之力真仁人之言哉令其傅太子承乾承乾好游畷不喜學屢上書諫帝聞擢銀青光祿大夫太  
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皆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益聖德者幾何太子憚其過嚴夜遣人狙  
擊幾死又聞宮中擊鼓聲元素叩閤正言面出其鼓破之然卒不悅最後不得已上書極諫太子怒遣  
刺客伺之及廢例坐除名復授潮州刺史高宗時以老致仕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全祖望

杭君蓋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史不為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  
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  
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郡為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為王世充受命之符  
世充即命仲達與其長史韋節楊績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為國子助  
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已且卧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  
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為何如如果誰得為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  
太宗之世故欲錚錚以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達為其師猶拜伏  
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據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  
芟棄十九今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為書

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為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  
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馬周

歐陽修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  
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佐明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  
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愚謂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  
意有所在孔子所謂異言之者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  
異言之耶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有似乎異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  
亦一天子矣李義甫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貓而不知有朝廷是義甫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為  
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  
此悟也然則既不為異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披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  
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賢為鏡書有之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為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  
帝淫刑黷武沉面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所去  
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致身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  
不預外事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鑑而不以銅為鑑也陛下誠能

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鑑勿昏以欲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長孫無忌

宋范祖禹

高宗意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怒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宋歐陽修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嬖幸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願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抗陽之明卒使牝雞鳴晨祥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球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譬乎

長孫無忌辭封論

王夫之

太宗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而無忌等不願受封足以達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知其適以殄絕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為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與功臣也聖如周公賢如呂召而固不辭其餘非不知內居之安而無不利有其國以傳之亦世何至於無忌等之以免受茅土為幸乎時為之則人安之時所不可為非

貪叨無已懷姦欲叛者固永終知敝而不願也馬周曰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不忍  
毒害見存之百姓寘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稍有職者固聞之而寒心也故夫子之論治參魯論而居其一  
而不及於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邾邠之受爵不登於策城衛遷祀皆不序其功然則當春秋之世固有  
不可復行者矣况後世乎柳宗元之論出泥古者猶競起而與爭勿庸爭也試使之行焉而自信以必行  
否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而公薄之豈強公以茅土邪強人而受之國為天下嗤而已矣惡  
足辯

長孫無忌保太子論

王夫之

長孫無忌曰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佞者之辯也太宗不能折之逮立治而不改唐幾以亡仁恕者君  
德之極致以取天下而有餘況守文乎無忌惡知仁恕哉不明不可以為仁不忠不可以為恕仁者愛之  
理也而其發於情也易以動故在下位而易動於利在上位而易動於欲君子之仁廓然曙於情之貞淫  
而虛以順萬物之理與義相扶而還以相濟故仁陰德也而其用陽若遇物而即發其不忍之情則與啼  
吮眊沫者相取而萬物之死生有所不恤陰德易以陰用而用以陰乃仁之賊此高宗之仁也恕者推己  
以及人仁之牖也以己之欲推之於物難之難者也難之難者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故君子之恕推其  
所不欲以勿施於人而不推其欲以必施以所欲者非從心而不踰矩未可推也然而不欲者亦難言矣  
奪己之聲色臭味而使不集於康固人之所不欲也以此而不欲奪人則屈己之道屈天下之情以求免  
於人之快悒皆可曰恕而以縱女子小人僉壬讒佞者彌甚忠也者發已自盡之謂盡己之所可為盡己  
之所宜為盡己之所不為而弗為而後可以其不欲者推於物而勿施不然人且呼籲以請涕泣以于陳  
其媢狎之私以匍伏而待命女子小人僉壬讒佞未能得志之日方挾此術以怵我而已於義利理欲之

情未定則見為不可拂而徇之以恣其姦邪皆曰是不可欲者勿施焉恕也故仁恕者君子之大德非中人以下所能居之不疑者也竊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不保其世臣殃及子孫禍延宗社長孫無忌惡足以知仁恕哉挾仁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受其罔故曰佞者之辯也太宗明有所困忠有所誣遂無以折佞人之口而使讎其邪此三代以下學不明德不修所以懸絕於聖王之理也

長孫無忌不能去李義府論

王夫之

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為相相者賢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好善不篤惡惡不嚴奚可哉劉公之言何以云邪今繹其語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縱之謂也謂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著而槓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斤為快而不慮其備典以旁出也如是以贊人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為總憲欲按崔呈秀之貪而考覈未速瞋恨先形乃使投權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知明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熟察其凶險之情則不宜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可無述而遽欲謫之於蜀徼抑不能迅發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徼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伸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然則為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持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賴顏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有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函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申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晁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斷以一洩而易窮也劉公之言為萬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長孫無忌論

論

每

卷五十九

人物 唐

戴 良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已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為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為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子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己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寃而以構害元德茂宗親殺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奸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國家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書長孫無忌傳後

汪國

漢明帝以椒房之故雲臺不及馬援唐太宗以椒房之故凌烟特先無忌二君者皆不免於有私而二臣之人品則固若董猶矣無忌之輔太宗初無勞績徒以文德皇后之兄元武門之變得預密謀太宗以私意崇進之故列諸朝臣之右考其事業固不足以廁杜房之末而其罪之大者則在於殺吳王恪夫當承乾與魏泰之交構而並廢也儲貳之位自屬晉王不得以後日武氏之禍追議其失也然而吳王之不得立者天下之公理也其所以不得立而卒置於死者則無忌一人之私心也太宗以私御其臣無忌亦報之以其私而大禍乃及於天下則夫私之果不可以為國也夫嗚呼武氏之禍極矣唐之宗室殲無孑遺其時惟霍王元軌最有賢名然守文而不達變越貞父子雖嘗舉事而庸庸已甚徒足以供武氏之魚肉耳假使吳王尚在必能投袂而起帥先天下糾合宗盟以力扶王室維城之固將於是在武氏雖悍而

易姓革命之舉尚有所憚而不敢為焉是則無忌之殺恪本以去高宗之偏而不知道適以成武氏之患也其為誤國不既大哉雖然無忌不足言也無忌之罪不可勝誅然而開其端者帝也觀其語太子曰女弟既許女矣夫此何等事而可許之自舅乎宜其異日殺其所愛之子而不忘也嗚呼古今時事之變益有不可盡原者矣明帝矯西京之過而退馬氏而梁竇之釁乃接踵而興太宗襲周隋之弊而進無忌而武氏之禍亦轉瞬而作氣數固不足憑而聖人之所恃以無患者亦斷之以無私而已矣漢唐均失而太宗之失為尤甚末流所至夫固宜然吾故揭而書之以附於大易履 霜堅冰之義

褚遂良論

邵長蘅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拯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撓始焉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間蕭淑妃之寵未幾大幸按武氏為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弘生已三年則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舉孰大於是遂良願命大臣當以是時力諫曰臣竊聞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於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損先帝之聖德累陛下初政國人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人謂陛下何如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先帝付托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不聽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為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於內夫內有淑妃之聞

外無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如轉圓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廟遲之五六年後迨立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然後欲以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晚矣吾觀高宗非甚愎諫者常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無故事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願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始於遂良猶有忌憚惜遂良諫之不蚤耳太宗聘鄭仁基女為充華魏徵聞其常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夫汚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孰大小魏徵諫而遂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廟命無忘中金帛之餌囁嚅脂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策后勣躬齋璽緩而遂良特立不回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

褚遂良

石晉劉昫

褚河南上書言事曹叡有維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采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賢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衡軸之地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

李善感

明蔡汝賢

嘗讀周官三百六十篇分職聯事可謂纖悉獨諫諍一職缺而不詳及觀師氏諭王以德保氏訓王以道凡虞箴督誦無非詔王之職然後知三代之時名未始設官未始專而諫之道未始不寓乎其中所以潛孚默奪諭君於道者豈待昌言顯諫為哉故元首股肱之歌勅天時幾之訓鳴於唐虞做畏無虞之說咸有一德之說嗚于夏商丹書之箴敬勝之戒嗚于姬周皆所謂鳳而不見其異也當是時其政闕闕其民



瀟瀟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龜龍翔麟鳳馴離趾之休騶虞茁巢之化鳥鸞既醉之風天下稱盛治者必歸焉唐起晉陽屬精為治宰相議事御史得以輒諫此其致治之本也未幾高宗嗣位以父子而聚應以牝雞而司晨以北風匪鳥且獲柄用三綱淪九法數王道蕩乾坤何等時耶而有鳳鳴于朝陽也嗚呼此固君子所為憤惋而深悲者也帝自麟德以降封禪之議起矣意其初心蓋慕秦皇漢武之為崇數尺之土木以致陳倉之寶雞來王母之青鳥然後快其心耳豈知事之誕漫而不足信乎此善感所以垂視竊笑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斯時依人之鳥折翼矣骨鯁之臣斂翮矣鴻鵠之士翔且集矣舉朝皆傷弓之鳥見曲木猶高飛孰肯一鳴其間哉善感奮起積哀茲鳳鳴之譽所由來也不知吾身獲放言之名天下被卷舌之禍君子其樂乎此耶吾是以深悲善感不得游乎忘言其無樂乎此耶之天而有鳳鳴之譽於天下也吾又悲夫是鳳不翔千仞之上而棲枳棘之所不鳴國家之盛而鳴時事之衰不為舜文之來儀而為高宗之蒞止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其曰寂粟不稔饑殍相望其鳴人之窮乎四夷交侵兵車歲駕其鳴國之否乎恭默思道以禱災譴其鳴天命之難忱乎斯鳴非雖離之鳴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其聲哀以戚而民思憂其音激以烈而國思亂凡有耳者不忍聞矣何高宗聽之不聰哉誠思之將反聚應之恥黜牝雞之禍而北風之鳥搏擊無遺由是樹德以來鳴鳳嗾嗾其聲雖啗啗卷阿不得專美於前矣嗟乎鳴鳳之音反視為鴛鴦之響鳳兮鳳兮不為燕雀之笑者幾希嗚呼君子其樂乎有是鳴哉其無樂乎有是鳴哉自古忠臣義士披龍鱗蹈虎尾聲施天下而國輒亡何也吾以言忤君相政可知矣吾以諫顯天下時可卜矣是故屈平之鳳鳴於楚而楚以亡伍員之鳳鳴於吳而吳以覆上下千載昭然史冊生乎後者可以鑒矣何高宗之昧是哉國雖未亡牝雞之禍亦慘矣嗚呼此鳳鳴朝陽未始不為高宗罪亦未始不為李唐憾也厥後羣英疑結九月梨花梧桐則弗生矣立仗之馬一鳴旋斥

鳳且欲翼而翫光矣林甫以鵠巢受賞即指鹿為馬之故智矣迨羅鉗結網之徒與有兔爰爰雉罹于羅至是欲聞鳴鳳可得乎唐之敗端已決于此說非高宗之所釀哉嗟夫吾於善感有惜焉當時武氏擅權魚休中國曾不聞一鳴以開其迷李勣以願命大臣一言喪邦亦不聞一鳴以摘其姦何說也豈其能鳴于此而不能鳴于彼耶抑豈鳳其名而不鳳其靈耶又安知所謂鳳者非鷓鴣鳥之儔耶故嘗為之說曰有鶴鳴之納誨則飛燕之妖無所容有青蠅之刺諛則抱葉之蟬不難逐惜乎善感不足以與此

李善感諫封禪論

陳廷敬

唐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史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嘗讀歐陽文忠公書有云事柔闇之君言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蓋謂勢之所在雖人主有時而獨輕而進言者必貴攻其所難而後可以反其極重之勢此諫者之則也高宗之世勢不在人主大臣而在中宮方是時言人主大臣則易言後宮則難言其難幸而見從則宗社之福不幸不見用如褚韓輩然後可以與於輕重之數而不媿乎忠諫之名言其易雖舉天下之事櫛比而毛剔之猶無益也何也非其勢之所急也而況其一枝一節之硜硜者哉善感之言既美矣而愚猶以為未盡也當高宗惑溺武后武后竊弄國柄前有言者上官儀後有言者郝處俊若儀處俊者可謂言其所難者矣此兩人所言皆在褚韓死後而史謂二十年無敢有逆意直諫者何與記曰君子表微況儀處俊所建白尤皎皎在人覩記者乎而善感願蒙美名世之畢智竭忠盡力於所事而名不彰顯於世者豈真有幸有不幸耶

張公藝

宋胡寅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惜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啟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

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與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具有警焉耳

又

明鄭賢

張公藝承高宗之問乃不言而書百忍字此其義深而其指微未可謂其朴茂而短於智也夫忍之義有三曰殘忍曰容忍曰強忍殘忍者忍心害理之謂也容忍者含忍不較之說也強忍者即孟子動心忍性之義也公藝之所謂忍者義果何居殘忍不必論矣意者其容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而情疎情疎而乖異起其間強弱異稟賢不肖異類而是非可否日接吾前吾一以含忍待之則強者無所畏而憑陵不肖者無所憚而縱肆男子必至相猶婦人必至相忿荆棘或生於前塔覺孽或起於民養雖同居再世吾見其破壞乖離而不可收拾何九世之能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畜之忍乎蓋人之私意易流私心難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家將何觀禦將何忍故私忍則心公公則事平事平則心服八九世相傳以來而人無異志者率此道也夫忍從刃從心刃加心上其誰能堪之忍豈易言哉方其書百忍以上豈其朴茂醜直而無所寄諷哉高宗朝孽后內嬖心志蠱惑大權去身禍不旋踵公藝之意蓋曰今日朝廷之急務孰有急於忍衽席之愛乎一不能忍則十忍之十不能忍則百忍之必痛割決去有若刃之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可百世也奈漢高能聽新城而軍編素孝武能聽壺關而築望思高宗不能釋公藝而忍斷愛雖有縑帛之賜亦何為哉或曰公藝蓋亦效新城壺關明言以悟主乃書百忍而使之自悟何耶噫公藝何敢言也以高宗之孱弱武后之凶悖藝言一出則后必聞高宗將曰此公藝教我有如上官儀之覆轍也武后將手刃之且九世同誅矣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曰公藝百忍之書其義深而其旨微矣

惜乎至今而人莫之測也

張鎮周論

王夫之

古者士各仕於其國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而羈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聖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其為卿大夫者類以族升則役於相習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農之子恆為農雖有雋才缺望之情不生賞罰施於比鄰而恩怨不起乃建周之季世祿之家迭相盛衰於是陳鮑高國樂卻趙范且疑忌積而起尋戈矛兄弟姻亞互修怨於顧盼之間而喋血覆宗亦人倫之大戮矣法與情不兩立亦不可偏廢者也閭井相比婚媾相連一旦乘權居位而建繫之鞭笞之甚且按法以誅戮之慚焉不恤曰吾以奉國法也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皆可假君臣之分誼以摧抑之而五倫還自相賊矣於是乎仁心犷喪而民競於權勢以相離散非小禍也若欲曲全恩義而散法以伸私則法抑亂而依倚以殃民者不可勝詰然則除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於九州混一之後典鄉郡刺鄉州守鄉邑其必不可明矣張鎮周舒州人也為其州都督召親故酣飲十日貽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得與故人歡飲明日都督治百姓耳此何異優人登塲森然君臣父子之相臨而歌舞既闕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惻隱不行而羞惡之心亦漸滅盡矣故官於其鄉無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賢以治民也奚必其鄉欲為民以擇吏也奚必其鄉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於民也又豈易地之無以自效君不為士謀其安抑不自謀其安致法與情之兩掣甚矣其昧於理也韓魏公以守鄉郡而養老亦朱賈臣衣繡之榮耳況如鎮周之加刑罰於父老子弟而慚莫之恤乎

于志寧

宋呂祖謙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決使四人同辭而進

則帝意必回無忌遂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志  
寧夫所賴大臣者以上聞而進忠耳若謂主闇不言為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可乎嘗謂志寧之罪  
甚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志寧不言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  
己以不言為忠從李勣言則己以不言免禍然則史官賢志寧誤矣

釋侯君集論

王夫之

自言兵者有使貪之說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弭岑文本引黃石公之言以請釋侯君集私高昌珍寶之罪  
用此說也乃阿史那社爾以降虜而獨能不受君集之貽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為邊外屈哉  
敗其軍拔其城滅其國而貪其所獲武人之恒也然而君以之怒其臣臣以之叛其君主帥以之惡其偏  
裨偏裨以之懟其主帥兵以之戀剽獲而無戰心民以之受掠奪而爭反畔功已成亂已定不旋踵而大  
潰古今以此而喪師失地致寇亡國者不一也貪人敗類而可使司三軍之命以戡亂寧民而定國乎漢  
高之於項羽非其偏裨也其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封府庫以待諸侯樊噲屠狗者能明此義乃以  
平項羽之怒而解鴻門之厄項羽不知終以取怒於天下誨盜而人思奪之大易豈欺我哉唐下侯君集  
於獄宋徵王全斌而使之待罪法所必飭也終釋君集而薄罰全斌示不與爭利也兩得之矣故言兵者  
之言皆亂人之言爾岑文本惡足以知此哉

裴炎

石晉劉昫

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  
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惟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包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稱勸殺  
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幸遺托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乎覩構逆則示其開暇俾殺

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不足又其驗也

又

宋呂祖謙

植遺腹置委表天下北面而不亂亦曰正而已矣負英明之姿一日據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罪實惡中外未有厭射之意特以一言之戾裴炎遽廢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唐議者謂炎特暗於幾本非有邪心者夫炎曾不得與叛逆者齒其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其隙豈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如轉棊棄履嗚呼炎獨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設當時廢帝後值一婉嬖女子深居房閨不曉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炎弄國竊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復辟乃窮途策盡耳非炎本心也

裴炎取逆論

王夫之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馬懿桓溫謝晦傅亮徐羨之託以讐其私裴炎贊武氏廢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惡有嗣位兩月失德未彰片言之妄而為之臣者遽更置之如僕隸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權與姦出武氏之下倍蓰而無算且謂豫王立而已居震世之功其欲僅如霍氏之乘權與懿溫之圖篡也皆不可知然時可為則進而窺天位時未可抑足以壓天下而永其富貴豈意一為武氏用而豫王浮寄宮中承嗣三思先己而為捷足也哉其請反攻豫王也懿溫之心天下後世有目有心者知之而豈武氏之不覺邪家無甌石之儲似清請反政於豫王似忠從子伯先忘死以訟寃似義以此而挾滔天之膽解天子之璽紱以更授一人則其似是而非者視王莽之恭儉誠無以過而武氏非元后已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則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其愚亦甚矣自炎姦不讐而授首於都市而後權

姦之詐窮後世佐命之姦無有敢藉口伊霍以狂逞者劉季述苗傅劉正彥以內豎武夫驟試之而旋就誅夷不足以動天下矣炎之誅死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綱常於萬世與

呂才定緯書論

王夫之

小道邪說惑世誣民而持是非以與之辯未有能息者也而反使多其游詞以益天下之惑是與非奚在乎理也事也情也理則有似是之理事則有偶然之事情則未俗庸人之情易以歛動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無言不能自辯其不然以事徵之所有適與相合者而彼挾之以為不爽之驗以情奪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貴利達偷生避死之中為庸人固有之情而惻隱羞惡之情不足以相勝故孟子之辯楊墨從其本而正其罪曰無父無君示必誅而不赦也若其索隱於心性穿鑿於事理者不辯也君子之大義微言簡而文溫而理固不敵其淫詞之曼衍也太宗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欲以折其妄而納民於正然而妄終不折民終不信流及於今日以增益且託為呂才之所定以疑民者折之於末而不拔其本宜其橫流之不止矣夫此鄙畏不經之說何足定哉定之而孰必信之乍信之而孰與守之且託於所定以亂人道之大經如近世擇婚六年命而使配偶非其類者僉曰才所定也歷官乃以贅敬授民時之簡末嗚呼禍亦烈哉夫才所據理徵事緣情以折妄者宅經也葬法也祿命也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測陰陽而賊民用蔑彝倫背天理干王制不待智者而洞若觀火先王慮愚民之受罔而迷也為著於禮經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刑當其辜勿與辯也然且貪懦之俗徵幸鋒端之蜜苟延螻蛄之生日嚮術人而謀行止忘親蔑性暴骨如莽而不收爭奪競訟以求得為君師者尚取其言而刪定之不亦慎乎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經以務民義在國則前朝後市在野則相流泉度夕陽以利民田而宅經廢矣賢者貴善人富有罪者必誅詭遇幸逃之塗塞而祿命窮矣慎終追遠導民以養生送死之至性限

論  
卷五十九  
十三  
以時授以制則算法詘矣然而有挾術以鬻利者殺其首鼠其從焚其書而藏之者必誅不赦以剛斷裁之數十年而可定舍此不圖屑屑然與較是非於疑信之間咸其輔頰舌以與匪人爭其以感天下亦已未矣呂才之定適以長亂言雖辨誰令聽之

陳子昂

宋歐陽修

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以王乃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閨以脂澤污漫之也譬者不見泰山聳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聳聳歟

又

宋呂祖謙

過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興來俊臣之虐子昂亦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孰若以三善示之庶夫凶焰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由天道在焉學校者禮義之所關人倫在焉勸后立明堂興太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弑戮邪心或不至於甚矣且世之武夫忍人拂逆醜正一見仁者之狀則良心油然而生子昂之心豈以是乎

陳子昂論

王夫之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馭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其論開間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櫻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背領宗族者叢不岌岌也而子昂與蘇安恒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羣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



終不與傳游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瀕戮繇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没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嚮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傳游藝其能讐姦惡以移九鼎乎夫人才之盈虛視上之好惡無以作之其氣必萎無以藥之其體必戾乃武氏以嗜殺之淫媮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澤有永徽之初治而流俗風靡不能得一骨鯁之士何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自塞而聞耳塞而聾其足以挫生人之氣更甚於誅殺也人之有心獎之而勸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亂之世有忠臣廢鍼石以養癰而後成一痿痺之風俗則高宗之柔闇以壞人心毒天下劇於武氏之淫虐不亦宜乎滅唐者文宗也滅宋者理宗也唐之復興於開元尚太宗未斬之澤與不然何以堪高宗三十餘年瞠瞠之陰邪